

海
角
遺
編

海
角
遺
編

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499B

痛史

殘夫



叙

秦漢以來。史冊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論士子購求匪易。即藏書之家。未必卒業。坐令前賢往行。徒飽蠹腹。古代精華。視等覆瓿。良可哀也。竊求其故。厥有六端。緒端複雜。艱於記憶。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箋註。苟非通才。遽難句讀。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歲月幾何。窮年斲。斲。卒業無期。四也。童蒙受學。僅授大略。採其粗範。遺其趣味。使自幼視之。已同嚼蠟。五也。人至通才。年已逾冠。雖欲補習。苦無時晷。六也。有此六端。吾將見此冊籍之徒存而已也。雖然。其無善本以餉後學。實爲其通病焉。年來吾國上下。競言變法。百度維新。教授之術。亦採法列強。教科之書。日新月異。歷史實居其一。吾曾受而讀之。蒙學中學之書。都嫌過簡。至於高等大學。或且仍用舊冊矣。從前所受。皆爲大略。一蹴而就於繁賾。毋乃不可。况此僅就學子而言耳。失學之輩。欲事窺探。尤無善本。坐使好學之徒。因噎廢食。當世君子。或宜憫之。下走學植。譚陋。每思補救。而苦無善法。隱几假寐。聞

窗外喁喁竊聽之。輿夫二人對談三國史事也。雖附會無稽者十之五六。而史事略亦得十之三四焉。蹶然起曰。道在是矣。此演義之功也。蓋小說家言興味濃厚。易於引人入勝也。是故等是魏蜀吳事。而陳壽三國志讀之者寡之。如三國演義。則自士夫迄於輿台。蓋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歷代史籍。無演義以爲之輔翼也。吾於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籍小說爲先導乎。請俟後人定論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握筆之始。先爲之序。以望厥成。

南海吳沃堯跂人氏撰

痛史

-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 第二回 聞警報度宗逃微恙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 第三回 守樊城范天順死節 戰水陸張世傑設謀
- 第四回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柩韓新當說客
- 第五回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 第六回 死溷廁權姦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 第七回 痛蒙塵三宮被辱 辟謠詠二將憐忠
- 第八回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 第九回 辭尊號楊太妃知禮 議攘夷衆志士定盟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勳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鬧河北路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鬧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另行運動

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厓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

第十八回 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張弘範

第十九回 洩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唐玉潛盜骨

第二十回 謝君直再上仙霞嶺 桂夫人壽終玉亭鄉

第廿一回

胡子忠裝瘋福州城

謝君直三度仙霞嶺

第廿二回

謝君直就義燕京城

胡子忠除暴汴梁路

第廿三回

瘋道人賣藥濟南路

鄭虎臣說反蒙古王

第廿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第廿五回

賺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第廿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第廿七回

忽必烈太子重蒙冤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痛史

卷上

我佛山人著

第一回

制朝儀劉秉忠事敵

隱軍情賈似道欺君

鴻鈞既判。兩儀遂分。大地之上。列爲五洲。每洲之中。萬國並立。五洲之說。古時雖未曾發明。然國度是一向有的。既有了國度。就有競爭。優勝劣敗。取亂侮亡。自不必說。但是各國之人。苟能各認定其祖國。生爲某國之人。即死爲某國之鬼。任憑敵人如何強暴。如何籠絡。我總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則雖敵人十二分強盛。總不能滅我之國。他若是一定要滅我之國。除非先將我國內之人。殺淨殺絕。一個不留。他方纔能够得我的一片絕無人煙的土地。看官莫笑我這一片是豸話。以爲從來中外古今歷史。總沒有全國人死盡方纔亡國。不知不是這樣講。只要全國人都有志氣。存了個必要如此。方肯亡國的心。他那國就不能亡了。

縱使果然是如此亡法。將來歷史上敍起這所話來。還有多少光榮呢。看官我並不是在這里說歎話。也不是要說激烈話。我是惱着我們中國人。沒有血性的太多。往往把自己祖國的江山。甘心雙手去奉與敵人。還要帶了敵人去殺戮自己同國的人。非但絕無一點惻隱羞惡之心。而且還自以爲榮耀。這種人的心肝。我實在不懂他是用甚麼材料造成的。所以我要將這些人的事跡。記些出來。也是借古鑑今的意思。看官們不嫌煩瑣。容我一一敍來。

却說宋朝自從高宗南渡以來。偷安一隅。忘却徽欽北狩之辱。還覷然面目。自信中興。誅戮忠良。信任秦檜。所以南宋終於滅亡而不可救也。高宗之後。六傳而至度宗。其時遼也亡了。金也滅了。夏也絕了。只剩了蒙古一國。氣餒方張。吞金滅夏。屢寇中華。既佔盡了北方一帶。又下了四川。困了襄陽。江淮一帶。絕無甯日。原來蒙古的酋長。姓奇渥溫。自從宋甯宗開禧二年。他的甚麼「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名叫「鐵木真」的。稱了帝號。看官須知蒙古本是游牧之國。鐵木真雖是稱了帝號。那時他還不知道這個帝字是怎麼樣寫法。所以他雖建了許多。甚麼九旂呀。八旗的。在那「鄂諾河」地方。即皇帝位。羣臣却還是叫他「成吉思」。這成吉

思三個字。蒙古話就叫做皇帝的了。他的稱帝。雖是看着中國的樣。却連年號也不懂得建一個。後來慢慢的有那些全無心肝的中國人。投降過去。在他那邊做了官。食了俸。便以爲受恩深重了。拿着盡忠報國四個字。不在中國施展。却施展到要吞滅中國的蒙古國去了。所以蒙古人也慢慢的吸入了許多中國文明。到了第四傳。他的甚麼「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叫忽必烈的。纔曉得建個年號。這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正是蒙古忽必烈的至元八年。方纔去了蒙古兩個字。改一個國號。叫做「元」。他何以不知名從主人之義。捨去自己蒙古二字。改一個元字呢。只因他手下有一位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姓劉。名秉忠。表字仲晦的。這一位寶貨。本來是大中華國瑞州人氏。却自從先世。即投入西遼。做了西遼的大官。成了一家著名的官族。他的祖父。却又投入了金朝。去做金朝的官。到了這位寶貨。纔投降蒙古。又去做蒙古的官。這一天他忽地生了一個盡忠報國的心。特地上了一封章奏。說甚麼陛下欲圖一統中原。必要行中原的政事。一切典章禮樂制度。皆當取法於中國之堯舜。中國自唐虞以來。歷代都有朝代之號。今陛下神聖文武。所向無敵。將來一定要入主中原。不如先取定一

個朝號。據中國易經乾元之義。乾乃君象。元首也。故取朝號。當取一個元字云云。忽必烈覽奏大喜。即刻降旨。定了這個元字。從此蒙古就叫做元了。忽必烈以後省稱元主又特降一旨。叫劉秉忠索性定了一切制度。秉忠正要顯他的才幹學問。巴不得一聲奉了旨意。定了好些禮樂。祭祀。輿服。儀衛。官制。等條例。又定了許多「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奉國上將軍」「昭勇大將軍」等名目。元主一一准從。又降旨叫他起造宮殿。秉忠也樂得從事。於是大興土木。即在燕京起造。也不知費了多少年月。耗了多少錢財。方纔一一造成。各處題了名字。改燕京做中都。後來又改爲大都。宮殿落成之後。元主就喜孜孜的。叫欽象大夫。揀了黃道吉日。登殿受賀。到了這日。自是另有一番氣象。但是庭燎光中。御爐香裏。百官濟濟。踴躍。好像是漢官威儀。却還帶着好些腥膻。騷臭。牛奶酪酥的氣味。雕梁畫棟。螭陛龍坳。好像是唐宮漢闕。却還帶着許多騎駱駝。支布幔。拔下解手刀。割吃熟牛肉的神情。閒話少題。却說元主登殿受賀之際。享盡了皇帝之福。覺得這個滋味很好。不由的越發動了他吞併的心。遂又降下旨意。一面差官去安

撫四川嘉定一帶。一面差官去催襄陽一路。務須速速攻下。不許有違。又指撥了兩路兵去攻掠江淮一帶地方。衆官奉旨。都是興興頭頭的分頭辦去。只有宋朝這位度宗皇帝。還是一味的荒淫酒色。拱手權奸。只看得一座吳山。一個西湖。便是洞天福地。外邊的軍務吃緊。今日失一邑。明日失一州。一概不得而知。官裏面任用一個總管太監。叫做巫忠。外面任用一個宰相。叫做賈似道。這賈似道。本來是理宗皇帝賈貴妃的兄弟。賈貴妃當時甚是得寵。乘便在理宗跟前。代自己兄弟乞恩。理宗遂將他放了一個藉田令。後來慢慢的又做了兩任京湖南北四川宣撫使。又放過一回蒙古議和大臣。回來就授了知樞密院事。居然是一位宰相了。說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國的中國人。反有那盡忠報國的心。倒是對着自家中國皇帝的中國人。非但沒有盡忠報國的心。反有了一種賣國求榮的心。真是叫人無何奈何了。賈似道這廝。出使過一回蒙古之後。不知他受了蒙古人多少賄賂。要賣掉中國江山。那時我並未跟着他去。做他的帳房。此時不便造他謠言。所以不會知道他的細數。但是他自從回國之後。即在臨安城外。葛嶺地方。購了幾百畝地。在那裏起造花園。作爲別院。就花園裏面。起一間半閑堂。叫了捏

像的匠人來。將他自己的像捏了一個。就同他自己一搬大小。手脚都用機關裝成。舉得起。放得下。以便冬裘夏葛的同他換衣服。這偶像就供在半閑堂中。叫些歌姬。終日輪着班。對着這偶像彈上品竹。他自己一個人享用得不够。還要弄一個偶像來代他。這豈不是異想天開到極處了麼。他又歡喜金玉古董玩物。所以又在園裏蓋造一間多寶閣。將賄賂所得的古董東西。都羅列在閣上。天天到閣上去撫摩玩弄一回。風雨無阻。這就是他的日行公事了。其餘認真的軍務事件。倒反一點也不在心上。非但不在心上。並且還授意滿朝文武諸臣。瞞着度宗。不叫他知道。當時賈似道威權日重。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朝中文武。那一個不畏懼他。但聽了似道一言。比奉了聖旨還利害。所以都幫着他去隱瞞。你想這度宗皇帝。如何不在鼓裏做夢呢。當時還有一位同知樞密院事。姓留。名夢炎。雖然是個狀元及第出身。平生却是一無所長。幸得結識了賈似道。似道提了他一把。就頻頻升官。授了同知樞密院事。所以他對了賈似道。總是依阿取容。沒有一件事不是稟命而行。惟命是聽。慢慢的就做了似道第一心腹人。這日似道正在多寶閣中。盤弄一個玉雕的裸體美人。只見門上的人來報說。留樞密來拜訪。似道

便說一聲請。那門上翻身出去。不多時便引了夢炎上閣來。連忙上前打拱問好。似道在太師椅上慢慢的半檯身說得一個請字。夢炎就在旁邊坐下。似道先問道。年兄到此。不知有何見教。夢炎欠身道。剛纔在院中接着襄陽請兵的文書。說是危在旦夕。樊城被困尤急。所以來與老先生商量。似道道。這文書有別人知道麼。夢炎道。沒有人知道。似道道。臺諫中人呢。夢炎道。只怕也不見得知道。似道道。這就是了。何必理他。我想在外頭將官們自有道理。我們其實不必多管。由得他去。這也是兵法所言置之死地而後生呢。不然。憑了他一紙文書。今日遣兵明日調將。我們是要忙得飯也不能吃的了。只是不要叫皇上得知。我們管樂我們的。夢炎連忙欠身說兩個是字。因看見似道手中盤弄着玉美人。便笑說道。老先生何以寵上一位假美人來了。似道也笑道。這是前日淮東安撫使送來的。我因爲他因材施教。頗見巧妙。所以拿來玩弄一番。說罷。遞與夢炎觀看。夢炎連忙接過來。仔細一看。只見這玉美人約有一尺來長。可巧翠綠的地方。雕成裙袴。其餘面目手足腹背等處。都是雪白的。那臉面更雕得千嬌百媚。狀貌九生十分精細。看罷。雙手遞還似道。說道。這美人好是好極了。只可惜不是活的。似道笑道。年

兒你又來了。真真活美人。那裏有這種標緻臉兒呢。夢炎想了半晌。正色道。似這般美人是有。一個。只是可惜不能到手了。似道聞言連忙問是那一個。爲何不能到手。夢炎道。這是學生的鄰居。商人葉某之女。經學生親眼見過的。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莫說是凡人。只怕天仙化人。也沒有這種可愛的面貌呢。似道涎着臉問道。爲何不能到手呢。夢炎道。今年正月裏選宮女。選了進去了。如何還好到手。似道笑道。任憑他宮裏去殿裏去。我有手段弄得出來。夢炎搖頭道。談何容易。似道道。如果蒙古人取了去。是難得到手的了。如今只在宮裏。還有法子想。夢炎還只搖頭說是談何容易。似道即叫人傳呼擺酒。一面叫人拿了名片去請巫太監來。不一會家僮來報酒席已擺在百花亭上。似道即邀了夢炎。下了多寶閣。步至百花亭。對坐入席。兩邊歌姬排列成行的歌舞起來。酒過數巡。門上的人報巫公公到了。似道忙教請進來。不一會只見巫忠嘻嘻哈哈的踱進來。嘴裏說道。兩位相爺在這裏吃酒取樂呢。叫咱家來。想是要試試咱家饒嘴不饒嘴。老實說。咱家服侍萬歲爺吃的時候多呢。嘴是向來不饒的。似道夢炎連忙起身讓坐。又叫撤去殘肴。重整筵席。讓巫忠上首坐下。重新飲讌。巫忠便問見召何事。似道

道無事不敢相煩。刻有一件事。非大公公力不能斡旋。敢須助我一臂。巫忠道。只要咱家力所能爲。沒有辦不到的。只求明示。究是何事。似道便將剛纔留夢炎所談葉氏宮人一節。說將出來。又道此女既生得十分姿色。令其白首宮門。未免可惜。所以我意欲弄他出來。派入金釵之列。不知能辦得到麼。巫忠想一想道。這人不知派在那一宮裏。有何差使。更不知會否幸過。倘是已經幸過。或在御前當差。那便費些手脚。若是未經幸過。又無甚要緊差使。這就容易商量了。且待咱家去打聽明白。再作道理罷。似道問此女倘在御前便如何。巫忠道。那只好放在心上。碰着機會再取出來了。若是不在御前。咱只要悄悄的用一乘小轎。抬他出來。送到府上。咱在花名冊上。填他一個病故就完了。似道拍手道。妙計妙計。只求早日設法。更是感激不盡了。巫忠連連答應。說罷。又開懷暢飲。直飲至日落西山。方纔撤席。巫忠夢炎正要辭去。忽見門上人捧了十來封公文上來。說是剛纔賚公文的人送來的。因見相爺會客吃酒。不敢造次拿上來。今特呈覽。似道道。爲何不送到樞密院去。門上道。奴才也曾問來。據來人言院裏沒有人。因是要緊公事。所以特地送到相府。探得相爺在別院。所以特地送來的。賈似道接過一看。也有

淮東來的。也有淮西來的。也有湖南江西一帶來的。明知都是告急文書。他却並不開看。將來一總交與夢炎道。請年兄明日一一都擬了詔旨批駁他回去。被圍的責他力守。風聞告警的責他預備進兵。便是了。我也無心去煩瑣這些事。夢炎連連答應。似道又對巫忠道。這事費心在裏面。萬萬不可提起。巫忠道儘不提。只是咱有一事。要請教相爺。如今蒙古兵馬如此利害。倘一旦到了臨安。我們作何處置呢。似道哈哈大笑道。巫公公你又來了。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麼。老實對你說。你想宋朝自南渡以來。天下已去了一半。又經近來幾代的昏君在位。更弄得十去七八。這朝廷明明是個小朝廷了。然而我還是一個大臣。我却還有點志氣。不像那不要臉的奴才。說甚麼瓜分之後。不失爲小朝廷之大臣。聽他那話。是甘做小朝廷大臣的了。我却不然。如今是得一日過一日。一朝蒙古兵到了。我只要拜上一張降表。他新得天下。在在待人而治。怕用我不着麼。那時我倒變了大朝廷的大臣了呢。況且他新入中原。一切中原的風土政治。自然還是用中原人。方資熟手。那時只怕我們仍要當權呢。不比那失位的昏君。銜壁輿櫬之後。不過封他一個歸命侯。將他投閒置散罷了。到那時我們權勢還

比他高百倍呢。巫忠聽了這一番高論，默然半晌道：「這是相爺自己打算的退步，但是我輩奴才呢？」似道道：「這你只管放心。蒙古大皇帝既然入主中原，他一定也要用內官的，而且一切朝儀制度，雖說有我們一班文人學士去制定，但宮裏的禮儀，外臣是不能入去教習的，少不得我頭一名就保舉你。」巫忠聽罷，連連點頭。夢炎在旁深深打了一拱道：「到那時可不要忘了學生。」三人正講到得意之處，忽聽得外面噹噹三聲雲板，門上的飛跑進來報道：「聖旨到，請相爺外堂接旨。」似道道：「天已掌燈時候了，又降甚麼旨起來了？」隨問門上道：「甚麼人將來的？」門上道：「是一名內官。」似道道：「叫他進來罷。」我酒已多了，甚麼接不接的，門上答應去了。不多時，來了一個內官，似道便問甚麼旨，可交給我。內官道：「並沒有手諭，只傳諭召相爺入朝。」似道道：「你知道甚麼事嗎？」內官道：「不知道。」似道沈吟了半晌道：「知道了，我就來。」那內官回身去了。這裡巫忠夢炎也不便久留，告辭而去。似道免不得要更衣入朝，但不知此去入朝，有甚事故，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聞警報度宗染微恙 施巧計巫忠媚權奸

却說賈似道送去巫忠夢炎二人，即入內更了朝服，出外乘轎上朝而去。到了朝門，不免下轎步行，上到金鑾殿上，只見度宗天子在御座上，也是滿面春色，像方纔吃過酒是的。似道是奉旨入朝不拜的，只深打了一拱道：「陛下召臣，不知有何國事？」度宗醉眼朦朧的說道：「朕方纔聞得四川一帶已盡被北兵陷了，襄陽被圍已經三年，這事怎樣纔好？」似道聞言，暗暗吃了一驚，硬着頭皮奏道：「這話恐怕是謠傳，不然，何以臣日日在樞密院辦公，總不見有報到呢？」度宗道：「這是天下大事，誰敢造此謠言？」似道又奏道：「陛下此話從何處聽來的呢？」度宗道：「是方纔一個宮嬪對朕說的。」似道微笑奏道：「想宮嬪們終歲在宮內承值，那里便得知外事？想來一定是個謠言。」臣近來屢接各路文書，都說北兵因爲到了南方，不服水土，軍中多病，所以全數退去多時了。這正是天助大宋，陛下何必多疑？度宗還是半疑半信的，慢慢說道：「既如此，卿且退去罷。」

似道即刻辭朝而出。度宗又命撤一對宮燈送回府第。自家也下了御座，乘輦回宮。剛剛轉入宮門，遇見巫忠。原來巫忠在似道處聽得有旨召似道入朝，他便先行辭去。別過夢炎，匆匆入內，躲在殿後竊聽。方纔殿上的一問一答，他都聽得明明白白，不覺暗暗吐舌道：「幸而方纔接到告急文書之時，我未曾就走，不然還恐怕要怪着我，說是我洩漏的呢。」聽到賈似道辭去，他便先退後一步，却又回身來迎着度宗。當下度宗見了他，便問道：「你雖是內官，却時時有差使出去的，朕聞得四川失了多時，襄陽圍了三年，你在外面有聽得麼？」巫忠道：「奴才不會聽得這話，只聽得外面多官傳說，北兵到了南方，不服水土，軍士大半病倒，所以退去多時了。」度宗嘆口氣道：「這話只怕也不確，不然有了這好消息，他們何以總不奏與朕知呢？」巫忠不便多言，只在旁邊站着。等度宗過去，方纔回到自家房內，叫了兩個心腹小內監來，叫他明日去打聽今年正月選進來的葉氏宮女，派在那里，只明日便要回信。兩個小內監答應着去了。巫忠自己挑一回燈，坐了一會，吃過了些點心，方纔睡下。朦朧一覺，醒將過來，恰好是三更時分，忽聽得外面許多脚步聲響，又有許多來來往往的燈影，在窗上射入來，心中暗想：「必定有事，正欲起

來時只聽得有人叩門說巫公公醒麼。巫忠答應道：醒着呢。有甚麼事嗎？外面的人說道：萬歲爺有事呢。已經傳太醫去了。巫忠聽說一咕嚕抓起來問道：在那里呢？外面答道：在儀鸞宮呢。快去罷。只怕太后已經到了呢。說着自去了。這裏巫忠忙忙的起來，挽一挽頭髮，穿上衣服，開門向儀鸞宮去。忽見前面一行燈火，正是俞脩容懷抱着未及週歲的小皇子名昺的，也向儀鸞宮去。巫忠讓過一旁，等脩容過去後，方纔跟着走。一逕走到儀鸞宮，又等脩容進去，方纔挨身而入。只見謝太后在當中坐着，全皇后侍坐一旁，旁邊一個保母，抱着剛只一歲的小皇子名顯的侍立着。不一會楊淑妃帶着五歲大的皇長子名昱的也來了。其餘還有許多妃嬪，與這書上無干的，我也不細敘了。此時只覺得靜悄悄的，鴉鵲無聲。不一會報說醫官在宮門候旨。謝太后即叫宣進來。一時間只見六位太醫魚貫而入。一一向謝太后全皇后等先後行過了禮。太后即叫內監引入後宮請脈。與皇帝診脈謂之請脈足見中國皇帝之無二上也又歇了好一會，方見六位醫官魚貫而出。向謝太后奏道：皇上這病是偶然停食，不致礙事的。太后點了點頭道：卿等用心開方去罷。六位醫官復挨次退出。良久內監呈上藥方。太后看過，全皇后也看過，方叫備藥。巫忠覷着

沒有甚的差使，方慢慢的退了出來，尋着一個儀鸞宮的太監，探問是甚麼病症。那太監道：「沒甚大病，不過在金鑾殿回來，便說有些頭痛，後來又吐了兩口，便嚷心裏煩悶，只這就是病情了。」巫忠聽了，知道沒甚大事，也便走開。此時已是合宮皆知，到處都是燈燭輝煌的，一面正走着，只見一名小內監迎面來說道：「巫公公回來了，你叫咱打聽葉宮人的下落，限明日回信。」咱今晚已經查着了，他在慈甯宮呢。咱正要尋公公報信去。」巫忠聽了，一逕走到慈甯宮，問出了葉宮人，却是一位將近三十歲的半老徐娘了，而且相貌也平常得很，不覺呆了一呆，心中暗想：「留夢炎何以看上了這麼一個東西，還去荐給賈似道呢？」及至再三盤問，纔知這葉宮人是十年以前選進來的，不覺心中一氣，只得拿些別的話支吾了兩句，方纔走去。走到自家住處，恰好那小內監還沒睡，巫公沒好氣，對着他臉上狠狠的啐了兩口，說道：「好蠢才，咱叫你打聽今年正月進來的葉宮人，你却拿這個十年前進來的老狐狸來搪塞，須知姓葉的女子多着呢，你爲甚不拉一個老婆子來對我，害我無端的跑一趟慈甯宮，須知這條路雖不遠，却還近呢。」說着沒好氣的到房裏去了。剛剛要再睡一睡，忽聽見吱吱咯咯鳥雀聲音，抬頭一看，

已是天色微明。不便再睡。梳洗過便去儀鸞宮。應個景兒。點個卯兒。打聽得度宗昨夜服藥後。即安然歸寢。此時走沒醒呢。料着沒有甚麼事。也就走開。信步走去。路過景靈宮門首。即便進去看看。原來這景靈宮裏。沒有妃嬪。當中供着三清神像。只有幾名太監宮女在內承值。內中兩個太監。看見巫忠到來。連忙讓坐讓茶。便問巫公公到此有何貴事。巫忠沒得好說。隨口答道。昨夜萬歲爺身子不好。所以咱今日到此。要在三清神前燒一爐香。保佑萬歲爺龍體安寧。也是咱們做奴才的一點愚忠呀。兩太監道。難得公公一片忠心。莫怪萬歲爺歡喜公公。無論甚麼差使。都要公公去辦。如此就請上去拈香罷。巫忠只得站起來。走近神像前。粧模做樣的炷上三支香。兩個太監便一個去撞鐘。一個去擊鼓。驚起一衆太監宮女。都出來探看。巫忠舉眼看時。只見內中有一個宮女。年可十七八歲。生得翠黛彎蛾。紅腮暈杏。竟是一個絕色佳人。不免大衆招呼了幾句。方纔退下。閒閒的問起這個宮人。方知就是正月裏選進來的葉氏。巫忠此時不便怎樣。只搭起了兩句閒話。就別了出來。一逕走出宮門。跨上馬匹。加上一鞭。到了賈似道的別院下馬。叫人通報。不一會傳說出來道。相爺吩咐請。一面開了中門。巫忠大踏步

進去門上領着路。七彎八曲的走到半閑堂。只見似道帽子也不戴。盤膝坐在地下。旁邊圍了七八個妖姬。還有兩個脣紅齒白的尼姑。一般都是席地而坐。大家正在那裏鬥蟋蟀頑呢。似道見了巫忠。方纔立起來讓坐。未及寒暄。似道先說道。昨夜幾乎氣死了我。巫公公你知道這事麼。一面說一面遣散衆姬妾。家人方纔送上茶來。巫忠道。咱昨夜先走一步。已到屏後竊聽了。似道道。這麼說公公是知道的了。不用細說了。但是那個洩漏的呢。他說是一個宮嬪說的。究竟是那一個呢。可打聽得着麼。巫忠道。這個只要向昨夜侍宴的人一問便知。不消打聽得的。似道道。我一定要重重的處置這個人。公公可助我一臂之力。巫忠道。如何處置呢。似道道。不說是昨夜病了麼。巫忠道。是呀。咱也鬧了大半夜沒睡。似道就在巫忠耳邊低低的說了兩句話。巫忠點了點頭。似道便走到裏面套間裏。寫了一個說帖。叫家人送去太醫院。帖中寫的是說昨夜皇上之病。係由受驚而起。今日承值醫官。務於脈案中聲明。則萬一變症。亦可免耽干係云云。你想太醫院衆醫官。一則懼怕似道。二則以爲他好意知照。豈有不依的呢。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當下巫忠又把親見過葉氏一節告訴似道。又贊得這葉氏如花似玉。蓋世

無雙喜得似道眉開眼笑。向着巫忠深深打了一拱道。萬望公公鼎力。早日賜下。感且不朽。巫忠笑道。只是相爺何以謝咱家呢。似道又附着耳說道。昨夜我回來之後。恰好北兵的征南都元帥伯顏。有信給我。立等回信。我當時回信去。已經保舉你了。巫忠問道。哦。原來你們是通氣的。他來信講甚麼呢。似道又附耳道。他催我設法調開權守鄂州張世傑。這是我起先允許過他的。不知怎樣我就忘了。他如今來催呢。這事從來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自家人一般。所以纔告訴你。二人講到投機。正要擺飯。忽報留夢炎到了。似道忙叫請入。夢炎進來就說道。有一件很奇怪的新聞。特來報與二位。似道問是甚麼新聞。夢炎道。就是昨夜那些文書。內中多是告急的。內中有一封是樊城襄陽已經失守了。却還有一封又是鄂州張世傑的報捷文書。說甚麼俘獲千人。奪得戰馬百匹。戰船五十號。似道未及聽完。只急得躁脚道。罷了罷了。一時間攢眉繃目。短嘆長吁。半句話也說不出。二人見他如此情形。不便久坐。起身辭去。似道送過二人。依舊悶悶不樂。衆姬妾見客人已去。一個個仍舊捧着蟋蟀盆出來。鬪着鬥蟋蟀。見似道納悶。便又都送殷勤獻狐媚起來。似道方纔慢慢的同他們兜搭起來。到了下午。留夢炎着人送來

一信似道拆看時。上面寫着是昨夕各件中有江西告急一紙。刻已擬成詔旨。着張世傑親自率兵退援江州。仍酌留兵士守黃武鄂州一帶。似此辦法。是否妥協。請示云云。似道看畢。即在紙尾批了照辦兩個字。交與來人帶去。從此似道路爲放心。過一日巫忠又來說起昨日醫官所開脈案。已經加入。恐是酒後受驚字樣。這洩漏的人。已探得是張婉妃。這人甚被恩寵。恐怕難得設法。似道沈吟道。只要今日及明日的脈案。着實坐定了。少不免要查受驚的原故。那時只要公公在太后前提起這事。再幫襯幾句就得了。巫忠自是答應。似道又問起葉氏。巫忠道。相爺且莫性急。等咱家同他盤桓熟了。再同他商量。方是上策。不然。抬他出來是極容易的事。只怕他本人不願。叫喊起來。那倒弄巧反拙了。似道只得耐着性子去等。且說巫忠當下辭了似道。回到宮中。一心要尋到葉氏去獻媚。似道所以一日倒有兩回到景靈宮去。只說燒香代度宗求病速愈。却去與葉氏兜搭。葉氏不知就裏。不到兩回。居然也同他親熱起來。這一日巫忠又去搭訕。恰好神前只賸了葉氏一人。在那裏打掃。巫忠得便拉他就在神前相對坐下談天。先問他說道。姐兒進宮以來。已是大半年了。還寂寞得慣麼。葉氏道。這裏夥伴多呢。倒不寂

實。巫忠道：不是這麼說。我說姐兒正在青春年少，倘不是被選進來，此時只怕已經出閣了。縱不然，廝守着爹娘，也是骨肉團聚，將來終身總是可靠的。如今被選進來，眼見得是長門白首，心下豈不委屈麼？葉氏道：說起爹娘不能團聚，自然時常掛念，至於長門白首，這是各人的遭際如此，無可奈何的，倒沒甚委屈。巫忠道：譬如現在有人替你設法弄了出去，嫁個富貴人家，父母又可以時時往還，你願意麼？葉氏笑道：公公休得取笑。天下那有這等事？巫忠道：因為天下居然會有這等事，咱纔問你呀。葉氏道：就是會有這等事，我也不願意。豈不聞女子從一而終，又云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雖不是嫁與那個，然而被選進來，也是我生就的奴才命，派在這里承值，也是皇上天恩，豈可再懷二心，自便私圖麼？巫忠道：依姐兒這麼說，非但女權二字沒有懂得，竟是生就的奴隸性質了。葉氏道：甚的女權，甚的奴隸性質？這是甚麼話？我都不懂呀。巫忠呵呵大笑道：你不懂得麼？也難怪你，你可知還有甚麼男女平權，女子世界呢？你再過七百三十多年就知道了。葉氏忍不住笑起來，說道：巫公公今天可是瘋了？怎麼說起七百年後的話來？莫非公公竟是未卜先知的麼？巫忠也笑道：且莫管先知不先知，方纔所說的，你倒

底願意麼。葉氏道：或者皇上天恩，放我們出去，與父母完聚，那是意外之喜。除此之外，那有出去的道理。巫忠知道說他不動，另外將些閒話支開，談了一會，方纔別去。少不免又到謝太后那邊去運動，說也可憐可笑。他出盡了死力，無非要巴結賈似道，要做一個新朝的内官罷了。又過了一日，忽然想了一條妙計，叫過身邊兩名心腹小内監來，叫他在宮門外預備一乘小轎。宮門侍衛要問時，只說咱奉了差使要用。一面又着人到景靈宮去傳葉氏，只說皇后傳喚。叫他先到總管巫太監處聽旨。葉氏不知就裏，聽得傳喚，就匆匆的換了一套衣服，先到巫忠那邊去。巫忠一見便道：姐兒，你可謝謝咱家。葉氏道：謝公公甚麼。巫忠道：近日聞得全國舅有病，剛纔皇后傳咱，派咱去問病。又說要派一個宮人同去，好到上房探問。因為咱們雖是淨過身，但外面女眷們，終礙着是個男人，不便說話。咱便保舉了你。如今我同你去走走。葉氏道：這是一個差使，沒甚好處，也謝不着。巫忠道：獸人，你借此就好假公濟私，順便去望望你的爹娘了。豈不是好。葉氏果然歡喜道：如此多謝公公。心中却暗暗想道：原來他們是工於假公濟私的。正欲再說話時，只見兩個小内監來說：轎已備下了。巫忠道：如此咱們就走。葉氏道：我還要

到娘娘處請訓呢。巫忠道：不必了。不過要你去問國舅夫人有甚麼話。你代他轉奏。你只要記着回來覆旨就是了。說着帶了兩名小內監及葉氏一行四人。逕奔宮門而去。宮門侍衛問時。巫忠只說奉全皇后懿旨到全國舅家有事。侍衛自不敢阻擋。出得宮門。葉氏上轎。三人跨馬。一口氣直走到賈似道別院方纔歇下。門上報將進去。喜得賈似道親自迎出大門。巫忠執手說道：恭喜。恭喜。且速速將他送入內堂。叫他把外面衣服卸下。別有用處。一面說一面走。走到書房內。又屏去左右。問賈似道有不相干的粗使丫頭沒有。要一個來。似道忙說有。即刻叫人傳了四五个粗婢來。巫忠指一個與葉氏身裁差不多的說道：就是用他。其餘都去罷。這個丫頭就留在書房裏面。不一會裏面使女送出葉氏的衣服。巫忠便叫那粗使丫頭穿上。說咱帶你到好地方去。這丫頭也莫名其妙。只得穿上了。這裏巫忠纔對似道說知混出來的計策。又道：略延一刻。等太陽沒了。帶了這麼一個回去。斷斷沒有人看得出來。豈不混過去了。到了裏面就設一個小小法兒。再抬了出來。任是神仙也不知這件事了。似道再三道謝。即叫置酒相待。酒過數巡。天色已晚。巫忠起身作別。又說道：相爺今日還有一樁喜事。只是這喜不是那

喜。今夕既與葉氏大喜，那喜就不便提及。相爺明日看京報，只怕就知道了。幾句話倒把似道說得一呆。待要追問時，巫忠已拉着那粗使丫頭，帶了兩名小內監，作別去了。可憐這粗使丫頭無端被巫忠帶到宮裏，不知如何結果了他。去頂了葉氏的花名冊，報個病故。這書中也不及交代了。還有那葉氏被巫忠弄了出來，送入賈家。一入門時，見似道迎出去，還當他是全國舅呢。及至將他送入內堂，立命他將宮衣卸下，却又七手八腳代他重新打扮起來，直裝得同新嫁娘一般。更是莫名其妙。問問國舅夫人，在那里，那些人却都是笑而不答。又在那裏交頭接耳，心中益發納悶。欲待發揮兩句，又恐怕礙着國舅面上，因此暫時按住。欲待見了國舅，問個明白，好容易等到似道送去巫忠，回入內堂。葉氏連忙起立，欲待致問，只見一衆妖姬都爭說與相爺道喜。只是今日得了這位佳人，將來不要冷淡了奴輩罷了。葉氏聞言大驚，高聲說道：我是奉皇后懿旨，到全國舅府去的。你們遮留我在此做甚麼？你們又是甚麼人？如此胆大妄爲，還了得麼？賈似道涎着臉上前一把攙住他的手。葉氏欲避不及，被他攙來，按在一把太師椅上坐下。先自家通了姓名，便將留夢炎如何贊他美貌，自己如何相思，如何托巫忠、巫忠

如何運計弄出來的話，細細告訴了一遍。又說了些安慰的話，又說了些威嚇的話。葉氏此時如夢方醒，却是身不由主，走又走不掉，哭又哭不出，怒也怒不起，真是呼天無路，入地無門。越想越沒有主意，竟是呆了。同木頭人一般，任憑他們播弄。衆人遂扶他拜了似道，似道便命置酒慶賀，自不必說。到了次日，似道方纔起來，家人便送上京報，似道猛然想起巫忠昨夜的話，急從家人手中取來觀看，不知看出這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守樊城范天順死節 戰水陸張世傑設謀

且說賈似道看見家人送京報進來，猛然想起巫忠昨夜說還有一件喜事，看京報便知的話。正不知有何喜事，想來看京報可知的喜事，無非是升官，然而升官之喜，當是自己先奉旨，何必要看京報呢？一面想，一面接過那一本京報，揭開看時，裏面第一頁上夾着兩張紅紙條兒，先看第一張上面是刻着：

○奉皇太后懿旨。婉妃張氏。妄造謠言。熒惑聖聽。致令皇帝受驚。聖躬不豫。實屬罪大惡極。張氏着革去婉妃名號。交三法司處斬。欽此。

似道看罷拍掌道。這纔消却我心有之恨也。巫忠說是喜事。大約就是這個。雖然不算喜事。却也可算得一樁快事了。想罷再看那第二張。上面是刻着。

○奉旨。權守鄂州張世傑。奏報大獲勝仗一節。深堪嘉尚。張世傑着授爲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仍責令相機進兵。欽此。

似道看罷。心中又是不快。想道。樊城襄陽的事。已是隱過。這鄂州勝仗。又何必奏聞呢。如今他授了都統制。倘使他得了此職。不去退援江州。豈不是白費了手脚麼。悶了半晌。叫人去請夢炎來。同他商量。叫他再專人賚了偽詔旨。去催張世傑退援江州。夢炎只得依命而行去了。看官。你道樊城襄陽已經失守。鄂州係毗連之地。自當震動。何以反得了勝仗呢。原來樊城的守將是范天順。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名牛富。一名王福。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襄陽的守將是呂文煥。手下也有兩員上將。一名黃順。一名金奎。算來也是兩條好漢。所以元朝的征南都元帥伯

顏同了副元帥張弘範，帶了精兵三十萬，圍住了樊城襄陽兩處，已經四年，還攻打不下。內中單表這張弘範，他本是大中華易州定興人，從小就跟他父親張柔，從金朝投降了蒙古，慢慢的他就忘記了自家是個中國人，却死心塌地的去事那蒙古的，甚麼成吉思，並且還要仇視自家的中國人，見了中國人，大有滅此朝食之概。這回掛了副元帥的印，跟着伯顏來寇襄陽，圍了許久，攻打不下。那時帳下有個行軍參謀，叫做董文炳，本是中國真定藁城人，他父親董俊，曾事金朝，後來也降了蒙古。文炳從小就有許多小智計，此時拜了行軍參謀，來寇中國。當下文炳見久圍襄陽不下，因上帳獻計，請分兵去圍樊城，以破其犄角之勢。所以張弘範帶領一半兵馬去圍樊城，却也是日久無功。那天惱了張弘範，親自率兵來攻城，城中守將范天順，也在城樓指揮兵士，竭力守護。弘範督率衆兵，疊架雲梯，火炮向前攻打，城上擡木矢石打下，無法可以近城。弘範見城上守禦有方，乃用馬鞭一揮，約退兵士一箭之地，縱轡向前，揚鞭指范天順道：將軍苦守此城，已近四年，心力俱竭，徒然勞兵費餉，終久有何用處？而且南朝奸臣嘗道：宗廟社稷，旦夕不保，今我朝分兵南下，倘一旦臨安有失，宋室君后，尙當投降。那時將軍

苦守此城。爲的是甚事來吃。莫非那時還替宋家出力麼。古語有云。識時務者爲俊傑。何不及早投降。當不失封侯之位。我愛將軍智勇兼備。所以特來相勸。將軍切勿執迷不悟。范天順大怒道。有日援兵一到。我要生擒你這忘宗背祖的東西。剖你心肝出來。看看是個甚麼樣兒。你也不想。你出身的易州地方。本是中朝土地。你便是中朝的臣民。不在中朝建功立業。反投到那腥膻騷臭的韃子地方去。却來此處耀武揚威。話猶未了。惱了旁邊大將牛富。厲聲大叫道。將軍且不必同這忘背根本的奴才說話。待我射死這奴才。再出城去殺韃子。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一聲着。弓絃響處。一箭正射中弘範左臂。險些兒翻身落馬。左右飛速上前。救回本陣。正待退兵。忽然樊城城門大開。牛富率領五百敢死之士。殺將出來。北兵見主帥受傷。無心戀戰。陣脚先亂。被牛富衝入陣中。左衝右突。北兵且戰且走。牛富終恐寡衆不敵。追殺一陣。也自收兵。張弘範敗退三十里。立下寨柵。叫了醫官來。拔出箭頭。敷上傷藥。在營中養傷。一連數日。未曾出戰。忽報元主差官送紅袍大將軍來。弘範大喜。忙教請入看官。你道這紅袍大將軍是個人麼。非也。這是他從西域得來的一尊大砲。這等砲雖比不得近日的「阿姆斯特脫郎」。

「克虜伯」然而在當日火器未曾十分發明的時代，也要算他是數一數二的利器了。所以元主得了他十分歡喜，給他一個封號，叫做紅袍大將軍。因爲不用他的時候，便將一個大紅緞的罩子將他罩住，所以有此美名。當下張弘範得了這件寶貨，不勝之喜，即刻傳令衆兵士，今夜進兵，務要攻下樊城。衆兵得令，是晚哺時，飽餐一頓，奮勇向前來至城下。正是二鼓向盡，弘範傳令攻城。范天順仍在城頭上往來巡梭，忽聽得元軍中天崩地塌的轟了一聲，只見半空中碗大的一個透紅彈子，向城上飛來，恰打在一個城堞上，甸甸一聲，城堞已倒。天順急令兵士搬運磚石，前來修補堵塞。又傳令四門多備磚石，以便隨時修堵。方纔元軍中所放的是紅衣大砲，須要格外小心。傳令未畢，又聽得一聲震響，這個彈子却從城頭上飛過，墮落城內。霎時間城中百姓大亂起來，不到一刻，接二連三的又是四五砲，彈子却都打入城中。彈子落處，登時火起。一時男女老幼，呼號奔走，鬧得火光燭天，毒烟迷目，鷄飛狗走，鬼哭神號。天順此時只顧得守城，也不能理會此事。怎禁得一個個的彈子打來，莫說是磚石等料不能堵塞，眼見得就是銅牆鐵壁，只怕也要洞穿的了。正在往來巡梭時，忽然又是地動天驚的一聲，木石

橫飛火光四射。東北隅上已崩了四五丈的城墻。天順急馳馬前去察看。只見元兵一擁而入。天順回顧左右。只有十餘個從人。正欲殺將過去。元兵已殺上城來。天順料敵不過。勒馬返奔。奔至城樓前下馬入內。見壁上掛着一柄龍泉寶劍。遂拔了下來。握在手上。嘆道。我范天順生爲大宋之人。死當爲大宋之鬼。我這樣一個乾淨身體。豈可死在那騷韃子之手。莫若就此了我之事罷。說畢舉起寶劍。向咽喉上一割。一點忠魂。已上達雲霄。與日月爭光去了。却說當夜牛富見敵兵攻城既急。城中又是火起。惱得他暴跳如雷。一時上城禦敵。一時又下城救火。鬧到四鼓向盡時。正是人困馬乏。忽聽得東南城垣已破。提槍策馬殺奔前來。只見元兵如山崩海倒一般殺入。爲首一員大將。正是張弘範。牛富大怒。也不答話。舉槍便刺。弘範不及招架。側身一讓。已被他槍尖戮破了肩上衣甲。牛富回手又是一槍。對準弘範面龐擲去。何奈衆元兵一擁上前。那馬立脚不住。倒退了數步。牛富無奈。回馬而走。匆促間誤走入火林之內。抬頭看時。前面一派是火。恰待撥轉馬頭。忽聽得潑刺一聲。馬後倒下一根火樑。幾乎打在馬屁股上。恰好王福在外面走過。大叫牛將軍休慌。俺來救你也。牛富大聲答道。城垣已破。萬無可爲。王

將軍保重。好替滿城百姓報仇。我先完我的事去也。說罷跳下馬來。奮身向火熾處一躍。可憐一具忠骸。就此化成灰燼。王福看見大叫道。牛將軍既死。俺義不獨生。說罷便欲自刎。忽又想道。徒死無益。好歹去殺兩個韃子再死未遲。想罷提起一雙闊板斧。只向元兵多處殺去。正走之間。恰遇一隊元兵。王福不敢停留。揮開雙斧。殺上前去。如生龍活虎一般。左衝右突。殺得元兵四散奔逃。正欲殺出去時。元軍後面大隊已至。如風起水湧一般。將王福壓得退後。只得撥馬殺向他處。不期馬失前蹄。將他掀翻在地。急的王福舉起闊板斧自刎而亡。天色微明。張弘範親自入城。部將阿朮、烏里丹都等均來獻功。弘範便問獲住幾員宋將。衆將回說未及生擒。又問殺了幾員。回說守將三員均已自盡。弘範大怒。責諸將道。爲何不生擒一二員來。待我親自報一箭之仇。諸將默默無言。弘範遂下令屠城。那些韃兵本來已是野蠻殘忍。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何況得了屠城之令。可憐樊城城中。只殺得天愁地慘。日月無光。白骨積山。碧血湧浪。那些慘虐情形。也不及細表。看官。只此便是異族戰勝本族的慘狀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且說張弘範屠了樊城。撥了三千兵馬。叫部將阿里海涯守樊城。自己率領衆兵。前往會齊伯顏。

助攻襄陽。伯顏得了樊城消息，便自大喜。一面傳檄襄陽城中，諭令早降。至是會了弘範，合力攻打。却說襄陽守將呂文煥，自聞樊城失守之信，即每日集了衆將計議。部將金奎自願領五百兵士，殺出重圍，到臨安求救。文煥恐金奎去了，兵力益加單薄，所以未允。是日又接得伯顏射入城內的檄文，又集了衆將計議。諸將或言固守待援，或言決一死戰，或言到臨安求救。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只有部將黃順，默默無言。文煥便問將軍有何高見。黃順道：「從前尚有樊城爲犄角之勢，如今樊城破了，我之勢力既孤，而敵兵又合在一處，兵力益厚，爲今之計，到臨安取救，是遠水不救近火，而且賈似道那廝欺君罔上，恣威弄權，難保其必發兵相救。若說決一死戰，則眼見得寡衆不敵，強弱攸分，勝敗之機，不言可決。若說是抵死固守，則外援既絕，城中儲蓄有限，正不知守到何年何月，方始得出重圍。言罷，長嘆一聲，低頭不語。文煥聽罷，也是無言可對，只得遣散衆人，退入內室。妻子袁氏及侍妾媚媛，迎着坐下。袁氏道：「相公這兩天退回後堂，爲甚只是悶悶不樂？」文煥道：「外邊戰守之事，非你輩女流所知。袁氏道：「雖非我輩女流所知，但看相公情形，只怕總有些棘手。」文煥道：「正是。從前雖說被圍，敵兵却不很來攻打。如今樊

城失了。他眼看得我勢孤力窮。日夕迸力來攻。爲之奈何。到了事急之時。我只得叫家將們護送你們回鄉。至於我的生死。只好置之度外的了。袁氏聽了。尙未開言。媚媛早已哇的一聲哭將起來。說道。如此說來。相公是置妾等於不顧的了。妾自得侍相公。滿望享幾十年富貴。也不枉虛生一場。誰料這等結局。望相公三思。代妾等想個長久之計。袁氏在旁。也是苦苦啼哭。文煥心中着實難過。看看媚媛好似淚人兒一般。不覺把一片憂憤之心。化爲憐愛之念。不免起身去撫慰他一番。媚媛趁勢倒在文煥懷裏去哭。文煥皺着眉兒。唉聲嘆氣的撫弄着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報允兵又來攻城。文煥起身便欲出去。媚媛倒在懷裏抵死不放。袁氏也抽咽着說道。相公出去。好歹再進來與妾等一見。死亦瞑目。媚媛聽了這話。更是放聲大哭。文煥無奈。只得重又坐下。半晌又報說元兵攻打益急。文煥正欲起身時。忽又報部將黃順偷了權守襄陽的印綬。縋出城去投降元兵了。文煥頓足道。這便如何是好。正在急得手足無措之時。那袁氏媚媛更是哭得殺豬的一般。忽又報說元兵架起紅衣大砲。要開放了。文煥聽罷。也顧不得妻妾。急急跑到外堂。還要擂鼓集衆商議。詎料更沒有一個人來。左

右報說。如今只有金奎將軍在北門守禦。其餘衆將官。都不知去向。了。文煥沒法。急急上馬到北門來。上城觀看。只見元軍如潮湧一般。都望城上攻打。金奎却轉往東門去了。文煥望了一望。元軍兵勢。又想一想。妻妾哭泣的情狀。此時不知若何。沈吟了一會。叫左右將降旗豎起。不多時。只聽得元軍中幾聲胡笳響處。那兵士便退了一箭之地。文煥方欲下城。忽見金奎氣忿忿的挾着雙刀。縱馬而至。大叫誰豎降旗。文煥道。我要救滿城百姓。無可如何。望將軍見諒。金奎狠狠的向文煥望了一眼。撥轉馬頭去了。文煥回歸私第。換了角巾素服。帶了國籍典冊。大開城門。到元軍中去見伯顏。張弘範納降。伯顏給了一張安民告示。命且回城。大軍隨後便到。文煥領命回城。伯顏派了部將烏里丹都。葛離格達。二人帶領三千兵士。先行入城。二人領命而去。詎剛剛入到甕城時。忽然金奎領了所部五百兵丁。迎面殺來。二人措手不及。被金奎大殺一陣。殺開一條血路。轉過南城。落荒而去。二人不敢入城。回見伯顏。告知如此如此。伯顏大怒。又要揮兵攻城。忽又報呂文煥求見。伯顏怒教召入。文煥再四伏罪。說只有金奎一人不願投降。未曾預先知照。以致如此。伯顏便仍叫烏里丹都。葛離格達。二人帶領兵士。押着呂文煥。

一同進城。二人領命入得城來，念着方纔之恨，縱兵大殺，四面淫掠，文煥禁止不住，殺到後來，連自家的妻妾袁氏媚媛，也不知掠的那裏去了。文煥此時那裏還敢作聲，只好吞聲忍氣的，兩隻手將一頂綠頭巾向自家頭上套住，看官這便是賣國偷生的下場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却說伯顏得了襄陽，一面差人到元主處報捷，一面留下烏里丹都守襄陽，自己同張弘範、董文炳、呂文煥及一衆將官水陸並下，去取鄂州。原來鄂州黃武一帶，雖無甚警急，却也常有北兵往來哨探，出沒無定。鄂州守將張世傑，時時都作準備，旌旗蔽日，刁斗連宵，無間寒暑，總是如臨大敵。這日聞報樊城、襄陽相繼淪陷，知道北兵一定水陸兼下，來取鄂州。一面差人去哨探北兵水陸將帥是何等人，一面日日訓練士卒，預備迎敵。一日探子來報說北兵陸路是伯顏自領，水軍是張弘範帶着衆降將殺來，世傑即升坐中軍帳，傳衆將聽令。先叫部下水師前鋒陳瓚，率領水師三千，乘坐戰船，先到上游楊桑湖內埋伏。俟北兵經過湖口後，方殺出來。在他後軍殺入，我自自照應。又叫部下陸軍先鋒李才，率領陸兵五千人，出城五十里下寨，作爲四面都救應。又叫張順、張貴準備水路迎敵。各人領命而去，然後自己帶着兒子張國威，部

署陸路一切。都是密密佈置。原來伯顏素來知道張世傑十分能軍。當日賈似道奉使到蒙古時。他已經賄了似道。叫不要重用此人。近來又暗暗使人通了似道。囑他將世傑調開。此番進兵。知道世傑仍守鄂州。却也十分把細。叫部下前鋒阿朮帶了雄兵二萬。戰將十員。爲前隊先行。再三叮囑他沿途小心。不可輕進。阿朮領命去了。然後自己率領中軍。留下輜重作後隊。却說阿朮領着人馬。浩浩蕩蕩。向鄂州進發。一路上逢山開路。遇水成橋。在路不止一日。這日黃昏時分。計離鄂州只有百里之遙。阿朮傳令依山傍樹下寨。只因此時尙是夏末秋初。暑氣猶盛。是以欲借樹林取涼。下寨既定。阿朮親自上馬出外哨巡一遍。方纔安息。三鼓時候。阿朮在帳外乘涼。忽見半空中飛起一支流星號火。正在疑訝間。只聽得四面八方的連珠號砲亂響。正不知何處兵來。連忙提槍上馬。出外迎敵。剛剛出到營門。迎面來了一員大將。原來正是張國威。奉了他父親世傑之命在此埋伏。當夜殺到元營。遇見阿朮。更不打話。舉戟就起畫便刺。阿朮連忙招架。殺了幾個回合。耳邊廂只聽得喊聲大震。正不知宋兵多少。況且平時常聽得伯顏說張世傑是一員智勇雙全的上將。更不知他今日出的是甚麼奇兵。因此無心戀戰。捨

了張國威撥轉馬頭望北而走。國威在後追趕。順手拈弓搭箭對准他射去。正中阿尤後心。只得帶箭而逃。回顧元營火光四起。愈覺得魂飛膽落。馬不停蹄的走至天色大明。看看追兵已遠。方始勒住馬。招集殘兵來見伯顏。伯顏正在着惱。忽流星馬報到。副元帥率領水師由蠻河取道漢江。在楊桑湖口遇伏。宋軍前後夾攻。被虜去戰船五十號。副元帥已退回蠻河。待探過陸兵勝敗。再定行止。伯顏大怒。一面催督陸兵前進。一面移檄張弘範。囑其火速進兵。在鄂州城外會齊。却說張世傑大獲全勝。勞軍已畢。便命將虜來衆兵帶來問話。凡係中國人都叫另立一旁。先叫將蒙古人都割去一耳。縱之使去。可憐虜來一千餘衆。却沒有幾個蒙古人。十分之九都是中國產。世傑便對那些中國人開導一番。說道。我們都是中國人民。可就是宋朝臣子。你們的家鄉。或者已被元兵所陷。然終久是中國土地。將來總要恢復的。須知蒙古是我的仇人。何苦甘心事敵。如張弘範董文炳呂文煥這班人。雖然是喪盡天良的。然而他還爲的是高官厚祿。你們當兵的有甚麼大好处。却要替他出死力。須知那蒙古韃子的陰險心腸。招了你們來當兵。與中國打仗。如果他勝了呢。是驅你們中國人來殺中國人。倘他敗了呢。我的兵

殺你們可也是中國人殺中國人。他成日間叫我們自相殘殺。終久不要我們自家人都互相殺盡了。好叫他那些騷韃子來佔我們的好土地麼。如今你們願當兵的都留在此地。不願的都去歸農。我絕不相強。一席話說得人人感泣。同聲說是願隨將軍殺敵。以贖前愆。世傑大喜。一點過花名。留在帳下不提。且說伯顏弘範兩路兵。雖說直趨鄂州。却只遠遠紮住。不敢十分逼近。彼此相持兩月之久。偶然見仗。却是互有勝敗。伯顏正在悶悶不樂。忽細作報說鄂州城中兵士紛紛出城。不知向何處去。伯顏忙叫再探。不知張世傑的兵果要到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樞韓新當說客

原來張世傑叠次奉了詔旨。叫他退援江洲。你想他在外領兵。那里知道這詔旨是賈似道留夢炎做鬼呢。他只知道是江洲危急。所以朝廷要他去救援。然而又沒有派人來代守鄂州。想

來朝廷的意見。是連江鄂兩州的責任。都付在我一人身上的了。當下會集了衆文武商量。留守鄂州的人。衆文武都說。朝廷既沒派人來代守。這責任仍在將軍身上。好在公子隨任在此。就很該交付與公子代理。別人是斷不敢僭越的。世傑恐怕國威年輕。諸事不諳。再三要另舉能員代理。爭奈衆文武一定不從。又說道。雖然公子年輕。我等竭力輔佐。是應當的。至於權領這印綬。是萬萬不敢。世傑無奈。只得將鄂州印綬。交與兒子國威。再三叮囑。小心在意。留下張順。張貴。李才。及一班文官。佐國威守鄂州。令陳瓚帶領一萬水師。從水路進發。自家領二萬陸兵。由陸路進發。均向江洲而去。伯顏打聽得這個消息。連忙飛檄張弘範。叫他撥一支水軍去追陳瓚。自家又令葛離格達率領十員副將。由陸路去追張世傑。料來他赴援心急。一定無心戀戰。這番趕去。雖不能一戰而定。却也可以掩殺一陣。葛離格達領命而去。却被李才預伏一軍在城外。抵死擋住。葛離格達不得前進。只得退回。報與伯顏。伯顏便教請了張弘範來議事。直議至天晚。尚未決計。忽報鄂州城中有一名逃卒來投降。口稱順報軍情。伯顏教喚進來。那逃卒一步一拐的進來。見了伯顏。叩過頭。口稱被張順責打。因此氣忿逃出。便報軍情。伯顏問

有何軍情。逃卒道：張順料得將軍這邊一定派水兵去追陳瓚。今日特派流星馬由江邊趕去。約定陳瓚。倘元兵追來。即當返戰。他這邊親率水師趕去。預備前後夾攻。伯顏聽說。便叫將這逃卒留下。與弘範商議此事。弘範道：事不宜遲。我已定下計了。如今急要回去調度。包管這回殺得宋兵片甲不回也。說罷。匆匆辭去。先差一匹流星馬。也沿江邊趕去。止住水軍。叫且莫追趕。又另外授了一個計策。然後自家指撥各水軍。只待探得宋兵起碇。這裏也隨後趕去。原來張順見李才擋住了葛離格達。便到張國威處獻計。言元兵既領由陸路追趕。則水路一定也是不免的。不如去知照陳瓚。叫他且止住勿行。以待元兵。這邊另用水軍追去。前後夾攻。可獲全勝。國威從之。當下張順便去分派撥出數十號無用的船。船中滿載乾柴硝磺引火之物。每十船作一排。用鐵綆相連。每排之中。却夾着戰船一號。吩咐追近敵兵時。即放起火來。將本船鐵綆解開。由衆火船順流而下。去燒敵兵。自家同張貴率領百號戰船。隨後接應。調撥既定。專等是夜天將黎明時。悄悄起碇。張順仍自出外巡哨。恰見一個兵丁犯着軍令。張順便按軍法把他責了數十棍。及是夜來查點軍士時。却少了一名。知道一定是被責的逃去無疑了。急來

見張貴商量說。倘這兵逃去。將我們之計洩漏與敵人。豈不是大誤事。張貴道。既如此。我們不
等黎明動身。就此即刻起碇。料他縱然知道。也調撥不及。張順依言。同去回過了國威。即刻起
行。先打發放火船去後。自家方纔同張貴督領各戰船。浩浩蕩蕩向下游趕去。趕至次日黃昏
時分。望見前面火光大起。烟霧蔽江。知是前船放火。忙叫揚帆鼓槳。迎將過去。走不到十里江
面。只見衆火船東飄西蕩的散滿一江。火船那邊却是旌旗招展的。不知多少戰船。一字兒排
着迎上來。這回料是陳瓚回兵。正欲合兵一處。會同追剿。不期兩面行近時。忽聽得一片胡茄
聲響。來船却是元兵。張順大驚。急揮衆船上前接戰。正在酣戰之時。忽報後面元兵趕至。張順
忙教張貴分兵往後迎敵。吩咐道。不幸吾計不成。反中敵計。我二人惟有以身報國的了。不過
多殺一個敵兵。總替中國百姓多除一個禍害。大家努力去幹罷。說罷。仍揮兵迎敵。張貴自去
擋住後面。這裏張順明知不能取勝。仍是抵死向前。戰至天將黎明。身上中了六箭。着了四槍。
支持不住。大叫道。生不能殺敵矣。死當化作厲鬼。去啖盡蒙古人也。遂投江而死。兵士飛報與
張貴。張貴惱得火星亂迸。慘得肝腸寸斷。併力向前。要替張順報仇。忽然一枝冷箭迎面飛來。

張貴急躲時已射中了肩窩。急急拔下箭頭。敵船已近。兩舷相擦。敵將一槍搨來。被張貴挾住。那將趁勢跳過船來。敵兵也紛紛過船。殺散衆兵。將張貴縛住。解到中軍船上。來見張弘範。看官須知這番這一枝宋朝水軍。要算是全軍覆沒的了。當下張貴來到中軍船上。只見張弘範頭戴胡冠。身披胡服。得意揚揚的居中坐着。董文炳呂文煥分坐左右。還有許多中國人都侍立兩旁。不要說這班都是降將了。弘範見了張貴。便叫他投降。張貴直挺挺的立着。一言不發。弘範以爲他有心要降了。便道。久聞將軍勇略過人。倘能棄暗投明。取斗大黃金印。猶如反掌。人生圖的不過是功名富貴。我勸將軍切休執迷不悟。倘能爲大元朝做個開國元勳。將來紫光閣上。恐怕少不了將軍的圖像呢。張貴也不言語。兩隻眼睛只瞪着弘範。半晌發話道。我好不容易。弘範道。我這是披肝瀝胆的好話。你如何不明白。張貴頓足道。我好恨。弘範道。你又恨甚麼。張貴道。我不明白中國很乾淨的土地。種出很乾淨的米麥。如何養成你們這一班齷齪無恥全沒心肝的小人。我只恨我姓張的人。從來是堂堂正正忠義相傳的。如何忽然生出你這個東西。將來倘使有人要著姓氏譜尙友錄等書。把你這東西的姓名也收了進去。豈不辱

沒了我姓張的麼。弘範大怒。方欲說話。張貴又搶說道。老實對你說罷。你要叫我投降。須知我張貴自祖宗以來。便是中國人。我自有生以來。食的是中國之米。踐的是中國之土。心中目中。何嘗有個甚麼韃靼來。不像你是個忘根背本的禽獸。只圖着眼前的富貴。甘心做異種異族的奴隸。你去做奴隸倒也罷了。如何還要帶着他的兵來。侵佔中國的土地。殺戮中國的人民。我不懂中國人與你有何仇何怨。韃子與你有何恩何德。你便喪心病狂。至此地位。難道你把中國人民殺盡了。把中國土地佔完了。將一個堂堂大中國。改做了韃靼國。你張弘範有甚麼光榮麼。看你這不倫不類的。你祖宗付給你的肢體。沒有一毛一髮。不是中國種。你却穿戴了一身的胡冠胡服。你死了之後。不講見別人。你還有面目見你自家的祖宗麼。這話不是我罵你。我只代中國的天地神聖祖宗罵你。還代你自家的祖宗罵你。一席話罵得張弘範閉口無言。手脚冰冷。面目改色。幾乎氣死。兩旁立的降將。本來都是中國人。聽了這一席話。起先也是汗流浹背的。到了後來。老羞成怒。由不得張弘範做主。也不等號令。一個個拔出腰刀來。把張貴亂刀砍死。他那點忠魂。只怕去會張順去了。當下弘範氣過一陣。叫抬了張貴屍首。便要追

趕陳瓚。董文炳獻計道：「如今縱追着前兵，勝了一仗，頂多不過覆沒了他一軍，莫若回兵，用計去襲了鄂州，方爲上着。」弘範依言，一面用輕舟逆流而上，追捉宋家敗兵，不許放一名回鄂州去。一面將奪得宋兵的旗幟衣甲，叫自家兵士扮了宋兵，轉過船舵，向鄂州而來。因是逆流，故行了三日，方纔得到。這日早晨，離鄂州只有五十里，弘範便叫泊住，等到黃昏時分，方纔起碇，趕到鄂州。已是深夜，叫軍士打着燈球火把，去叫城門，只說是張順、張貴兩將軍得勝而回。城上守兵不知就裏，望見是自家兵馬，即開了城門。元兵一擁而入，李才正在各處巡哨，聞警急來迎敵。何奈元兵來的勢大，城中雖說戒嚴，却只在城上安置守具，並未曾準備巷戰。李才左衝右突，終歸無用。眼見得大事已去，又念着縱然殺得出去，有何面目去見世傑，遂拔劍自刎而亡。却說張國威在州衙內，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情知有變，急忙披掛，待要上馬，忽然來了一隊元兵，將州衙圍住。一員敵將策馬闖入中門，棄槍下馬，對國威拱手道：「賢弟別來無恙，國威倒覺得愕然，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表兄韓新。原來韓新是世傑的外甥，所以同國威是表兄弟。從小在世傑處學了一身武藝，後來只爲于戈撩亂，久不相聞。這韓新存了一點貪生

怕死之心。忽然又生了一個圖取功名富貴之心。所以投到蒙古軍中。派在張弘範帳下差遣。是夜叫開城門。領兵入城。也有他一分的功勞。當下國威問道。賢兄不是投了蒙古麼。韓新道。正是如今我受了定遠大將軍之職。國威道。然則來此何事。韓新道。來保護賢弟。國威道。如此說。賢兄是要投誠反正了。果然如此。就煩賢兄助我一臂之力。出去殺敵。韓新道。如今滿城都是元兵。如何去殺。國威道。難道不殺他。在此坐以待斃麼。韓新道。我正是恐怕賢弟見城池已破。萌了那迂腐的見識。所以特地來勸你。國威怒道。如此說。你不是投誠反正。却來勸我降敵了。我念一點親情。不殺你。你快走。不要誤我的事。說着要去取他那方天畫戟。韓新一把拉住道。賢弟何苦如此。豈不聞識時務者爲豪傑。如今任你出去。難道你還殺得出城麼。俗語說的。螻蟻尚且貪生呢。國威大怒。伸手向着韓新面上就是一拳。韓新也大怒道。我好意相勸。何得無禮。國威厲聲道。你背了你的祖宗。負了我的姑母。反顏事敵。這更無禮。韓新又低首下心的說道。我念着一點親情。特來相請。賢弟何苦執迷不悟。國威大怒。啐道。無恥的囚徒。誰與你有親情呢。莫說你我是異姓的表兄弟。就是我同胞的親兄弟。你反顏事了敵國。也要義斷恩絕。

以仇敵相待的了。韓新只是苦苦攔住，要勸他投降。國威正色道：「你倘要在韃子跟前立功獻媚，我將這顆腦袋送給你去請功，倒可以辦得到他事，你不必向我纏繞，你去罷。」用手指着門外道：「你看你的夥伴又來也。」韓新回頭看時，國威順手拿着權守鄂州的一顆銅印，照頭擡去。韓新眼快，連忙躲時，肩上已着了一下，不覺大怒，拔出腰刀殺來。國威也拔寶劍相迎，二人就大堂上戰鬪起來。外面元兵看見主將動手，也一擁入內，長槍短劍亂下，可憐可敬一個少年英勇的張國威，念了大義，滅了親情，死於亂兵之下。却說元兵當夜破了鄂州，足足的殺掠到次日晡時，方纔稍定。先後生擒的兵士不下千餘人。張弘範便傳令叫他們投降，他們却一個都不肯降。弘範正待發落時，忽報伯顏入城勞軍，弘範迎入。伯顏先向弘範賀喜，然後向衆將士一一撫問，說起生擒衆兵沒有一個肯降的話。伯顏道：「我不信有此事，揀不肯降的殺了幾個，其餘自然降了。」說罷，同弘範親到校場，叫將虜來衆兵，先捆在東面，叫一名過來問他肯降不肯。說不肯就拉到西面殺了，再叫一個來問，說不降，又拉去殺了。一連殺了數十名，還是沒有肯降的。伯顏也覺得奇異，於是又叫過幾個來問道：「你們如果降了，兵餉比中國加上兩倍。」

你們願降麼。幾個同聲說道。就加到十倍廿倍也不降。我們張將軍說的。爲國捐軀死了屍首。是香的。魂靈是有光彩的。投了韃子。非但惹得一身韃子騷。祖宗在地下還要哭呢。伯顏大怒。忙叫殺了。又問那些。却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降的。伯顏不勝歎息。猛然想起前日那一名投降的逃兵。便叫人去傳了來。伯顏道。你看見殺了的那些人麼。他們是受了你們張將軍的教訓。都是至死不肯投降的。單是你這廝受了幾下軍棍。便逃出來投降。可見就是你一個人不受教訓。我這裏容你不下。喝令斬了。拿他當犧牲去祭那一千餘衆。阿朮此時箭傷已愈。隨行在旁。即上前諫道。不可殺他一人。本不足惜。但以後那些中國人。以爲投降了還要被殺。也有嚇怕的。不敢降了。也有激怒的不肯降了。豈不沮了敵人歸化之心麼。伯顏笑道。將軍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到今日。中國全土已在囊中。他來降固不多。他不降也不少。你說怕激怒他不肯來降。你須知中國人是激他不會怒的。倘使激得怒時。我們今日未必能到此地了。我殺他正是要激勵我自己兵士呢。說罷。喝令斬了。又叫張弘範去主祭。弘範不敢有違。只得領命。祭過了。方纔排宴慶功。看官那不肯投降的一千餘衆。不必說也是可敬的了。這個逃卒。却也是死

有餘辜。伯顏雖是個韃子，他處分這件事，也要算他出色的了。只有這張弘範，奉了伯顏之命，去祭這班忠義之國士。當時他不自己想想自己是何等樣人，他還不羞慚而死。張貴罵他全沒心肝，想來不是冤枉他的了。閒話少題，且說伯顏勞軍已畢，休兵三日，便擬進兵。董文炳獻計道：「今鄂州已下，根據之地已定，不必苦苦去追張世傑。今宜調集各路兵馬，一面取郢州，一面取黃州。距此最近，張世傑已去，守兵不多，一鼓可定。一面分兵去攻饒州及撫州，以分張世傑江州之勢。一面攻取池州，做個駐兵之地，以便前後顧盼。再加一路去攻常州。常州攻得下時，就不難逕趨臨安了。」伯顏大喜，只是眼前兵將不敷調遣，乃行文各處徵調去了。忽報元主有詔至，伯顏迎入開讀，乃係囑其如軍務不順手，不妨暫時休兵回朝。朝中也等他商議事件。云云。伯顏看罷，即與張弘範商量。弘範道：「勞師動衆，已經到得此地，眼看得宋家兵力日見窮蹙，倘一時休兵，被他養成銳氣，那時又費手脚了。古人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將軍欲成大功，還是暫不休兵的好呢。」伯顏聽見說得有理，就叫董文炳將此意擬定了表章，專差一員武士齎奏去了。一面仍商量進兵之策。伯顏的主意，總是要先除了張世傑。韓新道：「末將與世

傑有甥舅之誼。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去勸他來投降。伯顏道。談何容易。你看他訓練出來的兵卒。尙且不降。况他自己。韓新道。仗着這點親誼。姑且去一行。他縱不來降。也可以借此探聽他軍中虛實。伯顏道。得能此公來降。自是好事。但不知如何去法。韓新道。世傑之子國威。是前日破鄂州時陣亡的。末將已經代他備棺成殮了。如今只借送國威靈柩給他爲題。便好。伯顏應允。韓新便去收拾。因爲帶了靈柩。陸行不便。備了船隻。由水路而去。一路曉行夜泊。不止一日。到了江州。其時江州已被元兵圍了。不免先入元營。告知來意。此處元營領兵大將。名喚愛呼馬。聞得伯顏差來之人。連忙迎入。知是要說張世傑投降的。因說道。張世傑到了此處。先將兵馬。箭在柴桑山。後來聞得鄂州失守。柴桑山上有一枝兵來。併力殺開我兵。入江州城去。不兩日。又有一枝兵。從城裏殺出來。到柴桑山上去。如今城裏打着張世傑旗號。柴桑山也打着張世傑旗號。不知他究竟在那裏呢。韓新低頭想了一想。道。江州的守將是那個呢。愛呼馬道。此處守將是呂師夔。韓新聽了。喜道。是他嗎。我不管張世傑在那里。明日只先進城去。先說得他降了。那時世傑肯降便好。如不肯降。就便設法結果了他。豈不是好。打定了主意。就在愛呼馬

營中歇下。愛呼馬不免置酒相待。一宿無話。次日韓新起來。換了一套素服。軟裝打扮。也不帶從人。騎了一匹馬。來至江州城下。叫門。守門兵士問了姓名。方纔下城通報。不一會只見呂師夔來至城樓相見。不知相見後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話說韓新與呂師夔本來是舊相識。當下見師夔親上城樓。遂縱馬行近兩步拱手招呼。求開城門。師夔便叫人開門。請上城樓相見。師夔道：與公久違。忽然見訪。必有所見教。韓新道：渴念故人。故特在主帥前求一差使到此。順便奉訪。還有一分薄禮奉送。師夔道：厚贈決不敢領。但求示知是何物件。韓新道：此處說話不便。可有僻靜地方。師夔道：便到敵衙如何。韓新道：甚好甚好。於是兩人把臂下城上馬並轡而行。來到州衙前下馬入內。師夔料韓新有機密事相告。便一直讓到內書房。方纔分賓坐下獻茶。屏退左右。原來呂師夔是一個極貪得無厭之人。方

纔聽得韓新要送他禮物，所以屏退從人之後，即先問道：「近來一路行軍，想必大有所獲，纔說厚賜之物，究竟是甚麼？」還乞示知，以解疑惑。韓新道：「別無他物，不過懷他人之慨，送上金印兩顆，師夔聽了，不解所謂，正低頭尋思，韓新挨近一步，低聲說道：『到如今內地盜賊橫行，外面元兵強盛，宋室江山，十去八九，眼見得不久就要滅亡。前日董文炳又定了計策，分兵攻打沿江各路，直搗常州。我想常州一破，臨安還可保麼？』古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今爲公計，何不棄暗投明？況且元朝新得天下，處處要用人，像我這樣不才，還被錄用，公如投了過去，怕不封侯拜相麼？」師夔聽了這話，正在沈吟之際，韓新又道：「不瞞公說，我們現在已經通到宋室朝內的了。第一個是賈似道，他是答應着兵到臨安時，裏應外合的。其餘甚麼留夢炎咧，巫忠咧，都是他做包頭，一總包下的。你想朝中第一個首相已經如此，你苦守這孤城做甚麼呢？倘學了那迂人的見識，說甚麼盡忠報國，那是我最不信服的。人生數十年，何苦有功名富貴不去圖取，却來受這等結局呢？」師夔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屢次告急，總不見有一兵半卒前來救援，及至末後，却又將最要緊的鄂州之兵調來，大約就是弄這個手脚了。」韓新道：「可不是嗎？自從家

母舅離了鄂州，不到幾日，就打破了。我這回來，非但要勸你還要勸家母舅呢。師夔道：此公恐怕不容易勸得動。韓新道：他的兒子在鄂州戰死，我今送他的靈柩來，好歹要領我的情。只是我奉勸的話，你到底以爲何如？師夔道：見機而作，自然是智者的行爲，有何不從？我就即刻叫人去豎了降旗就是了。韓新道：這且不忙，還有話商量呢。我打聽得家母舅不在城內，我想設法將他請來，我們當面說他，叫他投降，他肯便肯，不肯時就城中先結果了他，你也好帶他的首級到伯顏那邊做個見禮呀。師夔道：好便好，只是刻下元兵圍得鐵桶似的，如何請去他？就算用細作混得出去，他進來時未免要廝殺一番，並且幾次他的進出，都是他自己做主，我並未請過他來。韓新想了一想道：這個容易，待我出城去叫愛呼馬假作退兵之狀，將兵士退出數里，他自然必入城來同你商量如何追逐，他倘是帶多少兵來呢？我那里自然容易探得，倘是單人匹馬來呢？請你悄悄地通個信兒，我再來見他。師夔道：此計大妙，便可依計而行。當下韓新告辭出城，見了愛呼馬，告知如此如此。愛呼馬即傳令兵士略退三里下寨，過了一日，韓新正在盼望，恰好師夔差了人來報知張世傑已經單人匹馬進城，請將軍速去。韓新聞報，即

又去換上一套素衣。來至城下叫門。單請世傑相見。世傑正在城樓同師夔指揮兵士。修補城堞。見是韓新。便叫開門放入。韓新上得城時。先拜見了母舅。然後與師夔廝見。韓新泣對世傑道。表弟在鄂州鎮守。城破時。甥即到州衙。意欲相救。不期表弟已經戰死。甥只得備棺盛殯。知母舅在此。特地扶送前來。以便母舅差人送回范陽安葬。事已如此。敢勸母舅不必傷心。說罷。暗窺世傑顏色。世傑坦然道。守土不力。死有餘辜。我有何傷心。只是他能爲宋室死義。送回宋室土地安葬也好。可不必一定送到范陽去。韓新道。現在靈柩尙在江邊船上。求母舅擇一方。先行安置。世傑道。既如此。就請賢甥寫一字帖兒。我叫人取去。韓新寫畢送上。世傑便叫隨來的一名牙將。拿了字帖。到船上去取靈柩。交代道。取到岸上。只揀一塊乾淨地埋葬了就是。那牙將領命而去。韓新道。這是表弟永遠安葬之事。似乎不可太潦草。世傑道。如今天下紛紛。國家之事尙料理不來。何暇再問這等事。依我之見。賢甥這番送他來也是多事呢。說話之間。師夔便叫人置酒款待韓新。世傑道。如今軍務倥匆。何暇宴飲。師夔道。不然。韓將軍是遠客。豈可簡慢。賢甥舅且在此聚聚談談。我先回衙預備去。說罷辭了。下城上馬回到衙內。傳了二

十名刀斧手，暗藏軍器，伏在兩邊廂。只待說世傑降元，他肯便肯，不肯時，擲杯爲號，即出來結果了他。一一安置停當，然後叫人去請。不多時，世傑韓新一同乘馬而來。師夔便命置酒，酒過數巡，韓新對世傑嘆道：「當夜元兵襲破鄂州時，愚甥苦苦勸表弟降了元朝，倘使他聽了愚甥之言，何至如此？」世傑道：「賢甥方纔說是赴救不及，如何又說會勸他降元呢？」韓新道：「何嘗是赴援不及，愚甥到得州衙時，表弟方提了畫戟，要上馬，是愚甥攔住，苦苦勸他，爭奈他百般不從。後來又舉起州印打來，愚甥雖念着親情，不去怪他，甥手下帶來的人，却耐不住，一擁上前，刀劍並下。那時叫愚甥要救護也，救護不來，所以親送他遺骸到此，與母舅請罪。」世傑道：「如此方不愧爲吾子也。莫說是手下人殺的，就是賢甥殺的，也是各盡其職，說甚麼請罪呢？」韓新道：「如此說，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以時勢而論，宋室土地，十去八九，眼見得不久就要淪亡，豪傑之士，望風歸附，母舅倘能見機而作，不失封侯之位，尙望三思。」世傑微笑道：「賢甥此話，只好向熱心富貴的人說去，我的熱心，向來未用到富貴上，是以聽了一席高論，我還

是執迷不悟呢。」韓新道：「如今人心渙散，萬事皆不可收拾，母舅還想以一個人一雙手恢復中

原變。世傑道：倘中國尚有一寸土地，我尚有立足之處，不能沒有這個希望。果然中國寸土皆亡，我亦當與中國同亡。我的熱心，就在此處。韓新尚欲有言，忽聽得叮噹一聲，酒盞墜地。兩邊廂突出二十名刀斧手，一擁上前，爲首兩名彪形大漢，手執劍刀，向韓新砍去。韓新措手不迭，推翻酒筵。二人略退後一步，韓新方纔拔出佩劍。二人又奔師夔，左右急上前擋住。世傑拔劍在手，大叫反了。來奔二人，二人忙道：張將軍息怒，請善自防護。待俺二人殺了賣國賊，再告一切。說罷，又奔韓新。師夔見勢頭不妙，急走入內室。大叫韓將軍隨我來。韓新方驚得手足無措，聽得招呼，急走入內，將中門緊閉。由後門繞出，走上城頭，把降旗豎起，大開四門，招接元兵去了。這里張世傑仗劍在手，聽了二人之言，正在摸不着頭緒，還是要擋住二人。又見師夔韓新先後入內，正不知是何變故，亦欲相隨進去，却被兩個大漢拉住，道：去不得，去不得。他二人正要殺將軍呢。世傑愈加疑惑，那兩個大漢只得訴說一番。一個說道：在下姓宗名仁，這一個是兄弟宗義，都在此當刀斧手頭目。呂師夔那廝，今日傳我們來，說要說將軍降元，肯便肯，不肯時，擲杯爲號，便叫出來。結果將軍要取將軍首級，去見伯顏，作爲贄禮。我弟兄二人，略明大義。

所以約定手下。到時不許動手。我兄弟便欲先殺了那兩廝。此時要告訴將軍。也來不及。待我們打進去。索性結果了他。再與將軍保守城池。說罷。撞開中門。殺將進去。此時張世傑如夢方醒。也隨着二人。殺入內室。搜尋師夔韓新。却只不見。宗仁宗義手執大刀。逢人便殺。將他一家老幼。全行殺死。却只見呂韓二人。想是由後門逃走。躲向民房去了。正欲出外追尋。忽聽得街上人聲鼎沸。急出問時。只見衆百姓扶老攜幼。哭哭啼啼的往來亂走。口中嚷道。元兵殺進城來了。世傑大驚。急急提槍上馬。宗氏兄弟也尋了馬匹。跟着世傑殺出城去。此時城中的元兵。已是蜂屯蟻聚。你想張世傑等只得三人。又是巷戰。任是何等英雄。如何殺得出城呢。此中却有一個原故。比如是攻破城池的敵兵。他攻了進城。自然提防還要廝殺。而且總以殺人爲主。如今這是豎了降旗。請他進城的。自然以爲城中之人。個個都願投降的了。如何還有準備。所以入得城時。便四散的都向百姓人家淫掠去了。不提防突然間有人殺來。自是措手不及。所以被三人殺開一條血路。奔離了城門。城外元兵雖多。却被張世傑一馬在前。宗仁宗義在後。如生龍活虎一般。殺入陣去。蕩開一路。殺奔柴桑山而來。本營將士。接應入去。世傑道。不是

賢昆仲相救。幾喪賊手。宗義道：非但如此。我兄弟早商量定了。如果韓新那廝說得將軍肯降時。我兄弟要突然出來連將軍也。說到此處。宗仁連忙喝住。世傑道：我如果背主投元。自然應該連我也殺了。如此方是大義。又何必諱呢。如今有屈二位。就在左右。早晚好商量軍事。二宗諾諾連聲道：願附驥尾。世傑大喜。宗仁道：今江州已失。此處不能久駐。須防元兵來攻。我們還要商量一個退步。宗義道：我們不如反把江州圍了。這叫做先下手爲強。宗仁道：你這又是糊塗。倘上游元兵再來。在外圍住。便怎麼樣呢。正議論間。陳瓚使人來報說：探得張弘範率領水師沿江而下。我兵過少。恐不能敵。請令進止。世傑想了想道：今元兵既得江州。張弘範到此。必會師一次。我等終要定個退步才好。想定即移檄陳瓚。叫他且退入鄱陽湖。自己率領陸兵。退到建昌。箭住。一面差人賚表到臨安告急。使者奉命星夜起行。誰知沿路多有元兵不能速進。又兼在路上病倒了。足足病了五個多月。纔能起身。好容易趕到臨安。入得城時。只見滿城百姓掛孝。心中吃了一驚。正在疑惑。觀望之間。忽聽得一聲叱喝。連忙站過一邊。只見前面來了一對龍鳳日月旗。隨後跟着許多鑿駕提爐。旌旄斧鉞。清音細樂之類。說不盡那種嚴肅氣象。

過了許多方見多官素服步行執紼。後面來了一個棺材，却罩着杏黃緞繡金龍的棺罩。棺後是黃緞魂轎，九用曲黃羅傘在前引導。使者看得呆了，以爲不是太后便是皇帝崩了。然而一路上何以不聽見說呢？看官，你道果真是謝太后或是度宗皇帝沒了麼？非也。原來是賈似道的母親死了。此時似道威權日重，朝廷還當他是個好人，倚他如左右手。那天他奏報了丁憂，朝廷恐怕他丁憂守制去了，沒人辦事，又怕別人辦事，及他不來，意欲說他戴孝視事，又怕他不允，所以度宗想出這個空前絕後的特恩，賜他以天子鹵簿葬母，飭令滿城掛孝。這一段話，不是我謫出來的，倘或不信，請翻開宋史看看。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可見不是我做書人撒謊呀。當下使者打聽了，方纔知道，想着賈丞相丁憂，如今樞密院不知又是那個呢？不管他，我只投我的文便了。想罷到樞密院投遞，順便打探打探，方知權理的是陳宜中。這天陳宜中也去送殯，到了次日到院，方纔知道，想道：近來各路告急表章，好似雪片一般，皇上又成年不出來視朝，這事究竟如何處置，也得早些商量。我偶然同留夢炎說起，他只說已經辦妥了，却又不見有甚動靜。正在納悶之間，也是事有湊巧，外面報說皇上在上書房，原來度宗自從那回

病後雖說醫好了。却總未甚復元。況且他又是一個荒淫酒色的人。終日在宮中飲宴。外邊的事。雖已略知一二。然一經想起來。便覺心中焦燥。倒不如縱情酒色。轉可以解悶消愁。因此自從病愈。即不視朝。一切朝政大事。都由賈似道去辦。這日不知如何。忽然高興。要到上書房去看兩頁書。陳宜中得了這個信。連忙袖了表章。去請朝見。度宗教宜召入來。問有何事。宜中奏道。張世傑有告急表章在此。謹以奏聞。度宗道。賈似道在值時。有了軍務。他總會調度。並未煩過朕心。宜中聞言。不敢則聲。度宗又想了半晌道。朕記得張世傑在鄂州。曾有捷報到此。何以忽然又告急起來。宜中道。鄂州已經失守。襄陽樊城皆已陷了。張世傑退援江州。呂師夔反了。投了胡元。張世傑退守建昌。故此上表告急。幾句話嚇得度宗呆了半晌。方問道。如今外面軍情。到底怎麼樣了。宜中奏道。昨日聞報常州危急。度宗聞言。只急得汗流浹背。嘆口氣道。卿且退去。明日再降旨罷。宜中只得退出。度宗起身。坐在逍遙輦回宮。到俞修容處去。修容把着小皇子。曷迎入。看見度宗顏色有異。奏問道。陛下龍顏與往日不同。不知有甚心事。度宗嘆口氣。指着小皇子道。這小孩子將來不知死在那里呢。修容驚道。陛下何出此言。度宗半晌沒有話說。

忽地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修容大驚，連忙上前扶到房內床上，服侍睡下。一面差人到各宮去報，不一會全皇后帶着小皇子顯到了。此時小皇子顯已經封了嘉國公，因他雖是嫡出，年紀尚幼，故未策立做太子。當下全皇后先上前請安問病。度宗只是不語。全皇后只得出來問俞修容。修容道：「妾亦不知底細，亦不知駕從那裏來。只入到宮時，面色已是不好，指着曷兒說甚麼，不知這孩子要死在那里。」全皇后即刻傳了隨從度宗的近侍來問話道：「皇上纔從那裏來？」近侍奏道：「從上書房來。」全皇后又問上書房召見那個來。近侍奏道：「陳宜中請朝召見的。」皇后道：「問過甚話來？」近侍把宜中的奏對說了。全皇后也覺吃驚，然而此時是病人要緊，急叫人去傳太醫。忽報太后到了。全皇后俞修容連忙迎出，只見謝太后喘吁吁的，扶着拐杖進來。楊淑妃扶着小皇子，跟在後面。謝太后口中說道：「前回那個病，還沒有復元，怎麼又吐起血來了。你們又是那一個激惱了他。」全皇后俞修容不敢則聲，跟着進來。謝太后伏在床前道：「官家，你怎樣了？」度宗道：「孩兒沒有甚病。」太后不必憂心，略歇一會就會好了。謝太后出來問起端的。全皇后把上項事由說一遍。謝太后也是緊鎖雙眉，歇了一會，醫官來了，請過脈，說是急怒。

攻心所致。今把惡血吐出。轉易用藥。出去擬了藥方。進來謝太后叫取藥來。看着煎服了。不一會度宗睡去。謝太后方纔交代俞修容等好生服侍。上輦回宮。全皇后却就在修容宮內用了夜膳。看度宗醒過兩回。沒甚動靜。方始帶着嘉國公回去。臨行又叫楊淑妃不必回宮。在此幫着服侍。楊淑妃唯唯答應。是夜楊俞二人不敢睡覺。靜悄悄的坐在外間。守到天明。謝太后早打發人來問過。全皇后又到了。傳了醫官進來診過。說脈息平了好些。又擬了藥方服藥。度宗就床上坐起。全皇后坐在床前。度宗又把昨日的事說了一遍。全皇后道。陛下且請放心。且保重龍體要緊。度宗道。賈似道總說外面軍務沒甚要緊。朕想明日叫他自己領兵出去禦敵。看他自己用兵。如何奏報。說罷叫近侍取過筆硯。近侍就端了一張矮脚几。放在床上。放好筆墨。度宗寫了一道旨意。給全皇后看。全皇后接過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道。

賈似道着開府臨安都督諸路軍馬。出駐沿江一帶。相機禦敵。即日出京。毋稍遲緩。

全皇后尚未看完。度宗忽地又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全皇后楊淑妃等吃了大驚。急忙上前扶住。近侍撤去了短脚几。方欲扶度宗睡下。只見他接連又吐了三四口。急得全皇后一面叫

人傳醫官來。一面叫人奏報謝太后。謝太后因年紀大了。又耽了心事。昨夜一夜未曾睡着。此時恰待要歇歇。聞得此報。只嚇得魂不附體。即刻叫備輦。宮女奉過拐杖。又一個宮女攙扶着。上了輦。一直向愈修容宮院裏來。恰纔到得門前。只聽得裏面一片哭聲。謝太后這一嚇非同小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死溷廁權姦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却說謝太后到得愈修容宮門時。已聽得裏面一片哭聲。嚇得連忙下輦。連走帶跌的奔了進去。此時大衆心也慌了。禮法也亂了。皇后淑妃等也來不及迎接了。謝太后走近御榻前。只見度宗面色改變。喉中一寸氣不絕如絲。全皇后楊淑妃忙着灌參湯。愈修容站在旁邊啼哭。謝太后走近一步叫道。官家。你這是做甚麼呀。說着聲也撕了。度宗聽見謝太后聲音。微微開眼。說道。太后請便。孩兒沒事。謝太后見這般光景。忙叫去傳百官。不一會文武諸官都齊集宮門。

請安。賈似道雖是丁憂，他却是有詔旨奪情起復的。當下也到宮門候旨，不多時只見內監傳出謝太后懿旨，叫商議後事。又一個內監傳宣工部官員，叫預備吉祥板。棺木也諸官知道大事不妙了，各各循職去議事。又歇了一會，忽聽得謝太后有旨，召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進內。三個聞旨，即刻進宮朝見。只見謝太后哭得淚人兒一般，說道：「皇帝龍馭上賓了，卿等務當同心協力，扶佐幼主。」陳宜中道：「一向未曾冊立東宮，不知此番遺詔，立那一位皇子？」謝太后哭道：「爲的是沒有遺詔，纔召卿等商量呀。」陳宜中奏道：「我朝家法，應當立長。當日杜太后臨終交代太祖皇帝說：『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自當立長君爲是。」賈似道道：「立長君之說，雖是家法如此，然亦要所立之長君，確是年長能辦大事的，方是本意。如今三位皇子，年紀都差不多，皇長子却是楊淑妃所出，皇后所出之皇子，只小得三歲，以目前大局而論，自當立嫡爲是。」謝太后道：「賈卿之言甚是。」留夢炎道：「國不可一日無君，就宜請皇子即皇帝位。」謝太后答應道：「卿等且到外面伺候。」三人遵旨退出。謝太后即傳內侍排了法駕，懷抱着年方四歲的嘉國公顯，上了逍遙輦，到金鑾殿上來，行即位大禮。百官山呼舞蹈已畢，禮臣擬定了詔旨，謚大行皇帝爲度宗。

皇帝尊謝太后爲太皇太后。尊全皇后爲皇太后。改明年爲德祐元年。謝太后又傳旨封陳宜中爲左丞相。留夢炎爲右丞相。封皇弟昀爲吉王。昺爲衛王。又拿出度宗臨終所寫的詔旨。交結賈似道。叫他襄辦大事之後。即遵遺旨。擇日出師。其餘文武百官俱加一級。賈似道只得謝恩。大禮已畢。方欲退朝。從內侍奏報。俞修容服毒殉節了。謝太后又是傷心。只得回宮料理。一衆百官禮成之後。便請哭臨。哭臨過了。方纔出來頒發哀詔。從此足足忙了十多天。方得略略停當。賈似道恨着度宗臨終時還要親手寫了詔旨。叫我出兵。這明明是不甘心我在家享幾天福。我這番出去。好歹帶了元兵進來。做個一不做二不休。看你剩下的孤兒寡婦。其奈我何。想定了主意。就擇日出師。自家先到校場點兵三日。派定了孫虎臣做副將。夏貴做先鋒。自家統了中軍。臨行再三叮囑留夢炎。好生在意。留心將來同事新朝。然後辭朝。又別了諸官。統領着十三萬大兵。離了臨安。向蕪湖一路而去。等大兵到得蕪湖時。探馬報說沿江上下全是元兵。江陰已經失守。常州已經被屠。常州城內雞犬不留。知常州府事家鉞翁不知去向。蕪湖一地。前後都是敵兵。這種消息。倘是別人聽了。自然少不免要大驚失色的。誰知這位賈似道却

全不在意。他自以爲與伯顏是通的。任他多少元兵。都是與我自家兵一樣。安營已定。即問左右。此時有甚麼時鮮物件。左右道。此時柑子最好。似道便叫兵丁到百姓人家去劫掠了二三百擔柑子。打聽得伯顏尚在鄂州。即修了一封書。差人將柑子去送與伯顏。便約定彼此不交兵。只等元兵來時。自家便退讓。交代已畢。自家即捨陸登舟。在船中居住。原來賈似道出兵時。另用了十多號大船。裝了一衆姬妾及細軟金珠等物。由水路隨行。此時樂得在船上與衆姬妾作樂。等了多日。只見那送柑子的使者回來報說。伯顏得書大怒。說相爺屢次延約。不將張世傑調開。致使他兵到鄂州時。失了好些人馬。如今還要通情。是萬萬不能的。還有一句不好聽的話。在下不敢說。似道聽了一席話。已是呆了。今又聽到此言。因問道。他說甚麼。你只管直說不妨。使者道。他說傳話相爺。叫相爺洗頸就戮呢。似道聽了。怒又怒不得。罵又罵不出。只氣得目定口呆。良久叱退了使者。又想了許久。總是沒法挽回。忽然想着呂師夔。他是新近降元。在伯顏跟前。想必可以說話。何不託他呢。想定了主意。又修一封書。備了好些金珠禮物。差一名心腹家人。賚往江州去投遞。這裏眼巴巴的望着回信。忽報說安慶守將范文虎投降元朝。

在伯顏前自告奮勇。願當前敵。伯顏大喜。封了他做兩浙大都督。文虎領了大兵。水陸並下。不日便到。賈似道大驚失色。還仗着自家與范文虎素日相識。便想寫信去通個情好。正在修書之際。忽又報說伯顏移檄各處。招人投降。來者不拒。內中單指明如賈似道投降。不得允許。似道這番大失所望。只得登陸到營中。與孫虎臣夏貴去商量迎敵。次日范文虎親領大兵到來。賈似道只得硬着頭皮。同孫虎臣夏貴領兵出營。列陣以待。似道的意思。還想在陣前與范文虎打話。希冀還有個商量。怎當得元兵勢大。猶如狂風驟雨一般。捲地而來。宋兵那裏還立得住陣脚。未曾交綏。先自望風披靡。任憑孫虎臣與夏貴兩個百般鎮壓。只是鎮壓不住。賈似道雜在亂軍之中。棄了衣甲。逃至江邊。仍上船去。忙叫開船開船。舟子不敢怠慢。忙忙的解纜起碇。請命到那裏去。賈似道驚魂方定。想一想道。我聞得揚州風月最好。到揚州去罷。舟子領命乘着順風。向揚州而去。這裏孫虎臣敗下陣來。只得退了入城。設法守禦。却不見了元帥。叫人到江邊船上去尋時。却連船也不見了。孫夏二人。叫人四面找尋。那裏有個形兒。尋了三四天。總尋不着。只得寫表伸奏朝廷去了。誰知賈似道順着江流。又遇着順風。不到幾天。便到了揚

州。他料到蕪湖已經失守了。却寫了一本奏稱孫虎臣賣陣。以致失了蕪湖。如今大兵退至揚州。請添兵救應。兩家本章。不先不後。同日到了臨安。此時德祐皇帝尙在懷抱。故太皇太后謝氏。垂簾聽政。天天召見百官。不似度宗的時候。動不動一年半年都不坐一次朝堂。陳宜中又不似賈似道專事蒙蔽。留夢炎雖受了似道的囑託。却又由不得他一人專權。這天兩家本章到了。陳宜中一並呈上。太皇太后看罷。不覺慈顏大怒。說道。孫虎臣夏貴還在蕪湖。賈似道何以退到揚州。據孫虎臣的本說。敗了一陣。便失了似道。可見得他是望風先逃的了。先皇帝在時。他就將軍務一律蒙蔽。故先皇帝臨終時。有意叫他出去領兵。要看他如何奏報。他今竟然如此。卿等重重的議他一個處分來。陳宜中領旨。太皇太后又看下一個本章。却是御史大夫翁合奏。參賈似道的大約說是「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操莽。其攬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云云。太皇太后看罷。連這個本章一並交與陳宜中。又議了一會軍事。方纔散朝。到得次日。百官都紛紛的上本要參似道。內中有一大半是要殺他的。也有幾本牽連着別人的。好個

望風駛船的留夢炎。恐怕臺諫各官牽連着自己。他却也拜了一本說賈似道賣國求榮。請速正法。太皇太后到此時。也不等陳宜中議處分。便降旨將似道革職。查抄家產。姑念是三朝舊臣。貸其一死。押解往循州安置。陳宜中奉旨下來。即去抄了詔旨。備辦公文。正要委人去押解。只見一人上堂拜揖道。可否求相爺將此差使委卑職去辦。宜中看時。却是會稽縣尉鄭虎臣。此時因俸滿到臨安引見。可巧出了這個差使。原來鄭虎臣的父親。是被賈似道害殺的。所以他求了這個差使。要替父親報仇。陳宜中却不在意。左右總是要委人的。因此就委了他去。鄭虎臣不勝之喜。別了宜中。賚了公文。帶了差使。出了臨安。策馬向揚州而去。似道此時還在鼓裏做夢呢。在揚州打起了公館。天天帶了衆姬妾去遊平山堂。訪二十四橋古蹟。好不逍遙快活。忽然這一天。門上報說有聖旨到。似道便叫進來。門上出來了半晌。回說道。那位欽差面上惡狠狠的。說聖旨到了。不是叫進來的話。要排香案接呢。並且還帶了好些差役前來。不知何意。似道還料不到有甚事。叫排了香案。開了中門迎接。鄭虎臣大踏步昂然而入。當中朝南立定。開讀了詔旨。似道這纔吃了一驚。虎臣便叱令差役。褫去了他的冠服。上起刑具。似道說道。

我是朝廷大臣。縱然犯罪。也該留些體面。虎臣喝道。胡說。豈不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麼。叱命鎖在一旁。方纔請了江都縣尉來。查抄了各種物件。揚州是著名的烟花之地。粉頭最多。虎臣又叫傳了幾家鴇母來。將似道帶在身邊的十八房姬妾。都賞了他當粉頭去。看官。這個辦法。豈不過分了些麼。這是他自家結怨於人太深了。也難怪人呀。閑話少提。且說鄭虎臣當下督着衆差。押解賈似道上路。自己策馬先走。交代說。倘他走不動時。着實與我痛打。一連幾日。可憐一個金枝玉葉的當朝宰相。已經走的雙腳腫爛。打的遍體鱗傷。着實走不動了。怎禁得鄭虎臣早起上馬時。先打二十皮鞭。叫做上馬鞭。晚上投站時。又是二十皮鞭。叫做下馬鞭。到了這日。賈似道沒奈何。只得對鄭虎臣跪下。哀求道。我今日認真的走不動了。好歹求你給我一頂小轎罷。虎臣兜臉就是一個巴掌。喝道。好沒規矩。甚麼你呀我呀的亂嚷起來。似道忙道。是是。是犯官不敢沒規矩。虎臣兜胸又是一腳。喝道。甚麼犯官不犯官。你知道做官的犯了事。還沒有定罪。方是犯官。定了罪便是囚徒。似道已是渾身痛楚。又吃了這一脚。不覺跌倒在地。只得熬着痛爬起來。哭道。老爺息怒。囚徒不敢了。虎臣心下想道。這幾天這老特的罪。受得也

可以了。倘苦苦的逼他走，萬一他死了，豈不便宜了他。莫若叫他多受幾天罪，等趁個便兒，我親手殺他，豈不是好。想定了主意，即叫備了一乘小轎，將似道綁在轎內，揭去轎頂。此時六月天氣，太陽十分利害。虎臣叫差役轎夫，都戴上草帽，只管緩緩而行。只有似道在轎內，沒有轎頂，終日在太陽底下曬着，幾乎又曬出他的膏油來。熱的氣也喘不出，欲向虎臣求情時，他不是一拳，就是一脚。有時他馬鞭在手，趁便就是幾鞭。因此只得忍氣吞聲而受。向日捱了那些鞭皮，已是皮開肉裂，血液淋漓。此時又被太陽晒了幾天，索性潰爛起來，臭不可聞。抬他的轎夫，聞着他的臭氣，便臭烏龜，臭忘八的亂罵一陣，好不難過。這一日正行之間，只見天上一片黑雲，將太陽蓋住，似道心中暗喜。而且一陣一陣的涼風吹來，頗覺爽快。雖不及從前水閣涼亭的快活，却較前幾天像生晒人乾是的舒服多了。不期一轉眼間，雷電交作，大雨傾盆。虎臣同差役急急走到一間古剎廊下避雨，却叫轎夫將似道放在露天下，落得他淋漓盡致，叫苦連天。百般哀求，虎臣只做不聽見。這雨竟落到黃昏時分，眼見得不能上路了。虎臣抬頭看這古剎上頭掛着木綿庵三個字的匾，舉手將山門打了幾下。一個小和尚出來開門，虎臣便

向求宿。小和尚到方丈裏說知了。自有知真和尚出來招呼進去。待茶待飯。知道是押解賈似道的。大家爭着要看看賈丞相。似道晒了幾天。又被這場大雨。兜頭一淋。竟自發起寒熱來。渾身如火炭一般。哼個不住。有兩個老和尚看見了。連聲念阿彌陀佛。當夜虎臣在禪房住宿。將似道丟在廊下。到了二更時分。忽聽得窗外有人道。賈丞相。這裏使不得。佛地是要潔淨的呀。後面有茅廁呢。原來是小和尚添了佛燈油下來。見似道就在廊下大解。所以招呼了兩聲。說完自去了。虎臣聽得走出來看時。見似道在暗地裏一步一推的往後面去。心中想道。他今日病了。既傷且病。想來必不能久長的。倘被他自家死了。白便宜了他。不如結果了他罷。想定了。跟着他去。只見他哼哼的走到後面。找着廁所。方欲上去。虎臣叫聲。賈似道。似道吃了一驚。黑暗中不知是人是鬼。回頭看時。隱約認得是虎臣。越發嚇的抖了。虎臣道。賈似道。我今日親手殺你。一則代我父親報仇。二則代天下人殺你。你好好的死。免得活着受罪罷。說罷伸手一推。似道立脚不穩。倒栽葱的跌到糞缸裏去。一頭便到了缸底。兩條腿還在缸邊。虎臣一手拿着他兩隻脚。起先還有些掙扎。兩隻手在缸內亂抓。不到一刻工夫就停了。虎臣將手一鬆。道。好

了。這纔真個是遺臭萬年呢。踱了出來。想起這是人命關天的事。天明時鬧起來。是要不得了的。縱使說他自己跌下去死的。但未免要驚官相驗。驗見他那遍體傷痕。我這濫用私刑的罪。也不能免的。如今大仇已報。更無所戀。不如走罷。於是等到更深時。悄悄地開了山門。牽出馬來。扳鞍踏凳。加上一鞭去了。鄭虎臣是從此走了。看官記着。下文方有得交帶。他還建了許多事業呢。據正史上說起來。是陳宜中到漳州去。把他拿住了。在獄中瘦斃了他。算抵賈似道的命的。但照這樣說起來。沒甚趣味。我這衍義書也用不着做。看官們只去看正史就得了。如今這些閑話。且收拾過不提。連第二日木綿庵內怎樣報官相驗。也不去贅他了。掉轉筆頭。再講臨安的正事罷。當時留夢炎雖然也參了似道一本。他見太皇太后盛怒之下。以爲必要殺似道的。誰知只發往循州安置。恐怕他還有復起的日子。心中未免不安。不住的在那里打聽消息。一日巫忠來拜訪。閑談中說起太皇太后每談及賈似道。常有要赦他的意思。咱也想趁便代他討個情。也不枉相好一場。留夢炎不聽這話。猶可聽了。猶如天雷擊頂一般。送巫忠去後。便暗暗的將家眷送出城外。又悄悄地運出了好些細軟。一切都停留了。他却少陪也不說一

聲就此溜之乎也去了。到了次日，朝中丟了一位宰相，豈不是同燕湖打仗，丟了元帥的一般笑話麼？此時只剩了陳宜中一人在樞密院辦事，却又接二連三的接着警報，從前警報還是告急，如今竟都是失地之報了。池州失了，權守趙昂發殉了節，蕪湖失了，孫虎臣退守泰州，饒州失了，知州事唐震盡了忠，其餘也有開門投降獻地的，也有支持不住以致失守的，看得陳宜中心亂如麻，忽又報平江府失陷，伯顏已至平江，宜中大驚，急請太皇太后臨朝，鳴鐘擊鼓，召集百官會議大事。太皇太后道：此時縱使如何會議，也議不出甚長策來，還是設法遣使求和，暫救目前之急罷。陳宜中道：事已至此，講和兩個字，恐怕北朝未必肯從。太皇太后道：說不得一個降字，也要隱忍着，且顧目前的了，只是誰可去得呢？御史劉岳出班奏道：臣願往。太皇太后道：事不宜遲，即要速去。劉岳道：臣今便行，說罷辭去了。太皇太后又叫一面草詔，詔天下勤王。陳中宜道：勤王之詔，頒了多時，總不見有何處兵到。忽黃門官奏報：江西提刑使文天祥率兵入衛，在宮門候旨。太皇太后忙叫宣入。文天祥見駕已畢，奏道：如今事勢危急，急宜令吉王衛王出鎮閩粵等處。太皇太后道：他們都是一點點小孩子，有何用處？文天祥道：終是趙氏

一脈。雖然年紀小，萬不能不令其出鎮，以備萬一。倘怕年幼，只須揀派親信之臣輔佐。便是。太皇太后會意，就傳下懿旨，進封吉王，是爲益王，出鎮廣州，叫楊淑妃同去。派駙馬都尉楊鎮做護衛，又派楊淑妃的兄弟楊亮節做王府提舉，進封衛王，是爲信王，出鎮福州。派俞修容的兄弟俞如珪做王府提舉，擇日起行。其餘隨從官員不必細表。喜得又接了頭報，說張世傑領兵勤王，不日可到。太皇太后略覺放心，過了幾天，御史劉岳回朝復命，言伯顏不肯講和，還有無禮之言，臣不敢亂奏。太皇太后道：事已至此，但說不妨。劉岳奏道：伯顏說除非是投降，臣便斗胆同他商量投降的事。他要每年進貢二十五萬兩銀子，二十五萬疋絹。臣亦斗膽代應允了。後來商量到彼此稱呼，臣謂只可稱北朝皇帝爲伯父，皇帝自家稱姪。誰料伯顏不肯，說姓奇握溫的與姓趙的沒甚瓜葛，用不着甚麼伯姪稱呼。既然降了，就要稱臣。太皇太后咽住了，喉嚨說道：但能保全社稷，說不得稱臣，也要從他的了。說罷放聲大哭起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痛蒙塵三宮被辱 辟謠詠二將憐忠

話說太皇太后欲圖旦夕之安，情願奉表稱臣，就叫詞臣擬定了降表草稿，仍着劉岳送去。給伯顏看過，合式不合式。劉岳領旨，覓了表文稿子，到了平江，見過伯顏，將稿呈上。伯顏看過一遍，道：「雖然如此，還要叫你們主子交代各路守將，一律投降。我兵到時，自然秋毫無犯。倘若不然，我仍是殺一個寸草不留，你快回去，叫臨安百姓家家門上都要貼個帖兒，寫着大元順民四個字，你們也該準備犒軍禮物。我隨後便來也。」劉岳諾諾連聲退出，回去奏聞。太皇太后大驚道：「我只道投了降，他便不來，誰知仍是如此，只得依他而行的了。」說罷，又哭起來。對陳宜中道：「卿去備辦一切罷。」哭倒在龍床之上。衆內監攙扶上輦，回入宮去。從此就病倒了。不一日，張世傑勤王兵到，將兵箭在城外，自家匹馬進城，到宮門請旨。黃門官傳了進去，良久出來說道：「奉了內諭，太皇太后慈躬不豫，不能視朝。可到陳丞相那邊去。」世傑只得出來，去尋陳宜中，只

見宜中指揮衆人殺牛宰馬十分忙碌。問起情由。方知道要進降表。惱得張世傑暴跳如雷道。我們在外面拚性命的廝殺。如何這裏就降了。陳宜中道。要救目前。也是沒法。如今文文山也拜了相。你去訪訪他。從長計議罷。世傑聞言。辭了宜中。去訪文天祥。只見天祥座上先有一客。世傑看那客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人。却是鎮守安仁的謝枋得。世傑不及與天祥見禮。先向枋得道。這是疊山先生呀。何得在此。我記起身入衛時。路過安仁。曾得一會。我沿路轉戰而來。路上不免有些耽擱。請問如今江西情形如何了。枋得道。自從將軍行後。元兵便襲了建昌。又攻破了饒州。呂師夔那廝。親帶元兵來取安仁。安仁那邊城低濠淺。將寡兵微。將軍你是知道的呀。因此把守不住。只得退到建甯。那知元兵尾隨而來。又破了建甯。我只得棄了妻子。趕來臨安請罪。方纔到此。尙未到宮門請旨。世傑咬牙切齒道。甚麼罪不罪。左右大家都投了降。就算了。文丞相。你是向來講氣節的人。怎麼看着一班賣國求榮的奸賊。慫恿得朝廷也奉表稱臣。你却一言不發。也不知道阻止阻止。我如果早趕到兩天。得見那同事。我張世傑是情愿一頭撞死了。也不肯看這種沒廉恥的行徑的說罷。他就大叫皇天后土。列祖列宗。那一

掬英雄熱淚不由的如斷線珍珠一般歷歷落落滾將下來。文天祥嘆道：當日太皇太后只圖急顧目前，以爲送了降表，可免兵至臨安，俟兵退後，再圖善策，何期伯顏不肯退兵，必要一到臨安，以示威武。世傑不等說完，便搶住說道：甚麼示威武不示威武，只怕他到得臨安時，也就不肯空過。我不管他，等他來了時，先將伯顏一槍搠死，然後殺退元兵，看你這班文臣羞也不羞。謝枋得道：張將軍且請息怒，我們商量大事要緊，說是要殺伯顏呢，也未爲不可。不過他的大兵已經深入重地了，僅僅殺他一個伯顏，他還有多少勇將呢？萬一殺他不成，他反殺起來，這不是投鼠忘了忌器麼？文天祥道：事已至此，將軍再加些怒氣，也是無用。如今且待敷衍過了伯顏，我們再圖後舉。不是我文某今日忽然淪亡了氣節，須知生米已成熟飯，仗着這匹夫之勇，是不能成事的。世傑嘆了一口氣，方纔說道：適間無禮，望丞相恕罪。天祥道：這纔足以表見將軍忠勇，何罪之有。直到此時，三人方纔分賓坐下。天祥問起一路情形，世傑道：本來由鄂州到江州時，是分水陸兩路，自從呂師夔反了，水師退入鄱陽湖，及來時沿江水路，多是賊兵，故將水師也調上陸路，一起前來。又說起宗仁宗義之事，天祥嘆道：忠義之士每每屈於下僚。

倒是一班高爵厚祿的。反的。反了。逃的。逃了。降的。降了。反叫胡人說我們中國人沒志氣。真是可恨可嘆。不知宗氏弟兄二人。此次有隨來麼。我很想一見。此等義士是不可多得的。世傑道。現在城外。就可叫來。隨叫自己從人去叫。不一會。兄弟兩個都來了。世傑叫他上前見過。天祥着實誇獎了一番。又問了好些話。宗仁却對答如流。原來他兄弟三人。稟賦不同。性質各別。宗義只是一勇之夫。爲人爽直。宗仁雖也是個武弁。他却恂恂有儒者之風。也會在經史上很用過些功。天祥見他如此。愈發歡喜。宗仁也是欽仰天祥不置。遂回身便對世傑說。要求世傑做介紹。拜天祥爲師。世傑笑道。你們當面說得好好的。正好往下說去。何必要我做甚媒人。只是你既拜文丞相爲師。要好好的學他的氣節。不要像世上的畜生。瘟官。鑽了門路。拜了闊老師。便要求。八行書。往外面謀差。謀缺。刮地皮去罷了。謝枋得笑道。宗義士斷不如此。將軍適纔何等盛怒。如何這會忽然打趣起來。世傑道。不是我打趣。我實在恨這班畜生。時時都想痛罵痛打他一番。我罵他畜生。還嫌輕。不知要罵他是個甚麼纔好呢。我也知道宗仁不是這種人。因偶然聽見拜老師的話。我觸動起來。順口罵他兩句。就是你們文人說的。甚麼借題發揮的意。

思呢。說的天祥也笑了。宗仁見天祥沒有推託。知是允了。便端端正正的拜了四拜。說道。匆促間未曾帶得贄見。求師相見諒。世傑道。只要二百兩銀子的米票就夠了。此是現代京師風氣天祥笑道。張將軍如何只管取笑。因問宗仁表字。宗仁道。愚兄弟一向處在下僚。沒有表字。天祥道。罷罷。老師呢。我也不敢當。不過我甚愛你們這一點忠義之氣。早晚同你討論討論也好。我今先送你們各人一個表字罷。你居長。可叫伯成。合你的仁字。你令弟居次。可叫仲取。合他的義字。宗仁宗義都上前謝過。宗仁便要辭了世傑。跟隨天祥。世傑自己應允。忽報說伯顏兵已到。離城十里。筭住。太皇太后扶病臨朝。召百官議事。天祥急急入朝。張世傑謝枋得仍到宮門候旨。太皇太后一併召了進來。便要商量如何送表去。天祥奏道。奉表稱臣。究竟過於辱國。臣當冒死到元營力爭此事。或能爭回萬一。亦未可知。太皇太后道。先已應允了。並且稿子都送他看過。只怕爭也無益。樞密使吳堅出班奏道。文天祥之言是也。且盡人事做去。成否再聽天命便了。太皇太后即准奏。就叫文吳二人做祈請使。到元營面議。天祥吳堅辭了朝。各帶着兩員門客。上馬同去。天祥帶的是宗仁。還有一個杜澂。這杜澂表字景文。也是天祥的門生。當下一行人來。

到元營。入見伯顏。伯顏道：「你等送降表來麼？」天祥道：「非也。特來與將軍商議兩國大事。如今宋室雖說衰微。南方半壁。尚自無恙。未嘗不能立國。叵耐我朝羣小弄政。引進的多是貪生怕死之徒。一旦聽得將軍兵到。遂建議要降。試問一國之君。那有降的道理。所以我朝忠義之士。一聞此言。莫不怒眦破裂。今我太皇太后。特命某二人來與將軍約。請將投降兩字。暫擱一邊。再講修和。若北朝以宋爲興國。請將軍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廣閩。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將軍思之。」伯顏道：「前日劉岳來送到草稿。我已經申奏朝廷去了。如何可以挽回。況且你們已經有言在先。又何得反悔。難怪得我在北邊時。就聽得說南人一無氣節。二無信行的了。」天祥怒道：「將軍說那裏話來。這是關繫我國存亡的大事。自當從長計議。何能說是反悔。何能說是無信。至於無氣節的話。在將軍不過指叛中國降北朝之人而言。不知叛中降北之人。都是中國最不肖之輩。狗彘不若之流罷了。斷不能作爲衆人比例的呢。譬如北朝雖有人類。却不能沒有畜生。今將軍欲舉中國之畜生。概盡中國之人類。如何使得呢。」伯顏道：「然則你們南朝如何用這班人守土。」

呢。天祥道：朝廷失於覺察，誤用匪人秉政，所以汲引之人，都是此狗彘之輩，莫非命運使然罷了。其時呂文煥、黃順、呂師夔一班人都在旁邊聽了天祥此言，一個個都羞的無地可容。當下伯顏便送吳堅先回去覆命，却留下天祥、天祥道將軍既不允所請，也要放我回去，如何留下我來。伯顏道：丞相爲宋朝大臣，來此議事，責任非輕，故留在此，早晚好商量大事，不必多疑。說罷，便叫左右引到別帳去安置。當下吳堅回到城內，奏知此事。太皇太后沒法，只得命詞臣寫了降表，送到元營。伯顏見了，就差了幾員文武官兒，帶了一千元兵，入臨安城去。一時臨安城中百姓都寫了大元順民的帖子，貼在門上，以爲如此順從，這奉天承運大元皇帝的天兵，可以不致騷擾了。誰知仍是強賒硬搶，擄掠姦淫，無所不至。可憐這班百姓，受了荼毒，還沒有地方去控告，只得忍氣吞聲而受。那幾個文武官兒奉命進城，先封了府庫，又將各稱圖書冊籍，取個一空。縱容兵丁分佔各處宮殿，可憐宋室大臣，那個敢爭論一句。張世傑屢次三番要殺起來，又因伯顏大兵近在咫尺，恐怕驚了三宮，只得耐着性子。忽然一日有人報說元兵抬了太皇太后及太后、皇帝去了，世傑又驚又怒，便要去搶奪回來，忽又想起事情不可鹵莽，且去

尋壘山商量。想能便去尋謝枋得。枋得道：三宮昨日已經出城。此時想已在元營了。如何去搶得來。將軍不來商量。我也正要訪將軍去。此時大事盡去。幸得益信兩王在外。將軍急宜引兵他去。以圖後舉。即下官也要就此他去。再作後圖的了。世傑聞言。辭了枋得。率領陳瓚宗義及所部兵士。浮海去了。原來伯顏留文天祥在營中。見他舉止不凡。有時與他談論。他却絕無屈節的意思。因想留下此人。以佐宋帝。終恐久後要報仇。不如趁此時一不做二不休。給他一個絕望。故傳令進城的官兒。將太皇太后及全太后、德祐帝、虜了出來。一面差人追益信二王。可憐太皇太后此時病在宮中。元兵不由分說。便要扶他出去。爭奈他是個病人。扶他不起。於是連所睡的龍床。一並抬起來。十來個人擁着就走。全太后方抱着德祐帝。被他們也簇擁着上。了一頂小轎。抬着向元營而來。到得元營時。伯顏叫帶入後營安置。全太后沒法。只得到後面來。入到後面。只見地上攤着一條蘆蓆。太皇太后躺在上面。四面一看。空洞洞的連桌椅也沒有一張。只有橫七豎八的地上攤着些蘆蓆。全太后不禁放聲大哭。走近太皇太后前問候了一番。席地坐下。婆媳相對流淚。並沒一言。看看天色已晚。只見一個韃兵。拿了一隻烤熟的整

牛蹄放在面前。又放下兩把小刀子。全太后看時。那牛蹄的皮也不會剝下。上面燒的焦一塊。黃一塊。肉中還有許多未曾刮淨的毛。一股腥膻之氣。向鼻孔內亂攢。惡心還來不及。如何吃得下去。爭奈德祐帝半天沒有吃的。餓得他呱呱亂啼。全太后只得取刀來切下一片。取來一聞。又是腥。又是臭。說道。官家不吃也罷。德祐帝如何肯依。搶在手中。向嘴裏亂塞。剛剛吃下去一塊。忽然一個惡心。哇的一聲。盡情吐了出來。急得全太后要哭。忽聽得帳外一人叫道。不要哭了。你家甚麼文丞相武丞相要來見你呢。一面叫着。一面進來。此時太皇太后昏昏沈沈的睡在地下。全沒聽見。全太后聽得是自家人來見。猶如孩童得了親爹娘一般。好不歡喜。忙叫快宣進來。快宣進來。那人道。好不害臊。做了囚囊。還要擺皇帝家的架子。宣呀。召呀呢。說着出去了。不一會只見文天祥進帳來。俯伏在地。奏道。使三宮受驚。臣等之罪。萬死莫贖。全太后放聲大哭。德祐帝見太后哭了。雖不知是甚事也。哇哇的哭起來。哭的昏沈睡去的。太皇太后也醒了。微微開眼。見文天祥俯伏在地。最有兩個不認得的。跪在天祥身後。太皇太后喘吁吁的道。丞相起來罷。到這個地方了。還說到此處。便喘的說不下去了。聲音太微。天祥還沒聽得。全

太后聽了，因勉強止住哭，一抽一咽的說道：丞相請起來罷。老太后給丞相說話呢。天祥奏道：不知太皇太后慈躬如何了。太后道：今日受這一驚，益發沈重了。天祥道：總是臣等死罪，說着在後頭那兩人手中，取了一盂白飯，一甌薄粥，兩碟小菜，進上來。可憐桌子也沒有一張，只得擺在蘆蓆上。那地又不平，幾乎把一甌粥打翻了。德祐帝便忙着要吃。全太后道：難得丞相忠心，但不知從那裏覓來的。那二位又是什麼人。天祥道：臣雖被伯顏軟禁在此，然而供應飲食，還不會缺。今日聽得二宮聖駕到此，便急急要來請見。怎奈這裏監守極嚴，不得進來。適纔送飯來的人對臣說道：文丞相，你好造化，有的好吃好喝。你們太后皇帝，只吃得一隻炙牛蹄，還是臭的呢。臣聽了此言，不敢自用，解下腰間金帶，賄了監守的人，特地送進來御用。那兩個一名杜濟，一名宗仁，是臣的門生，並未授職。全太后道：難得卿等一片忠誠，但願天佑宋室，將來恢復江山，必當裂土分茅，以報今日。又撫着德祐帝道：官家你要牢牢記着呀。我們今日纔是素衣將敝豆粥難求的境地呢。話猶未了，只見那監守的人，惡狠狠的拉着天祥就走。說道：再遲叫元帥知道，我們擔當不起呀。天祥尚欲有言，全太后道：丞相方便罷。莫要激惱了他。下次

不得進來。我姑媳母子三人。此時全靠的是丞相呀。天祥只得辭了出來。這裏全太后起身。端了一甌薄粥。喂太皇太后去吃。只吃了幾口。便噙咳了。搖頭說不吃。全太后自家也是苦的。吃不下咽。只有德祐帝爬在地下。一把一把的不分是飯是菜。抓着了便往嘴裏送。全太后見了這等情形。又是氣惱。又是苦楚。思前想後。又不覺落下淚來。看看天色已夜。一片胡笳之聲。四起。帳內黑黑的。並沒有一個燈火。德祐帝又哭個不了。忽然看見兩行火把。大放光明。一班韃兵。擁着一個將官。手中挽着十多個人頭。走進帳來。對着全太后一擲。骨碌碌血淋淋的滾滿一地。嚇得全太后不知是何事故。仰面一交跌下。德祐帝慌得沒處躲藏。那將官發話道。這是賣放文天祥見你的人。我家元帥查着了。砍了頭來。叫你們看看。此處你容身不得。元帥叫連夜解你們上燕京去。走罷。說着不由分說。把全太后及德祐帝推入一頂小轎內。又用一塊破板。安放了太皇太后。抬起來就走。這一去不知如何下落。且待下文交代。再說伯顏叫人押解了宋室三宮去後。思量留下文天祥在營不妙。恐他又生出別事。又叫人將他師生三人。送到鎮江。暫行安置。三人到得鎮江時。也同在元營一樣。有人監守着。寸步難行。住了好些時候。要

想一個脫身之計。總沒機會。恰好一天是伯顏生日。元主特地差官賚了禮物來賜壽。伯顏時尙在臨安營中。大排筵席。與衆將官宴飲。傳令各處營盤。是日各兵丁一律賞給酒肉。監守天祥之人。也得了一分酒肉。到了晚上。吃得爛醉如泥。宗仁出外看見這個光景。便悄悄地牽過三匹馬來。與天祥杜濟一同跨上。悄悄的出了營門。不辨東西南北。加上一鞭。任那馬信脚跑去。不到一時。走到江邊。天祥指着對江道。聽說真州未失。我們能渡到那邊便好。宗仁便下馬沿江邊去尋覓渡船。恰好一隻漁舟。泊在那里。宗仁便呼渡。惜船太小。只能渡人。不能渡馬。於是三人棄了馬匹。跳上船去。渡過江來。恰好在江邊遇見一隊宋兵巡哨。那領兵官便是真州權守李庭芝部下先鋒苗再成。當下再成見了天祥大喜道。丞相得脫虎口。宋室江山尙有可爲。不知今欲何往。天祥道。我想先去見李庭芝商量。再成道。不可。先數日真州城中起了一個謠言。說伯顏打發一個丞相到真州來說降。丞相若去見他。他必疑心及此。今不如先在驛館歇下。待某先去稟知。看是如何情形再處。天祥依言。在驛館歇下。苗再成自去了。不到半日。即回到驛館。對天祥道。如何。某知李權守必疑到丞相也。某入城告知此事。他果然疑心丞相是

說降的叫某來取丞相首級。某想自軍興以來，守土之人，叛的叛了，降的降了，那個及得丞相的氣節。今某贈馬三匹，請丞相投向揚州去罷。天祥大驚道：如此我不得不行，但不知將軍如何覆命，再成道。某只說丞相聞風先行追趕不及罷了。天祥遂謝過再成。同杜宗二人上馬而去，行不到廿里，忽聽得後面鑾鈴響處，有人大叫文丞相慢行。天祥勒馬回頭看時，只見爲首一員武將，率領二十餘騎追來，見了天祥，滾鞍下馬，聲喏道：某乃李權守部下副將，二路分是也。天祥道：這又是李權守叫趕我的。二路分道：正是。天祥嘆道：李權守終久疑我，我便回去與他分割明白罷。二路分道：使不得。權守此時正當盛怒，回去必遭毒手。今某奉權守之命來追丞相。某想丞相節氣凜然，人人都欽仰的。至於權守的疑丞相，也是一股忠義之氣，不過未曾細細尋思，誤聽謠言罷了。久後終當明白的。某恐丞相路上缺乏資斧，備得金珠在此，不敢說贈贖。乞丞相笑納。天祥道：得蒙仗義釋放，已是銘感不忘，厚貺斷不敢受。二路分再三相讓，見天祥只不肯受，便將金珠委在地下。上馬對天祥說一聲丞相前途保重，回馬不顧而去。天祥不勝太息，只得同杜宗二人將金珠分纏腰際，上馬向揚州而去。到得城下時，已是四鼓，不便

叫門。且下馬歇息。欲待天明進城。此時四面寂寂無聲。忽聽得一人在城上道。奉太守命。今日眞州李權守文書到此。有能殺文丞相者。將首級去見。賞千金。你們天明留心盤查出入。天祥等三人聽得。驚得手足無措。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走窮途文天祥落難

航洋海張世傑迎君

却說當下文天祥聽了城上的話。不覺大驚。思量此時無地可投。算來算去。只有由通州出海一路。可以投奔。然而這一路却是敵兵甚多。路上恐有不測。此處又非久居之地。只得同杜宗二人。跨上了馬。向通州一路而去。走不多時。天色已亮。只見道旁一座古廟。三人下馬。入內計議。只見裏面先坐着一人。麻衣麻履。戴一頂草冠。繫一條草帶。手中拿着一根四尺來長的竹竿。挑着一塊三尺來長的白布。上寫着「漢族遺民星卜」六個字。天祥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謝枋得。不覺又驚又喜。道。難得疊山在此相遇。請問何以到此。枋得道。自從丞相去後。不

久元兵就到臨安城內。可憐那一番淫掠。真是慘無人理。後來又聽得三宮北狩。那時張世傑來同我商量。後來聞得他航海而去。大約取道溫州。再圖恢復去了。不到幾日。元兵便去。可憐臨去那一番殺戮。真是天愁地慘。日月無光。那時我想雜在城中。徒死無益。因此改了冠服。變了姓名。混出城來。一路以賣卜爲生。喜得無人盤詰。故一路到此。不知丞相何來。天祥也將別後之事告知。又勸枋得同去找尋二王。希圖興復宋室。枋得嘆道。天下事已經至此。一定無可挽回。我縱去也無益。還望丞相努力。文天祥詫道。何以壘山先生也出此言。豈不聞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麼。枋得道。我豈不知此理。但我看得目下決難挽回。丞相可去盡力而爲。我雖是芒鞋草履。須知並不是忘了中國。不過望丞相努力在朝。待我努力在野。丞相圖的是眼前。我圖的是日後。天祥道。日後如何可圖呢。枋得道。丞相此言。莫非疑我迂闊麼。你看元兵勢力雖大。倘使我中國守土之臣。都有三分氣節。大衆竭力禦敵。我看元兵未必便能到此。都是這一班人忘廉喪恥。所以纔肯賣國求榮。元兵乘勢而來。纔至如此。丞相。你想置身通顯之人。尙且如此。何況那無知小民。自然到處都高揭順民之旗。簞食壺漿以迎胡師的了。古人有言。哀

莫大於心死。我們中國人人心一齊都死完了。如何不哀。我此去打算以賣卜爲生。到處去游說那些縉紳大族。陳說祖國不可忘。胡元非我種族。非但不能推戴他爲君。並且不能引他入中國與我混雜的。如丞相此去。可期恢復。固屬萬幸。萬一不然。我浮沈草野。持此論說。到處開導。未嘗不可收百十年後之功。天祥聽罷拱手道。先生真是深心之人。敢不佩服。又顧杜宗二人道。我是受朝廷厚恩之人。不得不以死報。你二人既未受職。何不跟謝先生去。也可助謝先生一臂之力。這也是各盡其職。與委棄責任的不同。杜濟道。話雖如此。只是師相此時無人作伴。好在謝先生這番話。弟子們都已聽見。從此只要留在心上。便是宗仁道。弟子跟隨師相。沒有幾時。何忍相離。弟子但願跟隨師相。以行師相之志。謝先生之志。少不得也要隨時留心。如今謝先生賚此志。要行於草野。弟子們即秉謝先生之志。行之於陣上行間。豈不是好。又何必遠離師相呢。謝枋得道。伯成兄之言甚是。我們只要立定了主意。到處都是可行的。並且幾個人湊在一處。到一處不過是一處。縱使遊說動了。也不過是一處。何如大家分道而行。每人到一處。每人說動了一處。就有幾處呢。天祥道。我從鎮江亡命到此。不知向何處去爲佳。尙望高

明指示杜澆道。正是聞得謝先生深通易理。何不指示趨向。枋得道。景文兄何以也。出此言。豈不知大易的道理。處常不過論的是修齊治平之道。處變不過論的是天人之理。何嘗有甚吉凶。世俗的人動不動以爲易經是卜筮之書。豈非誣衊了易經麼。至於我變易冠服。以賣卜爲生。這不過是要掩着韃子的耳目。暗中行我的素志罷了。難道我也像那江湖上的人。搖了搖課筒。說甚麼單單拆拆單單。去妄言吉凶麼。天祥道。話雖如此。但我們匆促之間。走到此地。實是無處可奔。究不知從那裏去好。壘山先生倘有高見。還乞示知。枋得道。此去通州。是沿海的地方。最好走動。那邊有可作爲最好。萬一不妥。那里貼近海邊。也可浮海而去。大約益王信王。必是取道温州。海路可以通得的。此是一條正路。若說江南一路。此時已沒有一片乾淨土。倘非兵力厚集。是斷斷乎去不得的。天祥道。然則先生此時到那裏去。枋得道。君后蒙塵。妻子散失。我此時是一無牽掛。四海爲家。可以說得行無定蹤的了。說罷立起來。持了那布招牌。長揖而別。大有閒雲野鶴之致。天祥太息一番。與杜宗二人。上馬向通州而去。這日到得高郵。已是黃昏時分。三人揀了一家客店住下。一路上風塵僕僕。到了此時。不免早些歇息。三人用過晚

膳就上床安歇。睡到三更時分，忽聽得門外人喊馬嘶，正在疑惑間，又不知是甚麼人將房門打得一陣亂響，叫道：快起來！快起來！元兵到了！宗仁急起來開門看時，原來是店主人，氣喘吁吁的道：元兵來了，你們快走罷。遲了他殺來與我無干。宗仁方欲問時，那店主人已是一溜烟的去了。此時天祥、杜濟也都起來了。三人一同出外探望，忽見一隊元兵一擁而入，三人急急閃在一旁，在黑暗的去處悄悄的張望。只見一個頭目居中坐下，便叫韃兵去搜尋各房。不多一會，捉到了五七個人上來。內中還有兩個婦女，那頭目叫搜身，却搜不出甚麼來。頭目叫拉去砍了，只留下兩個婦女聽用。三人看到此處，不敢久留，閃閃躲躲的要想混出去。誰知門外又來了一羣韃兵，只得回身摸到後院去。尋了尋，並沒個後門。尋到馬房內，喜得三匹馬還在。只是無路可出。抬頭看時，忽見馬房旁邊一堵矮牆，已經缺了一角。那牆下堆着一堆斷磚零瓦。知道必是先有寓客在此逃走。三人只得也踰垣出去。那三匹馬無從牽得出來，只好棄了。於是三人徒步而行，暗中摸索，喜得這條路甚是僻靜，看看走至天明，並未遇見一個韃兵。天祥道：天色要亮了，我們如此裝束，倘遇了韃子，斷難倖免。不如趁此時棄去長衣，改做鄉人模

樣還可以遮飾遮飾。二人聞言道。正該如此。當下三人把外面長衣脫了。只穿短衣。又取些污泥。略略塗污了面目。仍向前行。轉過彎來。却是一條大路。此時微微的下了一陣小雨。一天陰雲。將太陽蓋住。辨不出東西南北。只得順着大路走去。正走之間。忽遠遠的聽得前面一片胡笳之聲。知道元兵又要來了。急得無地可藏。四面一看。只見道旁有一間燒不盡的房屋。七斜八倒的好不危險。三人冒險入內。蜷縮做一堆。伏了良久。聽得外面一陣馬蹄亂響。一個韃兵舉起了手中槍。把那破房屋攔了一下。只聽得潑刺一聲。又倒下半堵牆。一塊殘磚。恰好打到天祥腿上。杜濟頭面上幾乎也着了兩塊。幸得雙手抱着頭。只打在手腕上。忍着痛不敢聲張。等了半晌。外面寂寂無聲。方纔出來探望。見元兵去遠了。方敢出來。此時不敢再走大路。向斜刺裏一條小路而去。天祥腿上十分疼痛。杜濟宗仁二人扶着。勉強而行。走到向午時分。腹中飢餓難堪。更難行動。身邊又沒帶得乾糧。只得坐在路旁小歇。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忽見來了一羣人。大約可有五七輩。也像是逃難的光景。宗仁迎上一步。拱手道。列位可也是避兵到此的麼。內中一個後生道。正是。韃子的行蹤沒有一定的。你們坐在此處不走。萬一來了。如何是

好。宗仁道：「正是在下昨夜倉皇出走，未曾帶得乾糧，此處又無飯店，我師徒三人餓的行走不動，是在此小歇，不知列位可曾帶有乾糧，乞賣些與我們充饑，不論價值，那後生道：「兵荒馬亂的時候，吃的是最要緊，誰要你的錢財來，乾糧是有的，却不肯賣，內中有一老者對那後生道：「哥兒，不是這等說，我們同在難中，都是同病相憐的，我們既有在此，就該給些與他纔是，那後生聽了老者之言，便在囊中探出了六七个燒餅，送給宗仁，宗仁便問要多少錢，那後生道：「我說過不要錢，是送給你的。」宗仁便請問姓名，那老者笑道：「我們同是國破家亡的人，逃避出來，不過得一日過一日，得一時過一時，想來大家總不免要作刀頭之鬼，你受了幾枚燒餅，還要請問姓名，難道還想有甚安樂的日子，供我們的長生祿位麼？還是希圖日後相逢，再行酬謝呢？」我這個不過是行個小小方便，奉勸你也不必囉唆了，快吃了走路罷，提防韃子到了，連一日也活不成呢。」說着一行人自去了。這裏宗仁捧着燒餅來獻與天祥，大家分吃了，略略好些，又歇了一會，方勉強起行，走不到十里路，只見迎面一行人飛也似的跑來，口中亂嚷不好了，不好了，韃子來了，快走罷。天祥等讓過這班人，商量暫避。天祥道：「你二人走得動，快去罷，我

是要死在此地的了。宗仁道：師相一人之身，所繫甚重，何出此言？說罷不由分說，把天祥背在身上，向來路跑去。終是背着一人，走不大快，又不知後面韃兵多少。正在心忙意亂之時，杜濟大叫道：伯成兄，不要走了，有了避處了。宗仁立定腳時，杜濟指着路旁一叢蘆葦道：我們何不暫躲在那個所在？料來韃子總想不到那裏面有人。宗仁看時，那一叢蘆葦果然生得十分週密，儘可藏得着人，便放下天祥，走下去撥出一條路，方纔來扶了天祥下去。杜濟也跟了下來。天祥道：我在此暫避，你二人可去了。等韃兵過後，再來此尋我未遲。宗仁道：這個如何使得？我是要在此保護師相的，不過景文兄不可在此，你須出去將我撥出的一條路，仍舊撥好，方可掩人耳目。不然一望而知，這里有人了。撥好之後，可在就近再尋個躲避之處。等韃子過了，再到此處相會罷。杜濟聽說得有理，便走了出來，收拾停妥，心中暗想與其去躲避，不如我在路上等他。他到時我方逃走，引他追過了此地，我縱被韃兵殺死，却救了師相及伯成了。打定了主意，就在路旁坐下，等了良久，方見一行韃兵，騎着馬，脚尾而來。只因這一條是小路，兩旁多是荆棘蘆葦，所以不能散開走，只得脚尾而行。杜濟望見了，發脚就跑。那爲首的韃兵，便加上

一鞭趕來。馬行的快。早被趕上。韃兵再加上一鞭。趕在杜濬前面。方纔下馬攔住。要捉杜濬道。不要捉。我有些寶物。送與你買命如何。這韃兵不懂得漢話。只伸手來拿住杜濬。等後騎到了。內中有幾個原是漢人投降過去的。與杜濬傳了話。那韃兵點頭應允。杜濬便將纏在腰上的金珠。一齊取出。又撩起衣服叫他看過。並沒有了。只見那韃兵又吱吱咕咕說了幾句話。那降元的漢奸。便代他傳話道。這是我們的隊長。我們這一隊兵是昨夜到高郵時失路的。如今隊長見你這個人老實。不殺你。叫你引導我們到高郵去。杜濬故作失笑道。你們已經到了高郵。還問高郵呢。只這條小路一直去。不到五里遠近。便是高郵大路了。還用得着引導麼。韃兵聞言。撇了杜濬。自上馬去了。杜濬回身尋着天祥宗仁。告知此事。於是二人輪着背負天祥而走。走到酉牌時分。忽然傾盆大雨起來。苦得無處可避。只得冒雨前行。行了半里多路。見路旁一個墳堂。宗仁道。好了好了。我們避雨的所在了。背着天祥。走到墳堂之內。只見裏面先有兩個人在那里避雨。旁邊放着兩擔柴。像是個樵夫模樣。三個進內也席地而坐。慢慢的與那樵夫說起話來。將真姓名都隱了。只說是從高郵避兵而來。要到通州去。今夜沒有投宿的地方。不

知此地可有客店。樵夫道：此地沒有客店。過往的人都是在廟宇裏投宿。但廟宇都在鎮上。遠着呢。天又下雨。恐怕趕不上了。宗仁道：不知二位尊居何處。可能借住一夜麼。樵夫道：我們家不遠。等雨小了。可以同去。不過簡慢些。天祥道：只是打擾不當。說話間雨也住了。於是一同起行。宗仁依舊背上天祥。此時天色黑了。黑越越的走了一里多路。方纔得到樵夫敲開門。讓三人入內。一面燒起火來。讓三人脫下濕衣去烘。一面盛出飯來。三人吃畢。宗仁在腰間摸出一塊零碎銀子。酬謝了樵夫。又問起此去通州還有多少路。此地可有轎子。樵夫道：這裏去通州。只有五十里路。轎子是沒有的。你們想坐轎子麼。宗仁道：我二人並不要坐。只是這位先生傷了腿。走不動了。樵夫道：那麼是爲走不動要坐的。不是爲的是要裝體面。這就好商量了。宗仁道：本來不是要裝體面。只要一頂小轎就好。不然就是山轎也使得。樵夫道：都沒有。我家有一隻大籬筐。儘可坐得下一個人。明日請這位先生坐上去。我兄弟二人抬起來。不到一日。就可趕到通州了。說得三人都笑起來。然而想想除此之外。更無別法。只得依他而行。一夜無話。次日早起。晨餐已畢。樵夫取過一隻大籬筐。拴上了繩索。請天祥坐上去。樵夫兄弟二人抬着先

走杜宗在後跟隨。果然申牌時分，便到了通州。天祥索性叫挑到海邊，始取些碎銀子謝了樵夫。尋了一號海船，向温州而去。且說當日派益王鎮廣州，信王鎮福州。那時江西道路梗塞，故益王也同了信王一起，從陸路取道温州而去。走到半路時，忽報說元兵已破了臨安，遣鐵騎追來。楊淑妃大驚，急請駙馬都尉楊鎮帶兵數千斷後。自家同了兩位小王，輕車輕騎先行，到得温州，十分狼狽。不到幾日，又報道楊鎮兵敗，被元兵虜去了。楊淑妃十分驚慌，忽報直學士院陸秀夫帶兵二萬來護駕。楊淑妃方纔少定，只得垂了簾子，隔簾與陸秀夫答話。秀夫道：此時臨安已失，論理兩位王子早當就藩，但以時勢而論，不宜即去。且在此處筭住，待過了幾天。臨安百官總有到此的，大家會齊了從長商議，再定行止。爲是淑妃道：便是奴也是這個主意。故此在這裏守候多天。先生一路辛苦，且請退出歇息罷。秀夫辭了出來，不數日陳宜中也到了。臨安百官陸續到的倒也不少。大家會着議事，陳宜中道：今三宮北狩，國不可一日無君。益王係度宗長子，宜即皇帝位，以鎮人心。衆人都道是。於是大家同去稟知楊淑妃。淑妃道：沒有太皇太后的懿旨，如何使得。先生等可從長計議罷。陳宜中等又議了多時，議定了奉益王爲

天下兵馬都元帥。信王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同行監國。楊淑妃只得依了。羣臣遂進了監國之寶。又過了多天。張世傑到了。請駕由海道到福州。此時温州風聲甚緊。百官多主張此說。於是楊淑妃帶了二王百官一同登舟。向福州進發。方纔出海。恰好又遇了文天祥的船。當下天祥過船相見。各各下淚。喜得一帆順風。不數日已到了福州。一行人捨舟登陸。都在大都督府駐定。天祥宜中秀夫世傑等又聯銜請益王即位。楊淑妃仍以未奉懿旨爲辭。文天祥道。以淑妃及益王之位分而論。自當以太皇太后爲重。以宗社而論。則太皇太后爲輕。今請益王即位。係爲宗社計。雖太皇太后亦不能以無詔見責。羣臣同聲道。文丞相之言是也。楊淑妃拗不過道。任憑諸位先生意便是。於是羣臣擇定五月朔日。奉益王即位於福州。改福州爲福安府。就將大都督府正廳改爲垂拱殿。便廳改爲延和殿。即位之日。遙上德祐帝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改元景炎。進封信王爲廣王。封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張世傑爲樞密副使。越國公其餘百官俱加一級。獨是陸秀夫因與陳宜中不合。未曾升遷。仍供舊職。羣臣又擬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嚇得楊淑妃在簾內顫聲說道。衆先

生千萬不可。不知楊淑妃爲何大驚。還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辭尊號楊太妃知禮 議攘夷衆志士定盟

話說楊淑妃在簾內聽得衆大臣要尊自己爲皇太后。嚇得手足無措。顫聲道。衆先生。千萬不可如此。一衆大臣。轉覺得愕然。淑妃道。皇帝雖係奴所出。但奴不過是先皇帝的一個遺妃。如何敢當這太后兩字。陳宜中道。士庶人家。尙且母以子貴。何況皇室。這件事淑妃倒不必推辭。淑妃道。士庶人家。雖說母以子貴。但他那等貴。是由朝廷給與封典。至於他在家庭之中。未必因受過封典。就可以忘了妻妾的名分。如今全皇太后。蒙塵在外。奴忽然受了這太后兩字的尊號。縱使全皇太后寬宏大量。豈不落了天下後世的批評。這是萬萬不能行的。陳宜中又道。遼金兩朝。似乎已有此成例。倒可不必拘執。淑妃道。陳先生這話。越發說得遠了。那遼金是夷狄之人。我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歷聖以來。又有周公孔子制定禮法。真可算得是第一等文

明之國豈可由我而起麼。了先聖禮法。學那些夷狄之人。弄出那甚麼東呀西呀的。說來也是笑話。把太后兩個字。鬧成了甚麼東西。豈不可笑麼。一席話說得陳宜中閉口無言。羞慚滿面。陸秀夫道。這事須得請了太皇太后的懿旨。方是名正言順。淑妃道。就是太皇太后有了懿旨。奴也是要抵死力辭的。奴本來不喜歡那身外榮名。更不敢僭分越禮。況且此時偏安一隅。外侮方急。難道奴還像那沒心肝的。終日想着那甚麼上徽號咧。做萬壽咧。勒令百官報効銀兩。鑄成了扛不動的大元寶。叫敵兵來取了去。作爲話柄麼。只要衆先生戮力同心的。輔佐着皇帝。把中國江山恢復過來。把宋室宗社中興起來。縱不能殺盡那蒙古韃子。也得把他趕到萬里長城以外去。那時奴的榮耀。比着太后兩個字的尊號。高得萬倍呢。衆官聽到此處。無言可對。又復大衆商量。以爲皇帝之母。似乎不能仍稱爲妃。倘他日皇帝長成。大婚之後。立了妃嬪。豈不要稱混了麼。商量了許久。變通一個辦法。擬定尊楊淑妃爲楊太妃。商定了。又去奏聞。把這個意思表明。淑妃只得允了。於是尊了淑妃爲楊太妃。懷抱着景炎帝垂簾聽政。可憐楊太妃自從離了臨安。一直到了此時。方纔得了喘息的工夫。這里方纔商量佈置守禦。一面興兵。

恢復。忽探子報到元兵分兩路由海路南下一路取汀州。一路取廣州。汀州一路是阿里海涯。做元帥。廣州一路是張宏範做元帥。每路有精兵三十萬。殺奔前來。陳宜中等聞報。急急會齊了。同去奏知楊太妃商量。張世傑便告了奮勇情願領兵由海路去援汀州。文天祥奏道。張世傑既領水師去援汀州。臣願帶領陸兵去克復江西一路。北兵聞江西被攻。海上又有張世傑一枝兵。則往攻廣州一路的兵。必定驚惶。那時乘勢再出一路兵。作爲聲援。可期北兵不戰自退。楊太妃依言。就令文張二人刻日領兵前去。文張二人當下辭朝出來。分頭去點定人馬。一面出榜招攬天下英雄。忽報楊太妃有旨宣召。文張二人連忙入朝。楊太妃道。文先生張將軍這番出兵。但願一舉恢復中原。挽回危局。奴想自先皇帝以來。只有元兵來入寇。我方設法禦敵。從未會起兵去攻伐他。這回文先生去克復江西。可算是頭一次。不可不慎重其事。奴想定了主意。學古人那登壇拜將的禮。已委陸先生派人到城外去築兩個將壇。准定後天行禮。只是皇帝年紀幼小。奴又是女流。只好請陳先生恭代行禮的了。二位切不可推辭。文天祥奏道。現在干戈撩亂。似乎可以不必行此等儀文。况臣才識淺陋。屢次兵敗。那敢當此隆禮。楊太妃

道。先生說那里話來。這拜將出兵。本來爲的是干戈撩亂。要去掃蕩妖氛。纔有這個禮呀。難道天下太平的時節。倒有這等事麼。張世傑道。漢高祖登壇拜將的事。只爲韓信年輕。恐怕不能服衆。所以頑出這個把戲來。有甚禮不禮。臣等都是身經百戰的。何必這個。楊太妃道。這是要表明皇帝慎重這事起見。兩位都不可推辭。奴還有一個商量。如今上了孝恭懿聖皇帝的尊號。還沒有進上冊寶。奴想要差一個精細人。賚了冊寶送到北邊。一則是進冊寶。二則是請三宮聖安。順便探探情形。先生想想有甚可靠的人。文天祥道。進冊寶自是禮數。但送到北邊去。恐怕不方便。倒是差人到北邊去。請三宮聖安。打探消息是真。這冊寶一節。依臣愚見。不如先在此望空上了。等他日掃平了胡元。三宮回鑾時再上罷。楊太妃道。先生說得是。但差遣何人去好呢。天祥想了想。奏道。臣有一門生。姓宗名仁。此人極精細。可以去得。楊太妃道。他現居何職。天祥道。在臣幕下。尙未受職。太妃即命內臣傳旨。封宗仁爲代覲使。即刻宣召入朝。不一會宗仁來到。山呼已畢。太妃道。文先生保卿可往北邊。代請三宮聖安。屈卿充個代覲使。不知何日可以起行。宗仁奏道。太妃慈德謙和。臣不敢當。至於代覲一節。無論何時即可起行。况臣

也慈主心切，亦望早日覲見三宮，探個着實消息回來。一則上慰慈懷，二則也稍盡臣道。太妃喜道：「既如此，卿可擇日起行，愈速愈好。」當下一衆辭出。宗仁跟天祥回府道：「侍奉師相未久，今又要分離，真是令人無奈。」天祥道：「這是一樁正事，到北邊去要緊，是打聽元人動靜，這事非同小可，所以我不保別人，單保你去，不知你幾時可去。」宗仁道：「送過師相起節，就可動程，還有一件事，央求師相，不知可承俯允麼？」天祥問：「是何事？」宗仁道：「門生兄弟共是五人，除門生及宗義跟隨師相及張將軍外，還有三個兄弟，前日追尋到此地來，那第四的名宗智，今年方纔二十歲，他從小喜歡弄水，長大了就熟諳水性，宗義因這番張將軍由海路出兵，就薦在張將軍幕下，還有兩個宗禮、宗信，閑着無事，自小也學過武藝，意欲求師相收在麾下，早晚聽候差使。」文天祥道：「我今正在用人之際，所以出榜招攬天下英雄，令弟在此，是極好的了，快請來相見。」宗仁就教人去喚來，不一會兒，兄弟後的來了，參見已畢，侍立左右。天祥抬眼看時，二人都是彪形大漢，濃眉廣額，燕頤虎腮，一望而知是兩員勇將，不似宗仁雖是身裁高大，勇力過人，眉目間却像一個恂恂儒者。天祥大喜，留在帳下，到得晚來，門上又報說有四條好漢求見，天祥叫

請進來相見。四人參拜過。各通姓名。第一個姓趙。名龍。表字雲從。生得紫面虬髯。第二個姓李。名虎。表字公彪。生得唇紅齒白。第三個姓白。名璧。表字復圭。生得氣宇軒昂。聲音洪亮。第四個姓胡。名仇。表字子忠。生得瘦小身裁。舉動機警。都是因爲見了榜文。前來投効的。天祥看罷。不勝之喜。齊命坐下相談。又各賜衣甲鞍馬。趙龍道。某等早想拜投丞相門下。盡忠王室。只恨沒有機會。今見榜文。特來拜見。務望錄用。胡仇道。在下在臨安時。已暗暗的跟定了丞相。後來丞相到鎮江。在下因恐韃子要害丞相。也伏在左近。後來聽說丞相走了。在下連夜訪尋。杳無蹤跡。後來在江邊尋見了三匹馬。料是棄馬渡江了。也就跟過江來。忽聽得軍民人等紛紛傳說。說丞相奉了元主之命。來說李庭芝投降。那時在下就冷了半截身子。喜得後來遇見謝疊山先生說起。方纔曉得是謠言。那時已是無處追尋了。一天在海邊。遇見一個漁船。因自念終久是個亡國之民。何不學孔夫子說的。乘桴浮於海呢。因央那漁翁帶我在船上。幫他撒網起網。自願不受工錢。承他應允了。誰知上船不到幾時。起了颶風。把船上的桅也打斷了。舵也打折了。無法可施。只得隨風飄蕩。足足受了五六天的風濤。却飄到了此處。上岸散步。問了土人。知

道丞相在此。又說得不甚明白。在下就辭了漁翁。要來打聽。半路上遇見這三位。說起丞相在此。出榜招人。因此同來拜見。天祥道：一向多承暗中保護。感謝不盡。胡仇道：今日得見丞相。三生有幸。務乞收在帳下。早晚聽令。天祥也謙讓了幾句。就讓到外廂去。令與宗禮宗信相見。天祥叫了宗仁到裏面說道：我看那胡仇爲人甚是機警。你一個人到燕京去。我正在不放心。明日想派他跟你去。你意下如何。宗仁道：初次相見。尙不知他的底細。如何好結伴。待門生出去試探試探他再看罷。天祥道：正是。我叫你來也是要商量這事呢。宗仁就辭了出來。與衆人相見。互通姓名。挨次坐下。宗仁便做個東。置酒與衆人接風。連宗禮宗信共是七位英雄。把酒論心。各訴生平。十分暢快。到半醉時。李虎嘆道：如今干戈撩亂。其實不是我輩吃酒的時候。不過宗大哥美意。不便十分推辭。明日我們跟丞相出師。在陣前打仗的興致。也要同今日吃酒一樣纔好呢。宗仁聞言。十分敬佩道：弟豈不知此理。不過今日與衆位初次相會。借此聊表敬意。二則借此大家談談心曲罷了。其實主意不在吃酒上呀。胡仇道：正是。我們此番得見丞相。跟着效力。我勸衆位千萬不可把忠君報國四個字擺在心上。大衆聽得此話。不覺一齊驚愕。

胡仇道：列位有所不知。世上那班人動不動要講忠君報國。面子上是狠好看的。你試問他心裏何曾知道君國是甚麼東西。不過借着這個好名色去騙取功名富貴罷了。不信你看投了韃子那班官兒。當日做宋朝的官的時候。何嘗不是滿嘴的忠君報國。及至兵臨城下。他的性命要緊。就把忠君報國那句口頭禪丟到了爪哇國去。翻轉面皮投了降了。及至得了性命。又想起那個功名富貴來。只是沒法可取。他又拿出他的那副面具來去說忠君報國。可是忠的是韃子的君。報的是韃子的國了。說罷便咬牙切齒的恨起來。白璧道：我們只要把忠君報國四個字。不這樣用就是了。胡仇道：我們何犯着掛那種賣假藥的招牌。依我說。我們今日不過是各人去報私仇罷了。列位的事我不知。只我就是臨安人。臨安地方也沒有同韃子見過仗。太皇太后先奉了降表過去。可以算得怕他的了。那臭韃子不費一兵半卒之力。唾手直入臨安。你看他還是殺戮淫掠得一個不亦樂乎。那時我想國也沒了。要家何用。所以撇了家去暗中跟隨文丞相。今番出兵是我們憑藉着君國之力去報私仇。我想此時我家祖墳不定也叫韃子掘了。這個破家毀墳之仇。如何不報。列位看着我到了陣上時。捉了韃子。我要生吃他的

肉呢。所以我不說忠君只說孝祖宗。不說報國只說報仇。一席話說的衆人一齊點頭。宗禮笑道。依兄此說。我們國中現在韃子不少。你何不殺兩個出出氣呢。胡仇道。唉。怎麼兄要說出這種話來了。儘我的力量去殺。能够殺得幾個呢。就叫我一個人殺他幾百。也不能算得報仇。必要仗着兵力去克復城池。趕絕韃子。纔好算得報仇呀。白璧道。依兄此說。仍是不離忠君報國的宗旨。宗仁道。胡兄此言。甚是痛切。不過他未曾將他的意思說得圓滿。他是報仇就是忠君報國。忠君報國就是報仇。把兩件事混做了一件。辦起事來越發奮勇些。是不是呢。胡仇拍手道。正是。正是。我滿心是這個意思。不知怎樣總說他不出來。好笑我在江北遇見了謝疊山。他打扮得不僧不道的模樣。同我談了半天。我說起報仇的話。他說甚好甚好。但只一樣。自己報不來。也要交代子孫去報。我想世界上那有許多好子孫。到了子孫的時候。韃子盤踞得久了。莫說子孫要存了個深仁厚澤。食毛踐土的心思。就是子孫要報仇。那韃子還要說甚麼大逆不道呢。趙龍道。及身報得來便好。報不來時。我便一頭撞死了。並且連兒女都要自家先殺了。何苦留些骨肉叫人家去糟蹋。白璧道。不能這樣說。依趙兄這話。豈不是中國從此沒了人了。

慶宗仁道：凡事都要有一個退後思想。譬如我們明日出兵報仇，一路都是勝仗便好。萬一不勝呢？再萬一有甚大不測之禍呢？那時就不能不依壘山先生的話了。這話我也曾聽先生說過。反覆思量，這倒是個深謀遠慮呢。我有一句話請教胡兄：當日暗中跟隨文丞相時，你是怎樣跟法的？胡仇道：我爲要暗保文丞相，受了多少惡氣。我是見了鞭子就恨的。那時沒法，只好投入韃營去。我若是投到伯顏跟前顯顯我的本事，不怕他不重用我。但是我爲的是保護文丞相，犯不着拿本事去幫助仇人。所以只去充做一個馬夫。那天伯顏生日，大家大酒大肉的吃，有偏你我也吃醉了。及至醒來，失了三匹馬。我心中一想，必是文丞相騎去了。偷入去一看，果然不見了。是我趕出去跑到北固山頂上一望，見那三匹馬在江邊吃草，知道是渡江去了。宗仁道：我記得那夜天陰月黑，如何望得見？胡仇聽了，定睛將宗仁看了一看道：同文丞相一起的有兩位，莫非一位就是宗大哥麼？宗仁道：正是。胡仇拱手道：失敬，失敬。兄弟生就的一雙眼睛，黑夜裏可以辨得五色。若在白晝裏，只要目力可及的地方，可以辨出人的面貌。起初時，我以爲人人都是如此。後來慢慢的纔知道，我竟是生成的一雙怪眼。大家聽了，都覺得驚異。

宗仁道：想來胡兄武藝，必定高強。胡仇道：馬上的工夫，却是有限，只因身裁矮小，先就吃了虧。我看看各位的身軀雄壯，還十分羨慕呢。其餘那小小技藝，不足掛齒的。不過心志總還不讓人。宗仁見他才氣磅礴，知道他是一條好漢，非同那投營效力，希圖升官發財的可比。此番北上，得他結伴最好。因將文天祥打算叫他結伴到燕京的話說了一遍。胡仇道：我們投到此處，本來是任憑丞相差遣，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何況走一輪燕京呢？我就伴送大哥到了。再折到營裏去也是一樣。宗仁大喜，再讓一回酒。大家飯罷散坐。趙龍道：今夕得聞胡兄報仇的一番議論，十分欽佩。我們今日雖是初見，却是彼此同志，何不大家定一個盟，不必學那世俗上的甚麼結爲兄弟，只要聯合一個盟會，立定了一個報仇的宗旨，始終不許渝盟。好麼？大衆齊聲道好。宗信道：雖不必學那個結拜兄弟的俗套，但必要公舉一位盟主方好。白璧道：趙兄先發此議論，就請趙兄做個盟主罷。趙龍道：這個斷不敢從。李虎道：我有一句話，要舉一個人，却是我說出來，不許再推辭的。衆人道：只要舉得公允，自然大衆贊成。李虎道：我們多是一介武夫，如何好當盟主？須知我們今夜雖然只有七個人，將來人衆起來，要辦大事，或者不仗

朝廷之力。另起民兵。代國報仇。或者別有他舉。造時人多議事。盟主坐了主席。要博採衆論。下個公斷的呢。今夜七人之中。只有宗大哥文武雙全。人材出衆。正合推爲盟主。衆人齊聲道好。宗仁再三推辭。白璧道。我勸宗大哥一話。將來我們慢慢招致的人多了。那時有了比你强的。再讓與那位未遲。宗仁不能再辭。只得應允了。當下商量要起個會名。宗禮道。我們就學三國演義上周瑜的羣英會如何。不然還有俗話說的許多明日會。改天會呢。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宗仁道。三舍弟常會說些瘋話。諸位不可見笑。於是當下議定了叫做攘夷會。大衆折箭爲誓。立了盟約。宗仁署了主名。其餘挨次簽名。宗禮道。大哥今日吃酒做了主人。如今聯盟又做了盟主。真是主運亨通了。說得衆人又一齊大笑。一宿無話。次日清晨。宗仁把昨夜事告知天祥。天祥也是喜歡。當即入朝請旨。將新投効的都授了副將之職。只有胡仇封了代覲副使。又過了一日。要行拜將之禮。行過禮後。天祥就要起節。到了這日清晨。天祥帶領衆將官。上馬出城。到壇上去。要知到壇後如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下江西文丞相建殊勳 度仙霞宗伯成得奇遇

話說景炎元年秋七月，丞相文天祥奉了經略江西之命。初八日行登壇拜將之禮。是日早晨，天祥自丞相府中率領衆將官乘馬來到壇下。大小三軍早已伺候。那壇週圍二百四十丈，分作三層。每層高一丈二尺。下層按着方位分樹青黃赤白黑五色旌旗。中層是風雲日月旗。分佈四角。上層遍樹飛龍飛虎旗。當中迎風立着一面繡金帥字大纛。天祥下馬登壇。衆將分列左右。軍中鼓角齊鳴。旗牌官報吉時已到。陳宜中秉着節鉞。兩員中軍在後面左右跟隨。一個手中捧着「經略江西丞相信國公定北大元帥」的金印。一個手中捧着尙方寶劍。步到壇上。南面立定。天祥北面受命。軍中換奏西樂。宜中口傳詔旨已畢。將節鉞授在天祥手中。左一員中軍官即將帥印代爲掛上。右一員中軍官也代佩上尙方寶劍。天祥北面謝恩。禮畢。宜中率領中軍退下。天祥就在壇上誓師。其辭曰：

粵惟皇宋奄有四海三百餘年。上應天運。下洽民情。威震遠邇。德被黎庶。蠻夷歸化。華夏傾心。蠢茲北虜。寒盟入寇。馬蹄所及。恣其蹂躪。忿我宗社。幾成墟屋。哀我百姓。淫毒備嘗。三宮北狩。皇帝南渡。凡我中國臣民。咸當疾首。用是皇帝特命文某。經略江西。蕩除胡虜。洗滌腥膻。復我邦族。還我民命。文某才薄德涼。時虞隕越。咨爾大小軍士。其各一乃心。用乃命。復乃皇室。爲邦家光。榮施所及。矧惟文某。嗚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爾軍士尙其勗哉。

誓時三軍肅靜無譁。誓畢。軍中又奏起軍樂。勇氣百倍。天祥下壇。來到中軍升帳。齊集諸將聽令。先命趙龍領精兵三萬。逕取梅州。宗信領精兵一萬。去取會昌。此二路係吉巒要道。先須克復。白壁領兵二萬。爲兩路都救應。自家率領宗禮。李虎將中軍。杜澣隨營參謀。其餘偏裨將校。不及備載。調遣已畢。令前軍先行。遂入朝陞辭。却說陳宜中下得壇來。就往那邊壇上。去與張世傑行拜將之禮。大致與這邊一樣。不必細贅。天祥入到朝堂。恰遇張世傑也來辭朝。楊太妃道。文先生。張將軍。此去但願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奴在這裏專盼捷報。如今宋室江山一擔的。都托在兩位身上。可憐奴是女流。一事不知。皇帝年幼。真正是孤兒寡婦。務望兩位各矢丹心。

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當銘感。奴母子更不必說了。說着不覺抽咽起來。天祥世傑同奏道。臣等自當竭盡股肱之力。恢復中原。繼以肝腦塗地。以報國恩。奏罷辭出。張世傑自由海道進兵。天祥回到軍次。先行官早已起程去了。宗仁胡仇等着要送行。忽報有故人求見。天祥教請入相會。原來是皇宋前任權守贛州的吳浚。天祥做江西提刑使時與他相識。此時已降了大元朝。封了順侯。派在伯顏帳下效力。阿里海涯來攻汀州。伯顏又派了他跟隨阿里海涯。他仗着素來與天祥相識。在阿里海涯跟前誇了口。要說天祥投降。所以此番來到。天祥不知來意。只教請入來相見。分賓坐下。天祥先開口說道。僕與足下昔日是寅僚。今日是仇敵。遠勞光臨。不知有甚見教。吳浚道。今日雖是仇敵。焉知他日不仍做寅僚。久不見故人。特來傾吐心腹。何以足下一見先就說此決絕之話。天祥拱手道。如此說來。莫非足下已萌悔過之心。要投誠反正麼。果是如此。僕當奏聞朝廷。賞一個四品銜的主事。足下自北營來。必知北營虛實。倘能傾心相告。只這便是一件大功。吳浚道。足下且莫性急。容奉細細奉告。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事。又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宋室三百餘年。氣運已盡。今大元朝大皇帝奉天承運。入主

中華况又禮賢下士。所有投誠之人。一律破格錄用。又久仰足下大名。特降諭旨。令各路軍馬。倘遇足下。不許殺戮。必要生致。聖意如此。無非欲足下改事新朝。與以股肱之托。足下何不棄暗投明。不失封侯之位。僕爲此事。特來相勸。務乞三思。天祥聽罷。勃然大怒道。我以爲你投誠。反正方十分慶慰。詎料你出此禽畜之言。也不想你身爲何國之人。向食那朝之粟。欺君背主。賣國求榮。還有面目來見我。出此沒廉恥之言。我文某一向只知道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你那一派胡言。只怕狗彘也不要聽。何得來污我之耳。我今日係興兵恢復的吉期。正缺少祭旗品物。就借你狗頭一用。喝教左右與我斬了。左右聽令。一擁上前將吳浚推出轅門斬訖。呈上首級。天祥祭旗已畢。下令起行。宗仁胡仇二人。送至十里長亭。方纔拜別。回到朝中。拜辭楊太妃。也要即日起行。太妃發下請三宮聖安的表文。及黃金千兩。叫代呈三宮使用。二人辭了下來。便結束登程。胡仇道。我們今日雖是奉命往北。但沿途上多是失陷的地方。都有元兵把守盤查。我們須得改了裝束。冒作韃子。方得便當。宗仁道。我們堂堂中國之人。豈可胡冠胡服。胡仇道。時勢不同。只得從權做去。我們雖是暫時借穿胡服。那一片丹心。

却是向着中國。比那些漢家衣冠的人。却一心只想要降順新朝的。如何呢。我們此去。雖說是個欽差。其實是細崽的行徑。怎好不從權做事。宗仁見他說的有理。就換上一身蒙古衣服。兩人分着背上了那千兩黃金。懷了請安表文。佩了寶劍。結束停當。扳鞍上馬。一路長行去了。路上看見那些百姓人家。流離遷徙的景象。真是傷心慘目。看見他二人走來。都是遠遠避開的。到了向午打尖。晚來落店。那些飯店旅館。都不較量價值。可以隨意開發。有的時候開發他也不要。宗仁心中甚是詫異。便向胡仇說起。胡仇道。宗大哥何以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連這個道理也不曉得。宗仁詫道。這裏面又有甚道理。我卻是不曉得。胡仇道。宗大哥何不自己照照鏡子。扮的是甚麼模樣。中國百姓。叫那臭韃子凌虐的够了。莫說看見了害怕。就是說起來也心驚胆戰呢。他們看見我們這個模樣。當是真正韃子來了。那裏還敢計較。那裏敢不走避。只怕我們吃了他的飯。住了他的店。一文不開發。還打他一頓。踢他幾腳。他也不敢則聲呢。宗仁聽了。不勝嘆息。胡仇又道。我們改了這個裝束。不過是爲了前面走路起見。真是神人共鑑的。還有那喪廉恥。沒天良的。故意扮了韃子來欺人。或者結識得一兩個韃子。仗着韃子的勢來欺

人呢。這種人真是狗彘都不如。說着也要動氣的。宗仁越加嘆息。一路上談談說說。倒也不甚寂寞。一天走到了衢州地界。已是申牌時份。只見迎面一座大山。擋住去路。胡仇指道。前面那山。名叫仙霞嶺。有一條石路。可以越過嶺去。嶺上山明水秀。還有瀑布一道。倒可以遊玩遊玩。說着走到山下。誰知要尋那條直路時。再尋也尋不着。添了許多樹木怪石。胡仇道。這又作怪。莫非韃子做出來的。這塞斷了大路。又是爲着甚事呢。如今只好在山脚下遶過去的了。抬頭看時。西面萬山叢雜。路徑崎嶇。想來不大好走。東面雖然也是一條小路。却還平坦些。二人就投東面路上去。一路上彎彎曲曲。甚是難行。約莫走到三里路光景。忽聽得一聲鑼響。樹林內跳出二三十騎人馬。大叫韃子留下買路錢去。惱了胡仇。拔出佩劍。縱馬殺將過去。那二十餘騎一齊迎上。宗仁也舞劍來助。殺十幾個回合。不分勝敗。終久是在小路上廝殺。轉動不便。手中又是短劍。所以殺不過去。宗仁大叫胡兄。且休同這毛賊廝殺。我們先退下去。再商議罷。說罷撥馬先走。胡仇隨後也退了。喜得那毛賊並不來追趕。兩人退了半里路。下馬歇息。此時已是日落西山。天色昏黑。兩人席地坐下。取些乾糧充饑。商量如何過去。胡仇道。我道此處本有

一條石路。越過嶺去的。如今尋不出來。一定是這夥毛賊塞斷了。叫人家走這條小路。他却在那裏攔搶。我們今夜先尋一個地方宿了。明日過去。好歹殺他一個一乾二淨。以便行旅。宗仁道。此地廝殺狠不便當。並且不知他有多少夥伴。我們不如此。且在此歇息。歇息。等到夜深時。摘去了馬鈴。悄悄的過去了。豈不是好。胡仇點頭稱善。二人坐了許久。看看斗轉參橫。大約已是半夜光景。兩人悄悄的上馬。按轡徐行。一路上果然沒有遇見強人。走了一程。看看將近繞盡此山。忽然吃啞一聲。如天崩地塌一般。兩個人兩匹馬一齊跌落陷坑之內。四下裏鑼聲響處。登時火把齊明。一夥嘍囉。走來用鈎鐮搭去。說也奇怪。搭起看時。明明兩匹馬。却只有宗仁一個人。那嘍囉便四面去搜尋。那裏有個影兒。宗仁心中也暗暗稱奇。衆嘍囉只得綁了宗仁。牽了馬匹。解上山去。來到一個所在。有幾間大房子。氣象倒也威嚴。入門看時。當中一座大廳。正面擺着公案。公案上面坐着一條大漢。見衆人推宗仁上來。便喝問道。你這韃子。從那里去。從實說來。饒你一死。宗仁喝道。胡說。我明明是中國人。你怎麼知道你是韃子。左右又稟道。本來是兩個韃子。跌在陷坑內。那一個不知那里去了。那大漢又道。你那同伴的韃子那里去了。宗

仁道：你怎麼只管叫我做韃子。我已被他們暗算了。我那里知道我同伴的下落。那大漢切齒大怒道：你自頭至腳沒有一處不是韃子裝束。怎麼敢冒充中國人。宗仁道：我偶爾改裝。也是常事。那大漢更是暴跳如雷道：你是個真韃子。我倒饒你一條狗命。留在山中當點苦差。你若是個中國人。忘了國家。甘心扮作韃子。我便先殺了你。喝教左右搜你身畔。先是解下一個皮袋。內有黃金五百兩。並有些零碎銀子。乾糧等物。又在懷中取出了恭請三宮聖安的表。那大漢看了吃了一驚。立起來問道：你這人究竟是甚路數。快快說來。宗仁看他的神色舉動。料是一個草莽英雄。正打算用言語激動他。使他投誠到文天祥那里去。也可得一臂之助。今忽聽他又問。因直說道：我姓宗名仁。表字伯成。奉了楊太妃及皇帝之旨。到燕京去請三宮聖安。因恐到得北邊。中國人走動不便。故此改了胡服。那大漢聽罷。急急下座。親自鬆了綁。扶宗仁上坐。納頭便拜。口中說道：不知天使過此。多有衝撞。不勝死罪。還望天使包含。宗仁倒弄得一驚。連忙扶住道：壯士快請起。不必如此。請問貴姓大名。那大漢不及回宗仁的話。忙叫手下快快多打火把。四面去尋那一位天使的夥伴來。倘有一差半失。我的罪更大了。說話未完。忽聽得

半空中有人大叫道。不要尋我來也。聲尙未絕。颼的一聲。胡仇已立在庭前。手中仗着雪亮的寶劍。那大漢及宗仁都吃了一驚。宗仁雖是同胡仇結伴同來。却也不會知到他有這個本事。當下吃驚之中。着實帶幾分歡喜。當下胡仇上前相見。通過姓名。便道。剛纔我跌下坑去。幾乎也同宗大哥一齊被網。幸而生得身體輕便些。一縱便縱出坑外。四下裏已是一片鑼聲。火光亂起。急得我又不肯廝殺。只得尋個地方藏身。喜得此地樹木甚多。我還不敢扒上樹去。恐怕被人看見。只得又是一跳。跳上去時。雙手捉住一個樹枝。然後將雙腳鉤起。伏在樹上。看他們簇擁着大哥進來。我一路上也在樹上躡來躡去的。跟到此地。伏在簷上窺探。打算要設法相救。說着在懷中取出一枝小小的鏢兒。對那大漢道。你若殺宗大哥時。你臉上早着了他也。那大漢連道不敢不敢。宗仁又請問那大漢姓名。大漢道。在下姓金。名奎。本是衢州人氏。當日在呂文煥部下。鎮守襄陽。可恨呂文煥那廝。平白地反了。投了胡元。引兵入城。我恨得無法可施。率領部下五百人。大殺他一陣。走回衢州。韃子來寇衢州時。本來可以握守。又可恨留夢炎那廝。不知爲着甚事。放着現成宰相不去做。却逃到衢州去隱姓埋名的住了好幾時。等到韃

兵臨城時，他却偷出來開了城門，納了元兵，氣得我三尸亂暴，七竅生烟，仍舊率領五百人，殺出城門，走到此處，我忽然一陣心動，想去投朝廷，不如權且在此落草，養精蓄銳，再定行止。因將大路塞斷，單留下一條小路，在下雖說是落草在此，却並不稱王稱霸，也並不騷擾中國人，專們與韃子爲難。兩位天使如果不是這等打扮，過山時守路的兵，非但不敢驚動，並且指引避過陷坑呢。宗仁聽了一席話，十分欽佩，因勸金奎去投文天祥。金奎道：在下也久有此意，但我的廬墓多在衢州，因想先克復了衢州再講。胡仇道：不可不可，我猛然想起一事來了。我們所定的攘夷會，還沒有一個基址，終不能這會散在各處，沒有一個歸總的所在。莫若就設在此處，將來招致着會友，有願跟隨文丞相張將軍出征的最好，倘是一時沒有機會的，也好投奔此山。金奎問是甚麼攘夷會，宗仁告知備細。金奎大喜道：此地尙有一位英雄，等天明了大家相會，再作商量。此刻天也快亮了，大家歇息歇息罷。叫左右在別室鋪設好床褥，請二人安置。自家也去睡了。二人聽說還有一位英雄，不知是何等人物，急着要相見，那里還睡得着。翻來覆去，直至天明，即便起來，伺候的人送上臉水，二人梳洗已畢，早點已送上來，只見伺候的

人走路好像很不便的。再細看時，原來一個個脚下都帶着腳鐐。二人心下暗想這是爲着何故。看金奎是個豪爽的人，不應該如此刻毒。正在想着要問時，金奎已帶着一個人進來。只見那人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眉清目秀，虎步龍行。兩人起身迎着相見，金奎代通姓名。始知此人姓岳，名忠，表字公蓋，係岳飛的玄孫。當日在仙霞葉的一個古廟內讀書。金奎到仙霞嶺時，彼此相見十分投機。及至金奎將大路塞斷，就山中立起寨柵，將古廟拆去，蓋造了若干宮室，俾衆兵士居住。這岳忠仍留在此。金奎只當他是個客，當下表明來歷。四人重新敘起話來，講到攘夷會一節。岳忠也十分贊成。宗仁在皮袋內檢出那張盟約，請他二人署名。二人署名畢，宗仁便要將這盟主讓與岳忠。岳忠那裏肯應。胡元道：「如今主盟不主盟，倒還不急着推讓。倒是這張盟約，要存在此地。金兄既允了借此地做個會所，就請按着這約上的姓名，寫個信兒，到文丞相大營去通知，好在各友都在那裏。」金奎道：「這個使得。」當將盟約收下，邀二人同去看操。二人應允。於是四個人一齊出來，走到大廳上，抬頭看時，當中掛着一個大匾，寫着「仇胡堂」三個大字。胡仇不覺笑起來道：「昨夜來得鹵莽，未曾看見。金兄何故將我的名字倒過來做。」

了堂名呢。金奎也笑了。岳忠道：當日我本說這兩個字不雅馴。金兄要表明他的主意，一定要用他。此刻做了攘夷會的會所。明日把他卸下來，就直用了攘夷會三個字，豈不是好。金奎道：好好。明日就換說着出了門。上馬去看操。宗胡二人沿路看時，原來徧山都是樹木，而且那樹木種的東一叢，西一叢，處處留着一條路，路路可通，真是五花八門。倘不是有人引着，是要走迷的。金奎道：這山上樹木很多，這都是岳兄指點着移種的。這是按着八陣圖的佈置。雖然不似三國演義說那魚腹浦的八陣圖的荒唐，然而生人走了進來，可是認不得出路呢。宗胡二人十分敬服，說着出了樹林，來到校場。金奎讓三人進了演武廳，分賓坐下，下令開操。看他不過是三四百人，却是號令嚴明，步伐齊整。金奎道：這也是岳兄訓練的。二人益加敬服。閱畢，又同到山後去看農業。原來仙霞嶺後面是一片平陽，四面衆山圍住，一向是個荒地。金奎到後，就叫衆兵開墾起來。居然阡陌交通，田畔又有百餘間房子，居然像個村落。裏面有紡織之聲。宗仁道：這裏還有婦女麼。金奎道：在下所部的兵士，多是衢州人，所以陸續有接了眷屬來的，都住在此處。左右沒事，就叫他們做些女紅。我這山中便是個世外桃源了。說話間，宗仁瞥見

一羣人在田上耕作。却一般的都帶着腳鐐。正要相問。忽一個兵士來報山下捉住一人。裝束得不蒙不漢。又像是個瘋子。請令定奪。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謝君直初上仙霞山 胡子忠夜鬧河北路

却說岳忠、宗仁、胡仇、金奎四人正在那里觀看地勢。彼此閒談。忽報山下捉住一人。裝束得不蒙不漢。請令定奪。金奎便同三人仍舊上馬。回去發落。走到大堂之上。只見仇胡堂的匾額已經卸下。另用青松翠柏。紮成攘夷會三字。掛在上面。金奎愕然。問起緣由。方知是岳忠交代手下人做的。不覺大喜。四人分賓主坐定。衆兵丁擁上一個人來。大衆舉目看時。只見那人鬚眉似雪。面目枯槁。穿着一身麻衣。足登麻履。頭戴草帽。將一把雪白頭髮披在肩頭。手執一枝藜杖。昂然上前。金奎遠遠看見。便道。這不僧不道的。一定是個妖人。不然就是個瘋子。岳忠道。當此擾亂之時。或者是個高人。佯狂玩世。也未可定。正未可輕視。說猶未了。只見宗仁起身下座。

搶步前去。對着那老人倒身下拜。金奎等倒覺得愕然。原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謝枋得。當下宗仁指與衆人。一一相見。金奎先舉手謝過道。不知老先生鶴駕遠來。有失迎迓。下人無知。又多失禮。尙望恕罪。岳忠道。習先生節義凜然。久已欽佩。今日不吝塵駕。必有所見教。枋得道。國破君亡。不能補救萬一。又且喪師失地。正在不勝慚愧。不期外間反加以節義之名。真是慚愧欲死。因在福建一帶。聞得金將軍義不降元。獨在此處。佔據一方。故特冒昧到此拜謁。願聞將軍雅教。金奎道。在下鹵莽無知。只知道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一向佐着呂文煥那廝。把守襄陽。當日雖然樊城已失。襄陽勢孤。然若肯死守。未必不可以待援兵。叵奈呂文煥並不集衆商議。竟就私豎降旗。那時我本待殺却那廝。據城自守。無奈降旗一豎。人心已散。殺他一人。亦屬無益。所以等他迎韃子入城時。痛殺他一陣。逃到此地。我意總以爲守得宋家一寸土。還有個安身之地。公蓋屢次勸我。力圖恢復。我想這是一件極難極重的事。只好做到那里。算那里的了。岳忠道。在下雖有此志。只是才疏學淺。年紀又輕。經練更少。今得疊山先生惠然肯來。正好商量此事。枋得道。那里話來。豈不聞英雄出少年。列位年富力強。正好替國家出力。老夫年來

神氣昏瞶。在此苟延殘喘。天下大事。正在仰仗列位呢。老夫今日來此。有一件事奉告。亦有一件事奉託。不知可肯見聽。岳忠忙道。老先生不吝教誨。自當洗耳恭聽。枋得道。列位雄踞仙霞嶺。志圖恢復。自是可敬。老夫所奉告者。是請列位萬勿灰心。更不可輕棄此地。而且踞此一隅之地。要圖恢復萬里江山。也非三年五年可成之事。列位在此辦事順手。固是可喜可賀。萬一施展不來。可不要徒恃一己之能。金奎道。招致英雄。是我本來心願。這節自當領教。枋得道。不獨招致英雄。就可了事。最要的莫如教育後進。揀年輕有志之子弟。各盡所長。盡心教育。務必使之成材。如此就是我一生之志未遂。將來也可繼起有人。我辦不到的。也可望後人辦到。若只知盡我之力。做將過去。有志未遂。一朝咽了氣。便以爲我一生已經盡職。未免所見太淺了。所以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話。爲世人所最佩服。我却並不佩服。須知受人寄託。死後尙不能卸責。既知道死後尙不能卸責。就當立一個死仍不已的主見。若只知死而後已。則只須看見事不就手。拚了一死。博個死後榮名。試問於事有何益處。至於要做到死仍不已的地步。却除了教育後起。沒有第二個方法。此是老夫特來奉告的一件事。岳忠不禁點頭道。

老先生高論，真是高深邃遠。從此當寫作座右銘，竭力做去，並當把此論傳之後世。庶幾一代辦不成之事，可望第二代推之，還可望第三第四代。胡仇忽接口道：這麼說，到了灰孫子的灰孫子一代，總有辦到之一日呢。說的大衆一笑，枋得正色道：這可也是正論。不過講到教育後起，並不是一定要教自己子孫。只要是年輕有志的，都要教起來，不必多算一個人。只要教十個將來那十個，就可以教一百個人。材日多，那里還有辦不到的事呢。金奎道：話雖如此，只是同在下一樣的，不過只有了幾斤蠻力，別樣學問一點也沒有，拿甚麼去教人呢。枋得道：這是將軍過謙了。將軍有了武藝，就教武藝；等那有韜略的去教韜略。我本來說的是各盡所長去教人呀。並且還有一層，像將軍這抗拒元兵，那一腔忠義之氣，就很要拿出來教人。這個比教武藝、教韜略更爲要緊。只要教得遍地都是忠義之士，你想我們中國還有那韃子立脚的地方麼。金奎大喜道：我一向也不知甚麼叫做忠義，只覺得我自家滿肚字不平，看看我們好好的一座錦繡江山，怎麼叫那騷韃子來亂糟躪。想到這裏，我就恨不能生吃韃子的肉。誰知這點不平，就叫做忠義。老先生這等說來，那忠義之士是極容易行的。枋得道：本來從古忠義之

士多半是不平之氣養成的。施展在朋友上面。就是俠士。施展在國家上面。就是忠義。岳忠道。金將軍向來沒有表字。今得聞謝老先生高論。我可奉贈一個表字給金將軍。莫若就稱做「國俠」罷。宗仁道。好個國俠。除了金將軍。也沒人敢當。岳忠道。閒話少提。請教謝老先生說。託我們的是一件甚麼事。枋得道。老夫所生三子。長子名義勇。不幸早年亡故。次子熙之。三子定之。此時尚流落江西。老夫一月以前。已經着人帶信去。叫他投奔金將軍麾下。早晚聽受驅策。料想不日可到。還求金將軍收納。金奎喜道。這好極了。有甚麼託不託。求不求。只叫我仙霞嶺又多兩位英雄。岳忠道。兩位公子。如果惠然肯來。在下等得以朝夕侍教。枋得搶着說道。將軍不必說此謙話。總是氣味相投。志同道合。方纔來投奔。將來彼此有個切磋。這是老夫敢說的。說罷。又回頭問宗仁。何以亦在此處。宗仁將奉詔到燕京的話。說了一遍。金奎便叫置酒。代枋得接風。枋得道。這可不必。老夫也不能多耽閣。就此要告辭了。岳忠道。老先生既然到此。何不就此處安住幾時。枋得道。我住在此處。徒佔一席。於事無濟。倒不如仍然到外面去。明查暗訪。遇了忠義之士。英雄之流。也可以介紹他到此地來。豈非一舉兩得。岳忠道。老先生既不

肯屈留。又有這番盛意。自不敢相強。但是吃杯水酒。再去不妨。枋得道不瞞列位說。老夫慘遭世變。國破家亡。已是茹素多時了。岳忠對金奎道。我們終日酒肉。慚愧多矣。枋得道這又是一個說法。老夫是老朽無用。論公事上面。眼看得天子蒙塵。山河破碎。不能補救萬一。論私事上面。先兄君禹。在九江就義。亡弟君澤。君恩。君錫。都是同死國難。只有我覲然面目。偷生人世。所以食不甘味。麻衣茹素。少謝罪戾。至於列位。正當養足精神。代國家報大仇雪大恥。又豈可以我爲例呢。說罷飄然辭去。金奎等送至山下。握手而別。當下四人送過枋得。仍上山來。宗仁亦欲告別。金奎。岳忠。那裏肯放。一定留住。要把攘夷會章程議定。纔肯放行。宗仁道。此時小弟君命在身。實在不敢久留。等到過燕京。得了三宮着實消息。復過命。再來商議。岳忠道。君命固重。但以國家大事。與君命較。則君命爲輕。我等所議攘夷會。正是國家大事。縱就閣幾天。有何妨礙。宗仁無奈。只得暫時住下。又取出盟約。請金奎存下。金奎初時不肯。宗仁再三推讓。並要將這盟主讓給金奎。岳忠道。盟約帶在身邊。本不方便。就存下何妨。盟主一層。依小弟愚見。一定是要衆位同盟公舉。宗天使也不能以一人私見。就讓了出來。不如盟主的名目。仍舊請宗天

使承了一面發信到各同盟處。知照本會基址設在此處。以後有願入會的。都以此處爲歸宿。招接一切的事。就請金將軍擔任了。豈不是好。宗仁、金奎、聽了。也同聲應允。大家又商量了一會。整頓山寨。操練兵馬的事。岳忠想起謝枋得之言。就挑選了十多名年紀少壯。粗知字義的兵丁。教育起來。金奎也選了二十名彪形大漢。教他們十八般武藝。宗仁、胡仇。又耽閣了一天。到了次日。一早起來。便要辭別。金奎不便強留。就在山下置酒送行。宗仁、胡仇。也不便推辭。一齊來到山下。草亭之內。宗仁便不肯入席。只立飲三杯。就要上馬。因看見行酒的小廝。也都帶着刑具。宗仁更耐不住。問道。請教金將軍。這班人犯了何罪。却要他帶了刑具服役。金奎道。天使有所不知。這班都是我虜來的。韃子。因爲他野心不死。恐怕他逃走了。所以加上刑具。然而白養着他。又不值得。因此叫他服役。宗仁道。這個似乎過於殘忍了。金奎道。天使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若不殘忍他。他却要殘忍我呢。兩位此次到燕京去。留心看那韃子待我們漢人。是怎樣待法。就知道了。宗仁此時。不及多辯。同胡仇匆匆飲過三杯。大家說聲珍重。上馬向北而去。在路上曉行夜宿。自不必提。一日行至河北地方。這裏久已被元兵陷落。一切居民。都改換

了蒙古服式。蒙漢竟無可分別。只有蒙古人。不問寒暑。頸上總纏着一條狐狸尾巴。因他們生長在沙漠寒冷之地。自小就用慣了這件東西。所以到了中國。雖在夏天。熱的汗流浹背。他仍不肯解下。中國人向來用不慣。所以雖然改了蒙古裝束。頸上却還沒有這一件毛茸茸的東西。這天宗胡二人。來到河北鎮上。天已將晚。遂尋一家客寓歇下。胡仇往外散步。偶然經過一條街上。看見圍了一叢人。不知在那裏看甚麼。胡仇走上一步。分開衆人。推進去觀看。只見兩個蒙古人。按着一個漢人。在那裏攢毆。胡仇正欲向前問時。那兩個蒙古人已經放了手。兩個人各提了一隻牛蹄。揚長的去了。那個漢人在地下抓了起來。唧唧咕咕的低聲暗罵。胡仇把他打量一打量。這人却也生得身裁高大。氣象雄壯。只可憐已是打的遍體鱗傷了。只見他一面罵着。一面一拐一拐的向旁邊一家舖子裏去了。此時圍着的人。也都散開了。胡仇走到他舖裏。拱拱手道。借問老哥。爲何被這兩個韃子亂打。却不還手。難道甘心願受的麼。那人聽說。把舌頭吐了一吐。道。你這個人。敢是蠻子。初到這裏來的麼。胡仇道。在下是中國人。不是甚麼蠻子。可是今日初到貴地。因見你老哥被人毆打。心有不平。所以借問一聲。又何必大驚小怪。

呢。那人聽說，站起來道：客官既是初到此地，請裏邊坐罷。胡仇也不謙讓，就跟他到裏間去。那人先問了胡仇姓名，然後自陳道：我姓周，沒有名字，排行第三，因此人家都叫我周老三。又因為我開了這牛肉鋪子，又叫我做牛肉老三。胡客官，你初到此地，不知此地的禁令，是以在下好意，特地招呼你一聲。你方纔在外邊說甚麼鞭子，這兩個字是提也提不得的，叫他們聽見了，要拿去敲牙齒，拔舌根呢。胡仇道：我不問這些，只問你為甚麼被他們亂打。我來得遲，並沒有看見你們起先的事。但是我看你光景，好像沒有還過手。這是甚麼意思。周老三吐舌道：還手麼？你還不知這條律例。此地新定的條例，天朝人打死漢人，照例不抵命。漢人打死天朝人，就要凌遲處死。天朝人打漢人，是無罪的。漢人打了天朝人，就要充到甚麼烏魯木齊、烏里雅蘇臺去當苦工。你道誰還敢動手打他呢。胡仇滿腹不平，問道：難道你們就甘心忍受他麼。周老三道：就不甘心，也要忍受。忍受了，或者還可以望他們施點恩惠呢。胡仇道：這又奇了。眼見你被他打了，還有甚麼恩惠。難道你方纔是自家請他打的麼。周老三道：天下也沒有肯請別人打自家的道理。因為這兩位兵官，到我小店裏買一斤牛肉，我因為刀子不便，胡仇道：怎麼

你開了牛肉舖子，不備刀子的麼？周老三道：你真是不懂事。這裏的規矩，十家人，共用一把刀子。倘有私置刀子的，就要抄家的呢。這一把刀子，十家人，每天輪着掌管。今天恰不在我家裏，所以要等往今天掌管的家裏去取來，方能割割。那兩位兵官等不得，只給了我五十文錢，就要拿了一隻牛蹄去。我不合和他爭論，他就動了怒，拉我到外面去打了一頓，倒把牛蹄拿了兩隻去。五十文也不會給得一文。胡仇道：這明明是白晝橫行搶劫，還望他施甚麼恩惠呢？周老三道：我今天受了打，並沒有還手。他明天或者想得起來，還我五十文，也未可定。這不是恩惠麼？胡仇聽得一肚子氣，却因為要打聽他一切細情，只得按捺着無明火。又問道：他的規矩，雖然限定十家同用一把刀，你們却很不便當，不會各人自家私置一二把麼？周老三道：這個那里使得。这里行的是十家聯保法，有一家置了私刀時，那九家便要出首。倘不出首時，被官府查出了，十家連坐。你道誰還敢置私刀麼？胡仇道：我只藏在家裏，不拿出去，誰還知道？周老三道：到了晚上，官府要出來挨家搜查呢。搜查起來，翻箱倒匣，沒有一處不查到。那里藏得過來。胡仇聽了，暗暗記在心上，却又問道：這鎮上有多少人家？他那里夜夜可以查得遍？周老三

道。他不一定查遍。今天查這幾家。明天查那幾家。有時一家連查幾夜。有時幾夜不查一次。總叫你估量不定。胡仇道。你們也一樣是個人。一樣有志氣的。怎麼就甘心去受那騷韃子的刻薄。周老三連連搖手道。客官禁聲。這兩個字是提不得的。叫巡查的聽見了。還了得麼。這裏安撫使衙門。出了告示。要稱他們做天朝。叫你們中國人做蠻子。胡仇大怒道。難道你不是中國人麼。周老三道。我從前本來也是中國人。此刻可入了天朝籍了。我勸你也將就點罷。做蠻子也是人。做天朝人也是人。何必一定爭甚麼中國不中國呢。此刻你就是罵盡天朝人。幫盡中國蠻子。難道那蠻子皇帝。就有飯給你吃。有錢給你用麼。從古說。識時務者爲俊傑。我看客官你真是不識時務呢。胡仇聽了。一肚子沒好氣。知道這等人。猶如豬狗一般的。不可以理喻。立起來就走了。回到客店。同宗仁說知前項情事。道。旁的不打緊。只有我們的要緊東西。不能不收藏好了。不知那韃子們。今夜查到這裏不查呢。宗仁點頭道。是此時已是黃昏時分。兩人商量把那請安表文。和自家的隨身軍器。與及金銀等物。要設法藏過。四圍看了一遍。正在無處可藏。忽聽得外面有人說話道。客人來遲了。小店都已住滿。請到別家去罷。又一個道。東邊

那屋子黑漆漆的沒有燈光。不是空着麼。一個道：那屋子住不得。那裏有大仙住着。走近門口就要頭痛的。這一句話。直刺到胡仇耳朵裏。連忙出來一看。果然見東面一間房子。烏漆黑黑的。沒有人住。心下暗暗歡喜。等那些人走開時。回到房裏。把那要緊東西包在一起。悄悄的拿到東邊那屋子裏來。走到門口。輕輕用手一推。却是鎖着的。門旁有個小小窗戶。再去開那窗戶時。喜得是虛掩着的。一推就開了。忙忙把那要緊東西遞了進去。倚在窗下。仍把窗門輕輕帶上。回到房裏來。與宗仁兩個相視會意。胡仇歎道：不料此處行這般的苛政。把漢人凌虐到這步田地。還有那些人。肯低首下心去受他。真是奇事。宗仁道：豈但此處。自此往北一帶。無處不是如此。我們從此倒要十分把細呢。他到處都設了一個安撫使。這安撫使何嘗有絲毫安撫。我看倒是一個凌虐使呢。我今日聽得這里店主說。這安撫使每夜還要選民間美女十名。去伺候他。那沒廉恥的順從了他。到明日或後日。不定還望他賞了一二百文銅錢。放了出來。碰他高興的時候。還要叫進去。內中有兩個有點志氣的。自然抗志不從。却從沒有放出來過。不知叫他怎樣處置了。你想這還成個世界麼。胡仇聽了。好生不平。說話之間。已交二鼓。於是

安排就寢。這一夜却喜得韃子沒有查到這店裏來。不一會宗仁先睡熟了。胡仇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坐起來側耳一聽。覺得四邊人靜。不覺陡然起了一點俠氣。悄悄起來。換上了一套夜行衣。開出房門。走到東邊那房子。開了窗戶。取出那一包東西來。散開來取出了自己所用的。一把扑刀。排了鏢袋。取了火繩。結束停當。仍舊把東西放好。掩上窗戶。騰身一躍。只覺得滿天星斗。夜露無聲。不知胡仇要到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盜袖鏢狄琪試本領

驗死屍縣令暗驚心

話說胡仇當夜結束停當。佩了扑刀。帶了袖鏢袋兒。縱身上屋。四下裏一望。只見是夜月色微朦。滿天上輕雲薄霧。疏星閃閃。從雲隙裏射出光來。胡仇此時。一心只要往安撫使衙門裏去。探聽他們的舉動。到底他把我們漢人如何凌虐。好歹結果了那韃子民賊。抒抒這胸中惡氣。想罷。只望房屋高大的地方竄去。好在他從小學就的是飛簷走壁的本領。不到三躡兩躡。早

到了一所巍峨官署。胡仇心下暗想：我此番進去，是要殺人的，要探聽明白，不要誤傷了人纔好。我今日初到此地，未曾打聽得到底有幾處衙門，要是錯走了人家，豈不誤事？想罷了，躡到頭門瓦簷旁邊，一翻身撲將過去，雙腳鉤住了廊簷，右手託着椽子，左手拿出火繩，幌了一幌，仰起面來一看，只見門頭上，豎的一塊白匾，寫着「欽命河北路安撫使」八個大字，暗道：不錯了。收過火繩，使一個猛虎翻身的勢子，仍舊到了屋上，走到裏面廊房頂上，往下一看，只見靜悄悄的沒有人聲，只有東邊一間裏面有燈光人影，想來這都是不要緊的地方。我且到上房去看，想罷就從大堂頂上過去，又過了三堂，再往下一看，是一排五間的高大房屋，兩邊還有廂房，想此地是上房了，只不知那韃子住在那一間裏面，且下去看看再說。遂將身一縱，輕輕落了下來，脚尖點地，四面一望，只見東面一間燈光最亮，走到窗下，吐出舌尖兒，將紙窗溼了，輕輕點了個窟窿，往裏一張，只見一個老頭兒，坐在醉翁椅上打盹，還有兩個白面書生對坐，一個低頭寫字，一個旁坐觀看，只見那寫字的放下筆來，把紙一推，說道：據我看來，這些人都是多事，此刻眼見得天命有歸的了，樂得歸化了，安享太平富貴，何必一定要姓趙的纔

算皇帝呢。像文天祥、張世傑，他們倒也罷了。這一班手無寸柄的，也要出來稱甚麼英雄豪傑。想來真是馱子。他也不想。就算姓趙的仍舊做皇帝，那姓趙的那里知道有他這麼一個人呢。一個道：可不是嗎？我先父做了一世的清官，到後來只叫賈似道一個參本，就鬧了個家散人亡。先父就在獄中不明不白的死了。這種亂世之中，還講甚麼忠臣孝子，只好到那里是那里的了。說話之間，那打盹的老頭兒，盹昏了，把頭往前一磕，自家嚇醒了。一個笑道：張老夫子，醒醒呀，提防刺客。胡仇聽了這話，暗暗的吃了一驚，道：奇怪，難道他知道我在外面麼？只聽得那老頭兒打了個呵欠道：不要緊，刺客在平陽，離這裏遠呢。一個道：平陽捉拿的公事已經到了這裏了，難道那刺客不能到麼？老頭兒道：也不要緊，那刺客不說麼？刺蒙不刺漢，我是漢人呀。並且主公今日不在家，他那里就來呢？胡仇聽了，好不納悶。這不清不楚，沒頭沒腦的，聽了這幾句話，又是甚麼拿刺客。這刺客是說的誰呢？又說主公不在家，可見這韃子是不在家的了。我這豈不是白跑一次麼？且不管他，再到別處去看看再說。想罷一縱，又上了屋頂，重新走到外面廊房頂上，跳將下來，往東面屋子裏一張，只見兩個韃子席地而坐，當中放着一個

紅坭爐子紅紅的燒了一爐炭火。旁邊地下放着兩段牛蹄。那韃子拿刀割下來。在炭火上燒着吃。還有兩個婦人。嬉皮笑臉的陪着。仔細看時。就是打周老三的那兩個韃子。胡仇走過門口。在門上輕輕的敲了兩下。只聽得一個韃子說道。不好了。分潤的來了。一面問道。誰呀。胡仇不則聲。又敲了兩下。裏面又道。你不答應。我開了門。總要看見你呀。一面說着。拔去門拴。開了出來。胡仇手起刀落。只聽得呀的一聲。還沒有喊出來。早結果了。胡仇在死的身上撲將進去。把刀在那一個韃子臉上幌了一幌。當胸執着道。你要喊了。就是一刀。那韃子要掙扎時。又見他雪亮的刀在手。只得說道。不喊。不喊。請你不要動粗。有話好說。胡仇道。你家主子到那里去了。說那韃子道。到河南路安撫使那裏祝壽去了。胡仇道。上房還有甚人。那韃子道。沒有人。太太和小少爺都沒有隨任。胡仇提起刀來。在他頸頸子上一抹。骨碌碌一顆腦袋。滾到牆下去了。看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躺在地下不動。一個抖做了一團。胡仇一把頭髮提來問道。這里囚禁女子的房屋在那里。那婦人道。在在在。在胡仇道。你不要怕。在那里你說了。我不殺你。那婦人道。在在在。花園裏。胡仇一刀。把他結果了。又把那嚇的不會動的。也賞了他一刀。四下

看了看見那一段吃不盡的牛蹄順手拿起來插在死韃子的頸腔裏吹熄了燈出了房門縱身上屋再到後面望有樹木的地方竄去到了花園落將下去只見四下裏都是黑越越的那里是囚禁女子的地方呢摸不着頭腦只得又騰身上屋東張西望忽見前面有一帶高牆便縱身上去往下一望却是三間屋子四圍都用高牆圍住屋子裏面一律的燈燭輝煌照耀如同白晝只見一個婆子提了一個水鉢往後面去了胡仇輕輕落了下去躡足潛蹤跟在他後面只聽他嘴裏咕囔道這班小孩子沒福氣就應該攆他出去還他的娘偏又囚在這里叫老娘當這苦差這是那裏說起一面咕囔着到後面一間小屋子裏去了又聽他道老王婆沒有好事炭火也不加水也不開了說着又翻身出來胡仇等在外面等他出來迎面幌了一刀那婆子嚇的匍的一聲把鉢子扔了縮做一團抖道大大王饒命胡仇道此地囚下的女子有多少婆子道一共有二十五個胡仇道監守的人有幾個婆子道六個胡仇扯過他的裙來嗤嗤的撕下了兩條把他反綁了手脚又撕下一塊塞住了口提起來扔在一旁方欲舉步向前邊去忽聽得小屋子裏有呼呼的鼾聲走進去一看三個老婆子同在一个榻上正睡熟呢胡仇

提起來。也不同他說話。一個個都綁好了。方到前面去。剛要轉彎。不期那邊一個人也轉彎過來。撲了一個滿懷。口裏嚷道。好婆子。你去取開水。怎麼去了這半天呀。胡仇把他兜胸拿過來。也綁好了。走到正屋裏去。又是一個老婆子。正在門閭上朝裏坐着呢。胡仇在他肩膀上一扳。道。夜深了。請睡罷。那婆子仰面一交。看見胡仇。大驚道。你是誰。胡仇道。你不要怕。我不殺你。正要綁那婆子時。忽然裏面走出個女子來。道。怪道今夜睡不着。原來死期到了。阿彌陀佛。你們大人也肯開恩。賞我們死了。快拿刀來。不要你動手。胡仇不做理會。且把婆子綁好了。提起來。覺得他身邊掉下一件東西來。胡仇也不在意。提到後面。往旁邊一扔。仍到前面來。只見那女子還站在那裏。毫無懼色。對着胡仇道。要殺拿刀來。可不許你動手。胡仇故意把刀在他臉上幌了一幌。但見他非但不退縮。倒伸長了頸頸子。迎到刀口上來。不覺暗暗欽敬道。好剛烈女子。因收住了刀。對那女子道。請教姐姐。此地共有幾位。那女子道。連我共是十九人。要殺便殺。問甚麼呢。胡仇道。在下並不是來殺姐姐們。是要來救姐姐們出去的。不知姐姐們可願意。那女子道。我不信有這等事。莫不是奸賊又出甚麼法子來騙我們。胡仇道。在下是實意來救各位。

烈女出去的，並非奸賊所使。此刻已經將近四鼓了，姐姐們要走就快走，不要耽誤了。倒反不妙。那女子把胡仇打量一打量，翻身進去。不一會就同了七八個女子出來，都是睡眼朦朧的。胡仇道：還有呢，都叫起來同走罷。可要靜點，不要驚動了人。於是又有兩個到裏面去，把一衆都叫醒了出來。一個個却驚疑不定。內中一個道：管他甚麼呢，倘使這位真是義士，救了我們出去，自然是饒天之倖。萬一是奸賊所使的，我們左右是一死，這又何妨呢。衆人都道：有理有理。於是胡仇翻身出來，那一班女子也爭先恐後的往外走。剛剛跨出門閥，忽然一個端了一樣硬礮礮的東西，幾乎跌了個筋斗。低頭拾起看時，却是這裏大門的鑰匙。就是方纔那婆子身上掉下來的。胡仇走到門前，看見大門鎖着，正在焦燥。那女子恰把鑰匙遞過來。胡仇開了。大衆就要出去。胡仇道：列位且慢着，等我先去找着了花園後門，再來領路。不然到了外面走散了，倒不便當。那一位先到裏面把燈都滅了纔好。不然這一開門，燈光射了出去，就着眼了。說着去了。不一會便忽忽走來道：真是造化。後門找着了，並且是虛鎖的。又看了一翻手脚，快來罷。於是一行人悄悄的出了高牆，逕到後門而去。胡仇取下了鎖，開了門，一個個都放出

去了。他却重新把門關好。上了鎖。復又回到高牆裏。也仍舊關上門。下了鎖。縱身上屋。走到大堂。落將下來。尋了一張紙束。公案上現成有筆墨。拿火繩在紙束上幌着。寫了「下民易虐。俠客難防」八個字。又想了一想。在後面批了兩句道。「此刀不準動。明日親來取。」將身一縱。左手扳住正梁。吐了點吐沫。把紙束先粘在梁上。然後拔出刀來。把紙束插住。方落下來。細細一想。諸事停當。然後再由舊路悄悄的回到客寓。此時已初交五鼓。來到東邊房子窗下。輕輕開了窗戶。提出包裹。解下扑刀。除下鏢袋。覺得輕了。摸一摸。呀。不好了。袋裏五七支鏢。都不計了。這是幾時失去的呢。又未聽得有落地聲響。這事可煞作怪。越想越不解。不覺頓時呆了。忽聽得背後有人輕輕說道。不要着急。鏢在這里呢。胡仇猛回頭看時。却又不見有人。忽聽得屋頂上有微微一聲拍手響。抬頭一看。却是站着一個人。遂將身一躍。也上了去。對那人道。彼此既是同道。你何苦作弄我。那人道。你跟我來。說着將身一縱。往北去了。胡仇只得跟着去。縱過了二三十重房子。那人却跳落平地。胡仇也跟着來。走到一顆老松樹下。那人坐定。胡仇道。朋友。我的鏢是你取去的麼。那人道。你且莫問這個。你有多大本領。却去幹這個勾當。胡仇道。我

並非有甚本領。不過要爲民除害。叵奈那廝不在這里。我好歹救出了十九個節烈女子。你既說我沒有本領。足見你本領高強。敢問貴姓大名。那人道：在下姓狄。名琪。字定伯。汾洲西河人。武襄公狄青玄孫。請問閣下貴姓。胡仇也告訴過了。又道：原來是名臣之後。失敬。失敬。適間弟失去袖鏢。正在懷疑。忽聞背後有人說鏢在這里。不知可是狄兄所爲。狄琪道：恕小弟斗膽。兄到安撫衙時。弟恰好也到。見兄跳下身去。照着牌匾。知道兄是日間未曾來探聽過的。那時弟在兄身後。就暗暗取了一枚。及至兄在書房窗外竊聽時。弟又取了一枚。後來兄又到廊房外面。探望弟。剛取得一枚。兄便過去叩門。弟又順手取了一枚。兄在高牆裏面。提那婆子到後頭時。又取了一枚。關花園後門時。又取了一枚。在大堂寫字帖時。又取了一枚。共是七枚。謹以奉還。說罷。雙手遞了過去。一席話說得胡仇目定口呆。暗暗慚愧。說道：狄兄真是神技。怎麼跟了小弟一夜。小弟毫不知覺。倘蒙不棄。願爲弟子。狄琪道：那裏話來。胡兄技藝高強。不過就是老實些。只願勇往直前。未曾顧後。倘再把身後照應到了。就萬無一失了。小弟此來。還有一句話奉告。尊寓那里。藏不得軍器。這些韃子。要挨家查的。狄琪道：弟也知道。只是那間房子。說是有

甚麼狐仙居住。水遠鎖着的。諒也查不到。狄琪道。在平日或者查不到。今夜胡兄鬧了這麼大事。明日那里有不查之理。只怕糞窖也要淘淘呢。胡仇道。似此如之奈何。狄琪道。弟已算好在此。兄快去取來。包你藏得十分妥當。胡仇不敢怠慢。立刻竄到寓裏。取了包裹來。只見狄琪仍在樹下。說道。快包好了。這樹上有個鴉巢。兩個老鴉。我已拿下來弄死了。快把包裹放在巢裏。萬無一失。胡仇聽說。就背了包裹。盤上樹去。安放停當。仍舊下來。向狄琪道謝。狄琪道。胡兄明日要到那里去。胡仇道。弟還有一個同伴。要到北邊去。又道。明夜要去取年。明日怕不能動身。後天便取道山東路。往北去了。不知狄兄要往何處。狄琪道。弟四海爲家。行無定址。恰纔從平陽路來。胡兄既往北行。弟明日就往南去。到河南路也鬧他一鬧。叫他們以爲刺客。向南方去了。兄好放心北行。胡仇道。多謝之至。兄說從平陽來。恰纔聽得那衙門裏人。說平陽出了刺客。莫非就是狄兄。狄琪道。正是。然而未曾傷人。不過在那安撫使床前。留下一把刀罷了。胡仇道。狄兄如果南行。可投到衢州仙霞嶺。暫住幾時。遂把設立攘夷會一事。大略告知。狄琪道。如此甚好。弟如路過那邊。一定前去。說罷握手而別。各分東西。纔行了數步。胡仇又站定了。回頭叫

道。狄兄且慢。定伯兄且慢。狄琪也立定了。胡仇上前問道。萬一他明日大索起來。連鴉巢都搜到。豈不要誤事。狄琪道。不要緊。此中有個緣故。這韃子不知那一代的祖宗。親臨前敵。與金兵交戰。被金兵殺得大敗。單人匹馬落荒而逃。後來因山路崎嶇。棄了馬匹。走到曠野之地。走不動了。蹲在地下憩息。可巧一隻老鴉飛下來。站在他的頭上。金兵遠遠望見。以爲是一塊石頭。就不追了。他方纔得了性命。從此韃子們見了老鴉。就十分恭敬。稱爲救命神鳥。連這鴉字的諱也避了。他如何敢動到鴉巢呢。胡仇道。如此是萬無一失的了。承教承教。請罷。兩人分手。胡仇仍竄回客寓。悄悄的回房定寢。此時已是天色微明。胡仇鬧了一夜。此時得床便睡。也不知睡到甚麼時候。朦朧之間。只聽得宗仁叫道。起來罷。要趕路呢。胡仇故意哼了兩聲道。我昨夜只怕感冒了。難過呢。讓我歇歇罷。又哼了兩聲。仍然睡着了。宗仁聽說他病了。只好由他睡去。胡仇這一覺睡到日高三丈。方纔醒來。宗仁忙問道。此刻可好點麼。胡仇道。好點。只是太晏。來不及上路了。宗仁道。趕路不打緊。只怕要弄出事來。我在這裏正沒主意呢。胡仇道。弄出甚麼事呢。宗仁道。今日一早。外面就哄傳起來了。說是安撫使衙門出了刺客。殺死親兵。方纔店小

二來告訴我這件事。說本鎮上各客寓三天之內已住之客不准放行。未住之客一概不准收留。要挨家搜尋呢。並且聽說街頭路口都有兵把守。過往之人一律要搜查呢。胡仇道如此正好。我就在此處將養三天。宗仁把手向東邊屋子裏一指道。只是那東西怎麼得了。胡仇道不要緊。這寓裏人多着呢。他知道是誰的。宗仁道那裏面有請子摺子呢。一齊弄掉了。怎麼覆旨。胡仇道不要緊。那屋裏有大仙呢。也許他們不敢搜那屋子。宗仁道說也奇怪。你昨夜安放東西。可曾給他關上窗戶。胡仇道關的。宗仁道今天早起可開了。他們嚷甚麼大仙出來了。宰了雞。點了香燭去祭。我很耽心。恐怕他們進去。見了包裹。幸而他們非但不進去。並且連窗戶裏面也不敢張一張。我纔放心來。胡仇聽了暗暗好笑。這明明是我五更回來時取出包裹。忘記關上的。他偏要說大仙出來了。誰知我就是大仙呢。不說宗胡二人悄悄私談。且說安撫使衙門到了次日早起。一個親兵到東廊房裏來尋他夥伴。推門進去呀。這一嚇。非同小可。怪聲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殺了人了。登時驚動了衆人。亂闐闐都來觀看。恰好本官又不在家。只得去告稟師爺們。一時間幾位師爺都出來了。也是大家嚇了個沒有主意。一面地方上也知

道了。因爲安撫衙門出了命案，非同小可。飛也是的，去稟報縣令。縣令聞報，也嚇得魂不附體。轎子也來不及坐了，連忙叫備了馬，帶了仵作扳鞍踏橙，加上三鞭，如飛的到了轅門下馬。氣喘吁吁，跑到裏面，與衆位師爺匆匆相見，便問屍首在那裏。當下就有地方引到東廊房裏來。縣令也不敢坐，就站着叫仵作相驗。驗得女屍二具，男屍一具，均是被刀殺死，身首仍是相連。另男屍一具，已經身首異處。縣令逐一親身看過，看到那一具，說道：這一具是身首異處的了。既然沒了腦袋，他那頸腔子上，血肉模糊的，又是甚麼東西呢？仵作聽說，蹲下來，摸了一摸，又搖了一搖，把他一拉拉了出來，看了看，是半段牛蹄。稟道：稟老爺，這個死人想來生前是個饞嘴的，他腦袋也沒了，缺了吃飯的傢伙，還要拿頸腔子吃牛蹄呢。可是沒有牙齒，嚼不爛，未曾咽到肚子裏去。縣令一聲喝斷，心下暗想：這個殺人的，很是從容不迫，他殺了人，還有這閑工夫，開這個心呢。正在肚子裏納悶，忽聽得外面衆人，又是一聲怪叫，未知是何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胡子忠再開安撫衙 山神廟結義狄定伯

且說安撫衙門的人亂做一團。一個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聞得縣令來驗屍。大家又忙着打聽。誰知這縣令也驗不出甚麼道理來。忽然大堂上一個小廝大叫道。在這裡呢。在這裡呢。衆人不知何事。一閃又到大堂上去。只見那小廝抬着頭。在那里指手畫脚。衆人仰面一看。嚇了個魂不附體。一齊亂嚷起來。一時縣令及幾位師爺都來看了。縣令道。這個刺客的本領。也就非凡。那麼高的正樑。他竟能把刀插上去。內中一個師爺戴起了近視眼鏡。把那紙帖上的八個大字。一個一個的細辨出來。後頭那一行小字。還是看不見。叫眼睛好的人念給他聽。他聽了吐舌道。這個胆子還了得。正說着人報中軍到了。原來這中軍昨夜也擁了民間美女。飲酒作樂。不覺過醉。直睡至紅日三竿。左右聞得這事。急急走到帳內。把他千呼萬喚。方得起來。還是宿醉未醒。聽得這件事。老大吃了一驚。忙忙過來。正遇着師爺們。同着縣令。議論這刺客留

刀的事。中軍抬頭一看，也覺吃了一驚。想了一想道：「這廝合當命盡。他既然說今夜來取刀，待我今夜點齊了本部人馬，在這裡守着，不怕他會飛上天去。」又對縣令道：「說不得貴縣也要辛苦了。費心也點齊了通班捕快，今夜在這左右，幫着巡邏，僥倖拿着了刺客，大人回來，彼此也有個交代。」內中一個師爺道：「不如此刻先派了兵，挨家搜查，各處要路隘口，多派人把守盤詰。中軍聽說，連連稱是。馬上就發出號令，各處大索。又叫縣令派了元差，跟着衆哨官、百長、什長，分頭搜查去了。宗胡兩人正在竊竊私議，胡仇心下明白，只因此時衆寓客歷亂異常，房外不住的有人走動，不敢輕易說出，恐怕洩漏機關。只有宗仁急的搓手頓足，又不敢露出形色來，恐怕犯了人家疑忌。其實同寓客人，那一個不是忙着趕路的。今聽得已住之客不准放行的號令，那一個不急的搓手頓足，唉聲歎氣。不過宗仁是有事在心的人，格外提心吊胆罷了。正在惶惑之間，那搜查的人到了一聲叱喝，把一座客寓重重圍住。當先一個哨官，跟着一名縣差，帶了幾十名兵丁，一閃而進。先是每一個客房，派一名兵士守住。那哨官親身一處一處搜過來，跟隨的人帶着就搶掠金銀，一間間翻箱倒匣，摧牆倒壁，的搜過。可憐有一個被他在行

李內搜出一把裁紙刀。一個搜出一把扞腳刀。也被他當作兇器。登時鎖了。押到縣裏去比問。真個是馬槽廁所。沒有一處不搜到。後來搜到有大仙的那一間。宗仁更是提心吊胆的。兩手捏着一把汗。只見那店主人跪倒稟道。這屋裏向有大仙居住。求老爺免搜。那韃哨官喝道。胡說。莫不是你這里藏着奸細麼。那店主不敢再辯。連跌帶扒。退了下去。那哨官舉足一踢。碎匄把門踢開了。先自進去。後頭跟了六七個人。在屋裏四面一看。並沒有東西。連個桌椅也沒有。的那哨官反動起疑來。細細的四下裏找尋。忽見一處地下的泥鬆了。凸了起來。就叫手下發掘。掘下了三四尺深。忽覺得一股腥氣。直刺鼻孔。一個兵丁舉動鐵鍬。再掘了一下。不好了。掘出禍來了。只見地洞中。伸出了一個碗大的蛇頭。吐出三四寸長的舌頭。往上一噴。那兵丁早着了毒氣。暈倒過去了。嚇的衆人。一聲大喊。跑了出來。大叫捉蛇捉蛇。那蛇不捨。蜿蜒蜿蜒。往外追來。這裏面搜查的人。一個個都是赤手空拳的。奈何不得。內中有個機警的。連忙出去。招呼了有兵器的進來。一陣大刀長矛。亂刺亂砍。那蛇騰躍起來。拿尾巴打傷了幾個人。方纔被衆人打死。細看他時。真有碗口粗細。一丈來長。想來這間屋子。一向是他在那裏作怪。住的人。

住得不安。無知的愚人。就說是有了大仙了。閑話少提。且說當下那哨官。叫把暈了過去的兵丁。拖出來一看。已是無救的了。又傷了幾個人。也就無心搜查。有那未經搜查的。也不過胡亂翻了一遍。就算了。宗仁眼看着他們去了。方纔放下心來。然而不見搜出自己的包裹。却又納悶。胡仇道。大哥不必心焦。那東西我早就安放了一個妥當去處。包你不誤事就是了。宗仁不知此中緣故。仍是悶悶不樂。且說那中軍當日抖擻精神。要捉拿刺客。不到日落。就傳令衆軍士飽餐一頓。到得黃昏時份。便點齊人馬。把一座安撫使衙門。圍了個水洩不通。衆軍士一律的弓上弦。刀出鞘。又叫了兩小隊。分佈在大堂。花園等處。只等刺客到了。一齊動手。中軍又出下號令。如有能捉住刺客者。回明安撫大人。破格行賞。倘刺客當面。仍被逃脫者。即照軍法從軍。你想衆軍士那一個不圖賞怕罰呢。一個個都振起精神。磨拳擦掌。等待捉人。那中軍官身披掩心甲。佩了腰刀。不住的內外巡邏。那幾位師爺。已是嚇的手足無措。他們本是分着房間居住。到了此夜。天尙未黑。便商量要住到一屋子裏來。立叫小廝。支起鋪來。關上房門。下了門栓。又抬了一張桌子。把房門堵住。恐怕不够。又七橫八豎的加上幾把椅子。又支上一床薄被。

把窗戶擋住。收拾停當。有兩個格外胆小的。早就鑽到床上。抖開被窩。連頭朦住。有兩個自命胆大的。還要商量今夜如何睡法。一個說。要點燈睡的好。就是刺客來了。也可以看得見。一個說。燈是點不得的。點了燈。要被他的看見。反爲不美。一人一個主意。正在爭執不已。猛回頭看見先睡的兩個。在床上抖的連帳子也動了。不覺打了個寒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頭鑽到床上。也陪着他發抖去了。不提這個慌張。且說那中軍官巡出巡進。不住的喝着口號。叫留心呀。留心。後來巡的乏了。就坐在大堂上休息。抬頭看着那把雪亮的刀。暗想看他如何取法。忽又回頭想。我坐在這裏。是嚇的他不敢來了。不如藏在暗處。張弓搭箭。等他來時。給他一箭。豈不是好。想定了主意。便走出廊外。揀個黑暗去處伏住。也不去內外巡邏了。只眼睜睜的望着那刀。守到三更以後。大眾都有點困倦了。忽報說後面馬房失火。中軍此時隱身不住。忙忙出來。分撥兵丁去救火。方纔分撥定了。又報中軍府失火。中軍官道。不好。他這是個調虎離山之計。我不能去。只分派得力人。回去撲滅就是了。這個時候。他一定要來了。衆軍士們。小心呀。一聲未畢。只聽得撲通一聲。又是撲通一聲。屋頂上掉下兩個人來。衆兵一齊大喊道。刺客來了。刺

客來了。舉起火把圍上前來照看。中軍也忙着來看時。却不是甚麼刺客。原是本標的兩名哨官。一個已是跌得頭破額裂。腦漿迸出。眼見得是硬了。一個未受重傷。還能說話。中軍喝問道。你們做甚麼來。那哨官道。我們二人商量着刺客一定從屋頂上來的。徒在底下守着無益。我兩人曾學過飛走的工夫。因此同他兩個同登屋頂。分做東西兩處屋角守着。方纔看見大堂屋脊上。好像有兩個影子。我連忙趕過去。看見那一個也趕到那里去了。我兩人合在一處。却看不見人。不知怎麼。覺得脚下絆了一絆。就跌了下來了。中軍聽說道。不好。這時候管保到了。抬頭看時。咯噔一聲响處。中軍只喊得一聲。噯。那呀字還沒有喊出來。身子便倒了。衆兵士這一驚。非同小可。上前行。便一齊發出怪聲喊道。不好了。中軍爺着了鏢了。這一聲喊。大堂上下一切守看的兵士。都圍了過來。兩個百長忙叫先抬到堂上去。這是刺客放的鏢呀。衆兵士七手八脚。忙忙抬了進去。大眾還抬頭一看。道還好。刀還未拿去。你看明亮亮的還插在上面呢。這一關可鬧的不得了。安撫衙門攪他一個人馬沸騰。又忙着防刺客。又忙着救中軍。誰知他這一支鏢。不偏不倚。恰恰中在太陽穴上。那里還救得過來。一面將鏢拔下。他早大叫一

聲氣就絕了。此時上下無主，只得飛跑到裏面，報與衆位師爺。誰知一處處的房門，都是敞着的。末後找到一個房間，門雖關着，却是任憑你把門打得如同擂鼓一般。裏面只是寂無聲息。這報信的嚇得沒了主意，跑到外面去，大叫道：不好了！衆師爺都被刺客殺了。大衆聽了，慌做一團。內中就有個哨官出來做主，一面報縣，一面用流星馬到河南路飛報。不一會縣令來了，慌慌張張，驗了中軍，派定人守護了屍首。又到後邊去要驗衆師爺，叫人撬開房門，推開桌子椅子看時，只見六七頂帳子，在那裏亂搖亂動。一個便叫道：不好了！刺客在房裏呢。翻身就跑。縣令恰纔要進去，倒被他嚇的倒退兩步。後來有兩個稍爲胆大的，約了一同進去，剔起了燈亮。揭開帳子一看，只見一團被窩，在床上抖着呢。拉開被窩看時，內中一位師爺，唇青面白，嘴裏三十二個牙齒，在那裏打着關。說道：大大、大大、大王饒命。這兵丁伸手拉他一把道：師爺莫怕。刺客去了呀。師爺的手，怎樣溼漉漉的。扶起他看時，渾身上下，猶如水裏撈起的一般。可憐這是他出的冷汗呢。不會叫他汗脫了。還算好。那位師爺定了定神，看見攙他的人是個韃兵打扮。方纔放了心。一面縣令也進來了。一個個的都叫了起來。縣令看見一衆師爺無事，方纔

略略放心。仍舊出到大堂。分付把中軍屍首停好。代他解去了掩心甲。忽見他的腰刀。只騰了一個空鞘。刀却不見了。此時衆人防刺客的心都沒了。亂烘烘的不知亂些甚麼。此時聽說中軍爺的刀不見了。一個便道。不好。中軍爺的刀是寶刀呀。不見了。還了得麼。回來中軍爺問起來。怎麼回話呢。一個道。吓。人也死了。還會問你要刀麼。這一個方纔笑了。縣令在大堂上。踱來踱去。搓手頓足。急不出個主意來。猛抬頭看見樑上插的那把刀。忽然想起道。早上來時。那刀子沒有那麼大。好像換了一把是的。莫非他們捉弄我麼。想罷。便對那哨官說道。怎麼樑上那把刀子。好像不是早起那把了呢。一句話提醒了衆人。留心細看。就有中軍貼身的親兵。認得是中軍的刀。便道。這是我們爺的刀呀。怎麼飛到上頭去了。衆人留心再看時。那紙柬兒也換過一張了。只是燈光底下。看不大出是寫的甚麼字。縣令便同哨官商量道。這光景只怕又是那刺客所爲。莫若把他拿下來罷。哨官道。我們天尚未黑。就守在此處。寸步未曾離過。他那里就換得這樣神速呢。沒奈何。先把他拿下來罷。萬一他插不穩。掉了下來。又鬧出事。於是分付兵丁。拿梯來取。可奈沒有這個長梯。恰好兩處救火的回來了。就拿那救火梯子進來。誰知

仍舊搭不到正樑。又取過一張桌子，墊了梯腳，方纔搭住，扒上去取下來看時，正是中軍的寶刀。此時縣令心中還疑心衆人拿他捉弄，再看那紙柬時，却是並未換去。不過上面又加了一張，寫的是「原物取還我去也」七個字，不覺心中納悶，只好等安撫使回來聽候參處。這里足足忙了一夜，天色大明，縣令方纔別去。這一天鎮上各處格外搜查得利害，可奈絕無踪影。宗仁只是納悶，惟有胡仇心下明白，他却絕不作聲。一連過了三天，看着有人動身去了，知道已經弛禁。宗胡二人也收拾馬匹，料理動身。宗仁道：「我們的東西在那里呢？可要取了回來。」胡仇道：「大哥只管放心前去，包在弟身上。」取了回來。宗仁無奈，怏怏而行，一行出了河北鎮，望北進發。這一天胡仇有意耽延，從早到晚，走不到五十里路，便要歇宿，恰好這個所在，沒有村店，只在路旁一個古廟內歇下，喜得這座古廟，沒有閒人，只有一個老和尚在那裏苦修，用了一炷名香火道人，也是個老頭兒。當下二人叩門入內，說明投宿來意，和尚連忙招呼到方丈裏坐地，一面擺出齋飯，就讓二人在雲堂歇宿。胡仇飽餐一頓，便釀困乏，要去歇了，拉着宗仁到雲房裏來，悄悄說道：「大哥，你看天色已晚，我正好去取東西，你且在此等我，倘是等久了，可不要

着急。我這來去。差不多有一百里路呢。你放心安睡罷。我不到天亮就來了。一面說着。一面急的換上夜行衣。宗仁問道。到底往那里去呢。胡仇道。自然還到鎮上去取。宗仁還要說話時。胡仇已經走出天井。輕輕一躍。到房頂上去了。宗仁暗暗想道。一向只知道他是技擊之流。原來有這個本事。不定鎮上鬧的事。就是他做出來的呢。一時心中又驚。又喜。又是納悶。驚的是胡仇有這等本領。居然像俠客一流。喜的是有了這等伴侶。沿路可以放心。納悶的是他既幹下這個事來。何以三天以來。並沒有一言吐露。把我瞞得鐵桶相似。呆呆的坐在那裏。悶想一時。人聲俱寂。四壁蟲鳴。那一寸心中。猶如轆轤般亂轉。看看坐至三鼓。只得安排就寢。睡到床上。那里睡得着。只是翻來覆去。好容易捺定心思。方纔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已是天色微明。仍未見胡仇回來。不覺又是耽心。開出門去解手。走到廊下。只見漆黑的一團東西。宗仁心疑。走過來蹴了一脚。忽的那團東西豎了起來。原來是一個人。宗仁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胡仇。不覺大喜道。胡兄回來了。何不到房裏去。胡仇道。弟回來得不多一會。因推了推門。是關着的。不便驚動大哥。就在這裏打一回盹。却也剛纔睡着。於是宗仁解過手。一同進內。胡仇提着一

個包裹進房放下道東西都取來了。一件不失。大哥請點一點。宗仁道。又何必點呢。只是你把這東西放在那里。如何把我瞞起來呢。胡仇道。我何嘗要瞞大哥。只因那邊耳目衆多。不便說話罷了。宗仁道。那刺客的事。莫不是也是你鬧的麼。胡仇道。大哥那里知道的。宗仁道。我只這麼猜着。也不知是與不是。胡仇就把當夜如何到安撫使署。如何殺了兩個韃子。如何放了十九個女子。如何留下扑刀。如何遇見狄琪。如何把包裹寄放在鴉巢內。一一都告訴了。又道。昨夜還要有趣呢。大哥睡了。我到三鼓時候。前去取刀。見他們防備得十分嚴密。我便到馬房裏。及中軍衙門兩處。都放了一把火。要想調開他們。誰知他們人多了。調不盡許多。後來又看見東西屋角上。都伏着有人。憑着我的本事。本可以躲避得過。然而究竟礙事。我就在屋脊上面。故意露了一露影子。那兩個人便一齊趕過來。他們在南面來。我却伏在屋脊之北。等他走近。我只伸手在他兩個脚上。一人拉了一把。他們便倒栽葱的跌下去了。我走過來一看。連那中軍官也圍着觀看呢。我就輕輕跳了下去。走到那中軍背後。把他的腰刀。輕輕拔了下來。仍然縱到屋上。好笑那騷韃子。猶如睡着一般。一點也不知道。我等他回過臉來。覷準了。賞他一鏢。

衆人亂了。圍着去救。我這纔翻轉身子。抱定庭柱。翻了個神龍掉尾的式子。又換了個順風拉旗。到正樑上。拔下自己的刀來。又把他的腰刀插上。留下一個紙柬。方纔把刀送到鴉巢裏去。你道有趣不呢。宗仁聽罷。半晌不語道。這件事好便好。只是於大事無濟。以後還是不要做罷。胡仇道。我本要刺殺那安撫使。爲民除害。可巧他不在家。倘使在家時。叫我給他一刀。豈不省了許多凌虐。宗仁道。話雖如此。只是胡兄知其一。不知其二。從來奸佞之輩。逢君之惡。或者貪污之輩。虐居自利。那就可施展行刺的手段。殺了他爲民除害。須知那奸佞貪污之人。不過一兩個。多不過十來個。刺殺他也還容易。警戒他也尙容易。此刻外族內侵。遍地都是韃子。他本來已經是生性殘忍。更兼仇視漢人。幾乎成了他韃子的定例。那一種凌虐苛刻。看的同例行公事一般。那里還知道這是不應爲而爲之事。就讓你今番得了手。殺了他。明天又派一個來。仍是如此。你那里有許多工夫去一個個的刺殺他呢。何況未曾得手。格外惹起他的騷擾來。你看前兩天那種搜索的樣子。只就我們歇宿的那一家客寓。已經是鬧得雞飛狗走。鬼哭神號。那一班哨兵。借着檢搜爲名。恣行劫掠。內中正不知多少行旅之人。弄得進退無路呢。胡兄

具了這等本領。莫若早點到了燕京。觀過三宮。覆過旨。仍到文丞相那里立功去。倒是正事。胡仇聽了。怔着半晌道。這麼一說。倒是我害了河北百姓了。這便怎麼樣呢。宗仁道。既往不咎。以後再辦起事來。審慎點就是了。說話之間。天已大享。二人梳洗過後。吃了早點。謝過和尚。上馬起程。走不上三十多里路。只見迎面來了一人。生得唇紅齒白。態度翩翩。書生打扮。騎着一匹白馬。後面一個小小書童。背着書囊。緊緊跟隨在後。那書生見了胡仇。滾鞍下馬。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仙霞嶺五傑喜相逢

燕京城三宮受奇辱

却說那書生見了宗仁、胡仇。連忙滾鞍上馬。宗仁、胡仇不知他是何人。見他招呼。也只得跳下馬來。彼此拱手相見。宗仁、胡仇同聲問道。足下何人。素味生平。望恕失敬。那書生道。路上非說話之所。那邊一座小小的廟宇。可到那邊談談。宗胡二人滿腹狐疑。只得牽了馬匹。一同前去。

不不上一箭之地。就到了廟前。四人一同入內。那書生又翻身出來。在那廟的四面看了一遍。再復入內。叫小童到外面去看好了馬匹。方纔指着宗仁。對胡仇道。這一位弟是素昧生平的。怎麼胡兄也認不得我起來。胡仇被他邀到此地。本來是滿腹懷疑。摸不着個頭腦。忽聽了此言。猛然省悟道。原來是狄兄。失敬。失敬。便對宗仁道。這位便是前幾夜弟遇見的。狄武襄公玄孫。定伯兄了。宗仁大喜。也通了姓名。三人就席地而坐。胡仇道。狄兄前夜不說是到河南路去麼。怎麼反從北而來呢。狄琪道。此是四天以前的話了。有了這四天。到河南路去。可以打兩個來回了。那一天分別時。已將天亮了。別後無事。我不等大亮就動身。趕到河南路。恰好斷黑時候。可巧這一天。是那一路的甚麼安撫使生日。聚了多少哨官。在那裏喫酒。我也效顰胡兄。在大堂正樑上。給他留下一刀一柬。並未傷人。就連夜回到河北路來。知道胡兄鏢打了中軍官。不勝欣佩。那天匆匆一見。並未請教胡兄要到何處去。所以前日特地趕到前站。希冀可以相見。不料昨日等了一天。未曾遇見。方纔想起。胡兄一定是先行出了河北。然後折回去取軍器的。所以在半站上歇了。以圖近便。所以今日一早又迎將上來。不期在此相遇。胡仇道。那里不

是三天不准人行麼。狄兄怎樣走的。狄琪道：弟與小徒並未落店，只在各處閒逛。胡仇道：弟與宗兄同奉了旨，到燕京去代覲三宮，所以行李內還有表章銀兩等件，不盡是軍器。狄琪道：這一個差使，怕不易辦。弟聞得三宮在燕京，如同囚禁一般，住的房子四面盡是高牆，外頭都有哨兵把守，絕不放一個漢人進去。胡兄到了那裏，千萬要小心在意。胡仇道：怎麼鞋子們專門用高牆困人，河北路困那女子的，也是高牆。狄琪忽然想着一事道：胡兄，你幹事勇往則有餘，細心還不足。河北路高牆裏的幾個老婆子，你把他綁了不放手，又仍然把那門鎖了，豈不白白的餓死他們。弟從河南路回來，想起此事，連夜進去，放了一個，好讓他叫喊起來。論來他們不過迫於勢力，代他看守那女子，罪還不至於死呀。胡仇道：兄辦事真是細心，弟萬萬不及。當真說的，不如求狄兄收弟做個門徒罷。狄琪道：師弟是斷不敢當，然而弟奔走江湖五六年，並不會遇見一個同調。今得見胡兄，也是三生有幸。我們不如學那小說上的行徑，結爲異姓兄弟罷。胡仇大喜道：如此只怕我還要叨長呢。當下兩人就交拜了八拜，敘了年齒。胡仇二十八歲，居長，狄琪二十四歲，爲弟。胡仇對宗仁說道：宗大哥，不要看的眼熱，不如也一同拜了罷。宗仁

道不忙不忙。我們聯盟會裏，將來免不得一大班都是異姓兄弟。那纔熱鬧呢。請問狄兄，此刻要到何處去？狄琪道：弟行無定踪。胡仇接着道：我會勸狄賢弟到仙霞嶺去。宗仁道：不如到江西文丞相那里立功的好。狄琪嘆道：依弟看來，文丞相也不過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罷了。此刻天下大勢，那里還好提得起。說罷，不覺長嘆。宗仁聽了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話，猛然想起謝枋得教育後進之言。因道：狄兄既不到江西，仙霞嶺是不可不去的。疊山先生也到那里去過，發了一番議論，勸各人各盡所長，教育後進，以爲將來地步。此刻岳盡臣已把他那家傳的易筋經教將起來，據說學了這易筋經，上陣見仗，氣力用不盡的。狄琪道：兄說的岳盡臣莫非岳忠武之後麼？宗仁道：正是。狄琪大喜道：如此弟一定到仙霞嶺去。只因弟從前學的易筋經，未經師傅，終不得法，所以勞動久了，終不免有點困乏。如今好投師去了。胡仇道：賢弟真是了不得。有了這個本事，還是這般虛心，只是宗兄勸你去做教習，你却去做學生，未免反其道而行了。狄琪道：弟何足爲師？然而遇見要學的，也未嘗不肯教。就是弟帶着的那個書僮，也並不是書僮，就是弟的小徒，說罷，便叫了他進來，與二人相見，又代他通了姓名。原來姓史名

華年方十六歲。相見既畢。仍到外面看守馬匹。狄琪對胡仇道。兄此番到燕京。弟有一物可以借與兄用。胡仇便問何物。狄琪道。此乃弟世代相傳之物。就是先武襄公所用的銅面具。先武襄公。每到陣上。必戴着銅面具。是人所共知的。後來人家又故神其說。說是這銅面具。有甚法術。其實是個謠言。就是弟也不知是何緣故。一定要帶着這東西上陣。想來當日西征。與及征儂智高時。那些敵兵。都是無知之輩。所以帶上這黃鄧鄧的東西。去嚇敵人。也未可定。然而細細想去。却又不必如此。或者以備避箭之用。也未可知。這都不必管他。自從到了弟手。弟却另外有用他的去處。我們夜行。身上有了夜行衣。以避人眼。只有一張白臉。最難隱藏。所以弟把那面具。用黑漆漆上一層。夜行時戴上。更是方便。胡仇道。躡來躡去的。帶了這東西。不怕累贅麼。狄琪道。一點也不累贅。說罷到外面去。在書囊裏取了出來。交與胡仇。胡仇接過來一看。那裏是個面具。就同織布的梭一般。不覺對着他發怔。狄琪道。所以不嫌累贅。就在此處。當日不知怎麼巧匠做的。他有個軟硬勁。把他拉開來。就是一個面具。一鬆手。他又捲起來了。說罷拉開來。給胡仇看。果然是墨墨的一個面具。一撒手。又捲了起來。仍舊同梭子一樣。胡仇看了。大

以爲奇。問道：「但是怎麼戴法？」狄琪道：「這面具上頭同帽子一般，下面也照着下額樣式做的。拉開來，上面先戴在頭上，下面往下額上一扣，再也掉不下來。說罷自家戴與胡仇看，果然四面帖服，不像平常的面具，不覺大喜。狄琪道：「見到了燕京，恐怕韃子們不許你們好好覲見，少不免要夜行，故以此物相借。」胡仇謝了，又謝宗仁道：「我們彼此上路罷，不要太耽擱了，錯了站頭，胡仇道：「宗兄怎麼近來膽怯了？」宗仁道：「並不是膽怯，只因身上背着這重大事件，在這荆天棘地上行走，不能不小心些。」狄琪道：「正是，天也不早了，我們走罷。」說罷出了廟門，各各上馬，拱手而別。狄琪一心要學易筋經，就帶着史華，逕奔仙霞嶺來。一路上無非是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過了衢州，到了仙霞嶺，只見山下亂石縱橫，無路可上，只得循着山邊而行，行了許久，只尋不出上山的路。正在躊躇之間，忽然一聲鑼響，那邊石巖之中，跳出了二三十人，當中一員頭目，手執齊眉棍，嘴裏噤哩咕嚕，說了幾句話，就同韃子說話一般，全然聽他不懂。狄琪笑道：「你這漢子，嘴裏說些甚麼？」那頭目便立在一旁道：「沒事，沒事，就請過去。」狄琪道：「我不是要過去，我是要到仙霞嶺的。」那頭目道：「你到仙霞嶺做甚麼？」這裏就是仙霞嶺，你說了，我同你通報。」狄

琪道：我姓狄名琪，要拜訪岳將軍的。那頭目便放下齊眉棍，叉手道：請狄將軍少待，便當通報。那手下的小卒聽見了，就有兩個飛奔上山去了。這里狄琪問那頭目道：你剛纔噤咕噥的，說些甚麼？那頭目道：這裏的山主金將軍的號令，凡是韃子經過，一律要捉上山去，不許放走一名。若是漢人就放過去，因為近來有許多韃子也扮了漢裝，亦有許多漢人也扮了韃子，恐怕鬧不清楚。前兩天岳將軍出下號令，叫我們守山口的都學了兩句蒙古話，有人經過時，先拿這話問他，他答得出的，便是韃子，答不出的，便是漢人，以此爲分別的。狄琪聽了，這纔明白。忽見兩個小卒當先走下來，說道：岳將軍迎下來了。狄琪放了轡頭，迎將上去，果見當頭來了一員好漢，生得面白唇紅，一表堂堂，騎着高頭駿馬，按轡而來，便上前欠身問道：來者莫非岳將軍否？岳忠連忙下馬答應。狄琪也翻身下馬，執手相見，彼此又通過姓名。史華也上前見過，方纔上馬，同到山上來。金奎早迎到廊下，狄琪也上前廝見，分賓坐定。史華侍立一旁。狄琪道：今番在路上，遇見宗伯成胡子忠二位，說起金將軍義不降元，與岳將軍雄踞仙霞，爲將來恢復地步，不勝欽佩。又聞得岳將軍肯以易筋經教育後輩，不揣冒昧，願拜在門下，說罷，納頭便

拜嚇得岳忠還禮不迭。說道：「不敢，不敢。」第一技之長，何足掛齒。狄兄願學，早晚儘可談談。至於師弟之稱，斷不敢當。拜罷重新入坐。岳忠問起如何遇見宗胡二人，狄琪便將胡忠如何在河北路行刺相遇，自己如何到河南路去，又如何趕在前站迎將回來，一一告知。只瞞起盜鏢之事，一字不提。正在滔滔而談，忽聽得金奎在旁邊呵呵大笑起來。岳忠道：「金兄又笑甚麼？」金奎道：「我只喜這仙霞嶺的英雄，日多一日，想的不覺心癢起來，忍不住要笑。」狄琪問道：「尙有那位在此還請相見？」岳忠道：「是疊山先生兩位公子，前天到了。」狄琪道：「何不請來一會？」岳忠道：「他兩位各有所長，大公子熙之，長於農事，前天到山上勘視了一回，說水利還未盡善，此刻監工改造溝洫去了。二公子定之，考究畜牧，此刻往山後勘地，要建造畜牧場，少刻都要來的。」狄琪聽了，暗想道：「虧得有此二人，不然徒然在此耍刀弄棒，稱雄稱霸，到了糧食盡絕，也是徒然。若要出去劫掠，只落了個強盜的名目罷了。」忽聽得金奎又說道：「狄將軍可知我們這山上，被謝疊山老先生定下了一個規矩。」狄琪道：「請問是甚麼規矩？」金奎道：「凡在山上的人，不能空住着的。」狄琪笑道：「可是要獻納伙食錢？」金奎道：「豈有此理？」狄琪道：「不然便是聽受驅策。」金奎道：「唉，算我

不會說話。狄將軍不要同我取笑。狄琪道：請教到底是甚規矩。金奎道：各人要將自己本領，教與衆人。今狄將軍有了這通天本事，明天也可以選幾個人教起來。狄琪道：這不是小弟推託。這可不能胡亂教人的。不比平常武藝，縱使教成一個萬人敵，他總是要在明處使出來。弟這個人全是暗中做事的手段，教了正人，本不要緊。萬一教的是個不正之人，他學了去，那就姦、淫、邪、盜，無所不爲的了。縱使要教，也得要慢慢查察起來。果然是個光明正大的行徑，方纔可以教得。岳忠道：這也是正論。但是近來金兄每天聚集了所教的學徒，講說忠義，又講那韃子凌虐漢人的可恨，漢人被虐的可憐。那聽講之人，有許多聽了，怒形於色的，也有痛哭流涕的。這種人總可以教了。狄琪道：只怕是金將軍的高徒，都不能教得。金奎怒道：這是甚麼話。難道我教的都是姦人麼。狄琪道：不是這等說。金將軍身驅雄壯，武藝高強，所選來教的，自然也是些彪形大漢。我這個末技，却是要身裁瘦小，舉止靈動，眼明手快的，方纔學得上來。金奎道：罷了，罷了。我本來還想學呢。此刻沒得望了。正說話間，謝氏兄弟到了。大家又廝見一番。金奎道：罷了。罷了。謝家兄弟，又平添了狄琪、史華，樂不可支，便叫置酒慶賀，痛飲至晚方散。這且按下不提。且

說宗胡二人別了狄琪。一路上曉行夜宿，到了燕京，投了客寓，便先要打聽三宮的住處。及元人將三宮如何看待，原來伯顏到臨安時，虜了太皇太后、全太后及德祐皇帝去，只因太皇太后抱病在床，在路上把他停下來，叫押全太后及德祐皇帝先去，想要等他病好了，纔送到燕京。一日太監巫忠不知從那裏跑來，見伯顏，說是現在二王出奔在外，留下太皇太后在此。萬一他出一道手詔，二王之中隨便叫一王，即了皇帝位，倒又費了手脚，不如及早押到北京去處置。伯顏便問巫忠是何人，巫忠便自陳履歷，並言曾託賈似道介紹。伯顏聽得是賈似道一黨人，不覺大怒，叫拿去砍了。後來想起這話不錯，便不管死活，叫帶病而去。所以全太后、德祐帝先到，太皇太后後到。元人便把他們安置在兩起。全太后、德祐帝在一起，太皇太后另在一起。有一天，元主忽必烈在宮中宴飲，忽然想起全太后來，便對左右說道：「朕要叫那婆蠻子來行一回酒取樂，如何？」左右道：「這蠻婆子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怕沒有甚麼趣味。」元主道：「管他呢，叫他來看看。」於是就有兩名太監去了，去了多時，回來說道：「那蠻婆子戀着那小蠻子，一定不肯行，奴才們未奉旨意，不敢施爲，請旨定奪。」元主道：「不是還有一個老蠻婆子麼？」左右道：「老

蠻婆子是別在一起的。元主道就叫那老蠻婆子去看顧那小蠻子。替了那蠻婆子來。這是朕格外施恩。叫他這食毛踐土的蠻婆子。要知道朕的深仁厚澤。趕緊就來。再囑強時。就給他一頓皮鞭。叫他知道朕的國法。兩個太監奉了聖旨。就到太皇太后那裏簇擁着他。連扒帶跌的到全太后這邊來。把元主的聖旨。口傳了一遍。太皇太后哭道。媳婦呀。你就去走一過罷。我們是國破家亡的人。受辱已受盡了。也不是頭一次了。你好好的去了再來。我還有多少話要同你說呢。快去罷。免得受他們的皮鞭。小官家有我照應呢。說還未了。就有一個太監上前兜臉一掌道。這是甚麼地方。還有得你官家長官家短的。只打得太皇太后頭暈眼花。險這兒栽個跟斗。打了不由分說。擁了全太后要走。德祐皇帝哭起來叫道。母后呀。這太監回身又是一掌。打得德祐帝哭倒在地。那一個太監道。由他去罷。打他做甚麼呢。這一個太監便道。這是甚麼地方。由得他們在這裏。官家母后的亂道。僭越非分到這步田地。還了得麼。這是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呀。說着簇擁全太后出去。上了車子。來到東華門。便拖了下來。擁入宮去。來到宮門時。早有上諭出來道。呀。蠻婆子換了青衣進去。兩個太監。便過來剝了原穿的衣服。代他穿

上了一件青衣。走到宮裏來。見了元主。兩個太監過來。又着頸脖子。喝叫跪下。元主道。蠻婆子。抬起頭來。全太后只得抬頭。元主道。唔。怎麼不搽點粉來。來。左右。帶他搽粉去。全太后沒奈何。去搽粉。想起自己身爲國母。無端受此奇辱。不覺流下淚來。又把搽得好好的粉弄污了。如此好幾次。元主又不停催促。沒奈何。咬着牙。忍着淚。搽好了出來。元主呵呵大笑道。好呀。還是一個半老佳人呢。快篩酒來。朕從今不叫你蠻婆子。叫你美人了。你可快點謝恩。說還未了。就有一個太監來。又着跪下。叫磕了頭。還是又着脖子。不讓起來。說道。你說呀。說謝皇上天恩。全太后沒奈何說了。方纔放起來。元主道。美人。你會唱曲子麼。全太后道。不會。元主道。不會麼。左右給他五百皮鞭。全太后嚇的魂不附體。忙說會會。元主呵呵大笑道。會就免打。你要知朕是最愛聽曲子的呀。快點唱來。全太后沒奈何。隨口編了一個北曲新水令。唱道。

望臨安宮闕斷雲遮。痛回頭江山如畫。烽烟騰北漠。蹂躪遍中華。誰可憐。啞在這裏遭磨滅。

元主只知歡喜聽唱曲子。這曲文是一些也不懂得的。也不知怎麼是一套。只聽這幾句音韻。

悠揚是好曲子罷了。便呵呵大笑道：「好曲子唱得好，美人你再來敬朕一杯。」全太后沒奈何，再上去斟了一杯酒。元主此時已經醉了，便把全太后的手捏了一把。全太后已是滿腔怒氣。元主又道：「美人，你們蠻婆子總歡喜裹小腳兒，你的腳裹得多小了，可遞起來給朕看看。」全太后那裏肯遞。左右太監已經一疊連聲喝叫遞起來。遞起來，全太后忿氣填胸，搶步下來，倒身向庭柱石上撞去。偏偏氣力微弱，只將額角上撞破一點點。然而已經是血流不止了。元主一場掃興，不覺大怒道：「這賤蠻婆子不受抬舉，快點攆他回去。」左右一聲答應，也不管死活，一個抬頭，兩個抬腳，抬起來便走，一直送到住處，往地下一擲，便回去覆旨。元主怒猶未息，忽又叫過一個太監來道：「你傳朕的旨意去封那老蠻婆子做『壽春郡夫人』，封那小蠻子做『瀛國公』。」單單不封這賤蠻婆子，叫他看着眼熱，要活活的氣死他。那太監奉了旨，便到三宮住處來，大叫道：「聖旨到，老蠻婆子，小蠻子，快點跪接。」太皇太后看見全太后這般狼狽，正自淒涼，忽聽得聖旨到，又氣又惱又吃嚇，正不知是何禍事，只得顛巍巍的向前跪下。全太后不知就裏，也得帶着德祐帝跪下來。太監向全太后兜胸踢了一腳，喝道：「沒有你的事，滾。」這一腳踢得全太

后仰翻在地。那太監方纔說道：「皇上有旨，封老蠻婆子做壽春郡夫人，封小蠻子做瀛國公。快點謝恩。」太皇太后福了一福。德祐皇帝叩了頭。太監喝道：「天朝規矩，要碰頭謝恩的。」太皇太后沒奈何，低頭在地下碰了一碰。太監道：「還有兩碰。」太皇太后只得又碰了兩碰。太監道：「說呀。」太皇太后道：「說甚麼？」太監道：「蠻子真不懂規矩，你說謝皇上天恩，快說。」太皇太后沒奈何，說了。又叫德祐皇帝碰頭。德祐不肯。太監便過來，按着他那腦袋，在地上咯嘞咯嘞，碰了三碰。又道：「謝皇上天恩，快說。」德祐皇帝哭着說了。那太監方纔出去。忽然又是一個太監來，大嚷道：「聖旨到，不知又是甚麼聖旨，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3499B

上海圖書館

民書

柳園

江賦

卷一

638

